

871.57
322-661

深

淵

長篇報告文學

齊傑
克倫
鳴敦
譯著



3 0543 8583 0

前記

此稿譯成以來，恰恰有悠悠十年之感了，這中間，固然遭受到某些人的白眼，同時却也蒙一些文學者垂以熱烈的青睞；而翻譯界的友人如立波兄等，曾在讀書生活上爲文介紹，尤多過譽之辭。在既有人愛，又有人憎的青睞白眼相映成趣的場合中，連這一版在內，大書總算是第四次的重刊了。自然，白眼不可能一下子轉變出青睞，惡感也還深埋在愛感絕跡的人們的心底裏，我也知道，因此而使某些紳士們重感不快的事，是難免的。可是，年青的讀者呵！你有的是分明的是非，有的是熱烈的好惡；你定然是具有極好的理解：敵對者所好者惡之，敵對者所惡者好之，那末，請注視這一株被看做報告文學園地裏的最早生長的不平凡的野草吧！

說到報告文學的價值，我曾於四五年前撰過文藝的輕騎隊一文，載自修大學第一卷，這裏似可不再贅言。我以為本書的最高度的成就，是在於藝術性的加工和血淋淋的現實的適當的溶合。它溶合了二十七個獨立性的報告，成為同一系列的，同一風格的連續性的長篇報告，展示了報告文學決不僅限於短篇或速寫的一個先例。它具備着德國報告文學巨匠基希（H. H. Kisch）所提的優秀的報告文學的三個條件，即：第一，毫不歪曲報告的意志；第二，富於強烈的社會感情；第三，滲透着與被欺侮者團結一致的努力。如此看來，優秀的報告文學，決不是照相式地反映所謂現象或現實的東西，却應該說，是真實以及藝術的概括或加工的一種美妙的揉合。

齊 鳴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六日

目次

自序	五
第一章 下降	二三
第二章 歐約南	三八
第三章 我的寓所及其他寓所	四四
第四章 人與地獄	五〇
第五章 邊端上的人們	六六

第六章	油煎鍋小道與冥土的一瞥	七六
第七章	維多利亞十字勳章獲得者	八七
第八章	車夫與木匠	九七
第九章	臨時收容所	一一八
第十章	攄軍旗	一四三
第十一章	施食所	一五〇
第十二章	加冕節	一六九
第十三章	碼頭夫滕古林	一九二
第十四章	蛇麻和摘蛇麻者	二〇一
第十五章	海婆	二一五
第十六章	所有權重於人權	二二二
第十七章	無能	二三五

第十八章	工銀	二四六
第十九章	細民窟	二五八
第二十章	咖啡店和小客棧	二八一
第二十一章	生之不安	二九七
第二十二章	自殺	三一四
第二十三章	兒童	三二七
第二十四章	夜之幻影	三三八
第二十五章	饑餓的哀聲	三四四
第二十六章	飲酒戒酒與節儉	三六〇
第二十七章	處理問題	三七二

自序

本卷中所敘述的一切經驗，都是我自己在一千九百零二年夏季身受了。我抱着一種精神態度，走下了倫敦的下層世界，這我覺得可以拿探險家的態度來和我這種精神態度相比擬。我忠實地相信的原因，原是靠我的一雙眼睛所目擊的真憑實據而來，決不是靠一般憑空說話的人們的教訓，更不是靠那些從前目覩過而現在已經過去了的言論。不僅如此，我還拿着或種單純的繩準，去從事測量下層世界的人生，凡是使生命擴大而又使靈肉健強的一切，便是善良；凡是使生命減縮而又加以危害和壓榨的一切，便是壞的。

我目擊着大多數都是壞的，這一點似乎讀者總會瞭然於懷。可是不要忘記，在我寫這本書的當時，還據稱是英國的『太平時代』哩。我所遇見的饑餓和流離失所，形成了一種慘愁的歷史事件，就是在全盛時期，也是永遠不會抹去的。

這一年夏季過後，又來了一個難過的冬天。失業者的大羣，排成了不少行列，有時每次竟多至一打，每天穿過倫敦的市街，高喊着麵包的呼聲。麥嘉奮君(J. McCarthy)在一千九百零三年正月間的紐約獨立報端，曾略述其境况如下：——

『嗷嗷待哺的羣衆，日日夜夜地在乞食求宿，但救濟院却已經沒有容納他們的餘地了。一切的慈善機關對於倫敦巷街中的攔樓和地窟中的餓戶，也已經束手無策，怎麼也籌劃不出供給食糧的辦法了。倫敦各區的救濟會分會，夜夜都在失業羣

衆的包圍之中，始終不能替他們供給食宿。」

有人批難着我，說我對於英國事情的批評是過於悲觀了。我却不得不在此答辯着說，我倒是樂觀主義者之中的最樂觀的人哩。我的測量人類，重在各個的民衆身上，而不在政治的集團。政治機械一旦毀滅而成爲破銅爛鐵的時候，社會纔會生長起來。若以男女之道和健康幸福的程度而言，我對於英國民衆却瞭望着一個廣大而且可喜的未來。可是大體上緣於政治機械目下對民衆處置失當的關係，我還不會看見什麼，就我所見，祇是些破銅爛鐵而已。

傑克倫致於美國加州

自傳

我以一千八百七十六年生於舊金山。在十五歲的那年，我已經是人類中的成人了，那時候假如我是有省得出五分錢的話，我一定要把牠去買啤酒而不買糖菓的，因為我覺得買啤酒這一回事是比較地有些成人的氣概。如今，我差不多是年事加長了一倍，我想追求我那未曾相當地過活了的少年時代，然而我終於不像對一生中的其他任何時期那樣地嚴正。你想，我的少年時代將叫我如何找得！我所想得到的最優先的事情中的第一件，便是責任。關於教我讀書和寫字的事，我不復回憶得起來了——這兩件事我在五歲時都已經能夠辦到——我還知道我的第一個學校，便是在聖

麥頓奧 (San Mateo) 的一種無規律的時作時輟的課業。名義上級級分桌而坐，但是有時竟然沒有人去授課，因為教師老是酒醉醺醺。其時同學中年長些的一個會來把他痛打一頓。隨後，教師又拿小同學們出氣，也就還擊他們一頓，所以你們不難想像得出這是個什麼體統的學校了。凡是所謂有文學嗜好的和文學意想的人，誰都與我無關，而且他們怎麼也不來聯絡我；其所以能夠使我同文學最接近的原因，還是緣於我的曾祖父，他是當地的一個著述家，一個威爾士人，向有瓊斯祭司 (Priest Jones) 的綽號，在邊境的叢林中竭誠傳教的。

我的最初而且最強的印象之一，便是旁人的不學無術。九歲未滿，我已經讀過而且沉醉在華盛頓·歐文的亞爾漢勃拉 (Washington Irving's *Ahambra*) 那冊書籍裏頭了，可是我總不能明瞭牧場上的其他人物為什麼一點都不知道那冊書是怎麼樣的。後來我纔回答出結論，以為這種愚蠢情形是本村的一般的現象，而且深感到那些住在城市裏的人們是決不會那樣愚蠢的。一天有一個從城裏到這牧場上來的人。

他穿的是一雙油光的鞋子，一件棉布的外套，我覺得現在總是我同他這樣一個開化的頭腦交換思想的一個好機會了。我拿了一座破落了的煙囪上的磚瓦，自己手造了一個『亞爾漢勃拉』（譯者註：這是一種西班牙式的古宮名稱）；鐘樓，高臺，色色俱全，聖粉的筆蹟標誌着個別的部份。我在這兒作了這個城中人的嚮導，把『亞爾漢勃拉』拿來問他，可是他也是對我瞠目而不能對答，像牧場上的人一樣地愚蠢，因此我獲得了這一種自慰的觀念，自以為全世界就只有兩個聰明人——華盛頓·歐文和我賈克倫敦自己。

當時，我的其他讀物，大半包括在一角錢一冊的小說作品裏。這是從雇工那兒借來的，此外還有新聞紙，這裏面，關於窮而貞潔的女店員們的冒險故事，便是僕人們所注目的東西。

正因為讀了這些東西的緣故，我的頭腦是必然地守舊得可笑的，終於還是非常孤寂地讀我一切到我手頭來的東西。一冊烏依達（Orida）著作的小說雪葛娜（Sigma）

却使我大受感印。這部小說，我整整地讀了兩年。長大來，我纔知道了牠的結尾的內容，因為在我當初讀到的那冊書裏，牠的臨末的幾章是失落了的，所以我一向是在夢想着書中的主人翁的結局，正像那主人翁不能晤見奈美錫斯 (Naima) 的情形一樣。我在牧場上的工作，在或一時期內，是只看守蜜蜂，當然從日出直坐到很遲暮的午後，在樹下守候羣蜂大隊到來的時候，我是很有讀書和夢想的餘暇的。利物摩爾山谷 (Livermore Valley) 是十分平淡，即是牠周圍的小山，在那時對於我也是不生多大興趣，祇是在羣蜂借逃之後，而那些牧場上的人提了水壺，水盆和水桶的時候，纔是打斷我的幻想的唯一的事件。我記得雪葛娜的開頭一行，是『這只是個小孩子』，然而他已經夢想着做一個大音樂家，而且還夢想着全歐羅巴都放在他的腳下了。不錯，我也只是個小孩子，我爲什麼不能成爲雪葛娜幻想中的人物呢？

加州牧場的生活，在那時對於我簡直是一種僅有的最無聊的生存，唯其這樣，我纔老是每天不忘地想到天線以外，看看世界去。這時我甚至發現了耳畔的低語，

又還發現了神祕的天啓；我的頭腦傾注在許多美麗的事件上，縱然我的環境是不美麗的。許多的山陵和周圍的羣谷，都是我的眼中的穢物和痛心的痕跡，除了到我離開牠們之後，我總是不會惠愛牠們的了。

沒有到十一歲，我就拋撇了牧場，來到烏克蘭 (Oakland)，在那兒的時候，我把許多的時間用在『義務公共圖書館』 (Free Public Library) 裏面，迫切地研讀我手頭所得到的一切讀物，使我從沒有一點訓練的中間，竟然兀自發狂到了聖維德舞 (即跳舞病) 的那階段。自從我在世界上多求得了一點學識以後，幻滅的感想也迅速地跟着來了。在這樣的時候，我做過賣報童來度活，在街頭叫賣報紙；此後到了十一歲，我已經換做過子種不同的業務了——求學和作工，作工和求學——這樣地輪流着。

這時，我的探險慾在我的內心中非常強烈，我不得不離別家庭。我沒有跑掉，

只是離開——走出到海股裏，和盜贖賊聯絡在一起。盜贖賊的日子在現在是過去了，如果我對這種海盜生活是要負責的話，那我不消說得該有五百年的監禁了。到後來，我到一隻帆船充當水手，又改任捕捉鮭魚的事情。運氣真不好，我的職業接着就是漁業巡查，人家委托我去偵緝任何破壞漁律的人。當時正有很多不法的中國人，希臘人，和意大利人，在做這種非法的漁業，巡查者往往爲了干涉他們的緣故，因而殞命的委實不少。我在職守上的那個唯一的武器，就是一把食桌上用的鋼叉，當我爬到一隻小船上去捉賊的時候，我却並不覺得害怕，反轉自以爲是大丈夫之流。

最後我當了船老大，駛向日本沿海一帶，作一次捕鯨的行程，末後又駛到了白林海 (Beh'ing Sea)。七個月後，我就回到加州，充當些鑿煤運煤的苦工，又在芋麻工廠內作工，在這一工廠內，我每天要從早晨六點鐘直做到晚上七點鐘。我本來打算來年再去分受同樣的運命，作另一次的捕鯨的行程，可是似乎是失掉了機會。

他們搭了「瑪利湯麥士號」(Mary Thomas)去了，終於這隻船和船上的人一同遭了災殃。

在我們的無定的學期內，我曾經寫過幾篇尋常的課卷文 (Composition)，得了些相當的稱許，就是在李麻工場作工的日期中，也還在稍事試作。這工廠沾着我的年富力強的便宜，竟把我佔去了每天十三個鐘頭，我簡直就沒有爲着自身下修養的功夫，更沒有稍試文章的餘暇了。這時，舊金山的呼聲報 (The Call) 正發起了懸賞募集描寫體裁的文字的徵稿辦法，我的母親慫恿我去嘗試一下，我果真應徵起來了，拈取了一個「出日本沿海一帶以後的大風」的標題。但因我是非常疲倦而且想睡。加以五點半鐘又須起身，所以我那篇文章便在半夜裏開始寫起，一直到寫滿兩千字爲止，這兩千字乃是徵文中所限制了的字數，但這在我的文思中還不過寫得一半。第二個夜晚在同樣的情形中，我又續寫了兩千字，這時纔把那篇文字作了一個收束。第三個夜晚我就把來改削了一道，使牠恰恰適應於徵文的條件。結果第一獎

是我得了，第二和第三兩獎各贈給了斯丹浮 (Stanford) 勃開萊 (Berkeley) 兩個大學裏的學生。

我這次在舊金山呼聲報獲得了首選的成功以後，使我的心志嚴正地轉到著作方面去了，可是因為我的血氣對於這一種刻板的工程未免過分熱烈的緣故，我委實是就誤了文學，除了寫一些雜感應付呼聲報外，所作的文章頓時都被拒絕登載了。

我的足跡遍及於全國，從加州到波士頓，又來回其間，取道加拿大，重返太平洋沿海一帶，在加拿大的時期，因為我的身世漂泊，當局竟把我拘案下獄，判處了徒刑。結果，這種流浪中的全部的經驗，使我成爲了一個社會主義者。（譯者註：關於作者怎樣成爲一個社會主義者的來歷，詳見拙譯賈克倫敦革命論集 (P.19)。

在從前我確曾深印着勞工神聖的觀念。而且在未讀卡勒爾 (Carlyle) 或吉百林 (Kipling) 的著作以前，我自己先已擬成了一種福音，全然掩沒了他們兩個人的一切論調。工作即是一切。工作即是超度，即是得救。我在完工以後的驕榮，旁人是

怎麼也揣想不到的。我根本上就是被資本家榨取價了的忠實的工錢奴。總之，我的這種快樂的個人主義，確是由於正教的資產階級的倫理所驅使。我艱苦地一路奮鬥着過去，先從開曠的西部出發，西方原都是些魁梧的黑奴，萬事都要找人去幹，末後來到了實業中心地的東部，這邊的人却好像小番薯一樣，他們誰都在找求各自所值得幹的事情幹着。我發現我如今是站在一個新的大不同的角度上面觀察人生了。我自擊着工人們竟陷於社會坑的底層上面的屠殺場中去了。我發誓，除了被逼而做的以外，再也不願用自己的身體來做一天的苦工了。（譯者註：他的誓言，在大體上是這樣——『嗚呼，予此身勞生久矣。工作之日愈多，而社會坑之底層亦愈趨而愈近，縱思有以跳出深坑，奈終非肌肉所能爲力。而今而後，誓不復作苦工，儻再勞我身體作一日之逾分工作，神其殛之！』）可是自從這次脫離了肉體上的苦工以後，我却又慌忙起來。

在我十九歲的那年，我回到了烏克蘭，進入高等學校，那兒發刊着一種尋常的

週刊——不，我想或許是月刊——我替牠寫過許多小說。這些都是很少想像的，祇是些我的海洋的和流浪的經驗記錄。我在那兒居留了一年，做着看門的工事，作為生計，終於因為我耐不住這樣的勞役而離校了。這時候我的社會主義的言論已經引起了廣大的注意，因此我便得了一個「少年社會主義者」的綽號，這個別名轟傳出去以後，使我在街上談話時，都會橫遭逮捕。自從離開了高等學校以後，自己就以三個月努力的用功，求得了三年的學分，於是進入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我不忍拋棄大學教育的希望，因此一方面在洗衣工場做工，他方面又提起筆來寫點文章，資助着自己讀上去。這是僅有的一次做工時期，這是我愛做的一種工作，可是這種工作太繁重了，終於使我在讀完大學一年級的學年之後，便不得不廢學離校了。

我一方面在外間的洗衣工場裏燙衣衫和其他東西，另一方面又抽出餘暇來做文章。我努力着兼做這二重的工作，因此弄得非常疲憊，甚至時常在我入睡的時刻，

手中往往還是執着我的筆桿哩。我於是脫離了洗衣工場而專事寫作，重又生活着，夢想着。這樣經過了三閱月的試驗，我却又拋棄了著作事業，因為我認定這是我的失敗。又到克朗鑛 (Klondike) 裏去企求金銀。在那年的年終，不幸癩症流行，我便不得已而走了出來，在一千九百哩路的回家的船上，成就了那一次旅行的唯一的記錄。就在克朗鑛裏，我發現了自我。在那兒什麼人都不講什麼話，祇是在思索着什麼。你得了你的真實的透視，我却得了我的。

正當我在鑛山中的時候，我的父親死了，從那時起，家庭的負擔便擱上我的肩頭來了。其時加州年頭惡劣，我無從去找尋工作，我寫了一篇順流而下 (Down the River)，想藉此找一些事做做，可是結果文稿被退回了。在這退稿期間，我另外又已寫成了一篇兩萬字的連續的分段文章寄給了某報館去，可是這篇稿子也被退回了。雖然每次都被退稿，我却仍然繼續着寫我新鮮的資料。我不知道一個編輯家是個什麼樣兒的人。我也不認得一個發表過任何稿子的人。最後，我的一篇小說給

加州某雜誌錄用了，我得了五塊錢的稿費。此後不久，黑貓雜誌（The Black Cat）竟自動地拿出了四十塊錢，來買我一篇小說。從此事情有點轉機了，大抵我不必定要再去錘煤來謀生計的了，雖然這事情，我已經幹過來，而且現在也還是能夠再幹一下的。

我的第一部作品出版在一千九百年。我本來能夠多做些報館的工作，可是我有我的充分的意識，我決不做「殺人機器」的奴隸，爲了這個意見，我總不願把報紙由成形期的少年人來辦理。非等到我穩重地可當雜誌記者的時候，我是決不替報紙做多大的工作的。我相信，有規律的生活，永不等候什麼靈感。在情性上，我不僅是疎忽，是無規律，而且是憂鬱成性的；然而我却已經把牠們一同克服了下去。以前充當水手時的訓練，如今對我有全部的成效，這或許是我舊日海上生活時期，也替我的睡眠的規約負責的緣故罷。每天的五個半鐘頭，是我允許給我自己睡眠的規定的平均鐘點，而且在在我的睡眠期間，也沒有什麼足以鬧醒我的環境。

我很愛好遊戲，也喜歡角力，舞劍，游泳，騎馬，划艇，甚至放紙鳶。雖然我本來就是城裏的人，可是我只喜歡靠近城市的旁邊，却不喜歡走進牠裏面去。鄉村纔是最好的唯一的自然生活。在我成年期間，著作家中給我影響最厲害的，特殊地是馬克斯(Karl Marx)，一般地是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在我的不毛的少年時代，如果我曾經能有過機會的話，我一定早已潛入音樂裏面去了；如今在所謂充實得多了的我的青年時代，如果我手中有一兩百萬塊錢的話，我便一定在委身於詩歌和小冊子的著作中去了。我想，我的最佳的舊作是在老年人的聯盟(League of the Old Men)和甘普頓華斯的信件(The Kemplon-Wace Letter)裏的數段中。有些讀者並不愛閱前面的一篇。他們喜好漂亮些的嬉悅些的東西，或者在我的青年時代落到我的背後時，我也將像他們那樣地感受着了。

第一章

下降

『不過你是幹不了的，你總該知道，』朋友們都這樣地說，對於這些朋友，我是爲了自己要到倫敦東市梢去考察的事而請求予以協助的。『你還是先去找警察署方面覓得一個嚮導的好，』他們經過了再次的考慮後，又這樣地添說一句，很苦心孤詣地替他們自己適應於我這一個的瘋人的心理過程，而我却是持有比較頭腦更可靠的介紹書似的。

『我可不需要會見什麼警察署，』我抗議着說。『我所要幹的，就是要降落到東市梢那兒，讓我自己去考察一切。我要知道那些人究竟怎樣地在那兒過日子，究竟

爲什麼住在那兒，又究竟抱負着什麼目的。總而言之，我自己就是要到那兒去親自嘗一嘗生活的味道啊。」

『你是不必到那兒下面去過生活的！』各個人在他們的面部上都顯露着不贊同的表情這樣地說。『喂，聽說那兒有些地方，一條人命竟然不值兩個辨士呢。』

『那些地方，正是我所要去考察的地方，』我插口着說。

『不過，你是幹不了的，你應該知道，』這是一個堅持的回答。

『此來和你相會，却不是來領教你這些話的，』我粗率地這樣回答着，因爲我是似乎受了他們的不理解之煩悶了。『我在這兒，原是一個主客，我正要把你們所熟悉的關於東市梢的情形說給我聽，以便我可以有利於進行。』

『可惜我們對於東市梢方面也是什麼都不知道的呢。好像是在遠遠的什麼地方罷。』於是他們向着那太陽不常出來的方向遊移地搖搖他們的手。

『那麼，我就到考克(Cook's)旅行社去好了，』我揚言着說。

『哦，不錯，』他們說着，竟懷了一下。『考克旅行社想來一定是知道的。』

但是，哦，考克，哦，考克旅行社，你是開路人，你是先導者，全世界的活招牌，一切迷路旅客的指引者——你能夠毫不猶豫，而且馬到成功，又方便，又敏捷，把我送到非洲的最深處，或是西藏的極內地，但是要到倫敦東市梢，從陸特蓋特馬戲場 (Ludgate Circus) 去，僅一箭之遙，你倒不認識這條路麼！

『你是幹不了的，你應該知道，』在考克旅行社契普西特 (Chapside) 分社中的那個管理路由和票價的掘客說。『這簡直是太——哼——太怪謬了』。

『請教警察署去罷，』當我堅持原議的時候，他這樣地結論着說。『我們簡直是不慣於帶領旅客們到東市梢去的；也沒有人來請教過我們帶領他們到那兒去的，我們對於那個地方，什麼都是茫然無知的。』

『那是不妨事的，』爲要免得被他一味推諉而即被屏於辦事室外，我忙插口着說。有一點事情，你總可以替我辦一辦的。我希望你首先明瞭我在事前所要做的

事，唯其這樣，那麼以後萬一發生問題的時候，你才能爲我證明一下罷。」

「好，我明白了！原來要是你被人家謀害了的時候，我們可以來認領你的屍首啊。」

他說這句話，真是這樣地悠然自得，而且是淡然漠然的，因此，在這瞬間，我彷彿幻見我的挺直而且殘缺的屍身橫陳在那冷水不住地滴瀉着的石版上，而他呢，我又幻見他彎着身子悽然而耐心地指證着這個屍身，就是那個要到東市稍去實行考察的美國瘋子。

「不，不，」我回答：「祇要如果我給巡捕爲難的時候，你來認證我一下就夠了。」這「巡捕」兩個字，當我說着的時候簡直是在發抖；其實，我却還是保持着土白的臉色。

「那件事，」他說，「祇有總社才可以商量辦理。」

「這是決無先例可援的，你應該知道，」他歉然地添說着。

總社中的那個人噤哩咕嚕地說了一陣。「照我們的老規矩，」他解釋着說，「關於我們的主顧，大概都是不發給任何報告書的。」

「不過，此刻的情形是例外的，」我催促着說，「關於我這個主顧，我自己却是要求你們發給報告書的。」

他又噤哩咕嚕地說了一陣。

「當然的，」我忙替他先說了，「我明知道這是無例可援的，不過——」

「我正要說明這一點了，」他穩健地進行着說，「這是無例可援的，我想我們不見得能替你效什麼勞罷。」

然而我返身走來的時候，却已經拿到了那個住在東市梢的暗探的住址，於是，我就首途出發到美國總領事館這兒來了。在這兒，最後，我發現了一個人，覺得可以和他一同「做生意」的。他完全沒有什麼噤哩咕嚕的說話，沒有什麼直豎的眉毛，沒有顯然的懷疑，更沒有無謂的驚怪。在一分鐘裏頭，我把我自身和我的計劃解說

了一番，他就把他認爲當然的事而接受了。在第二分鐘裏頭，他詰問了我的年齡，身長，和體重，並把我的全身打量了一回。又在第三分鐘裏頭，當我們握手話別的時候，他說：『就這樣罷，賈克。我當記牢你，而且當永遠不忘你。』

我呼吸了一口自寬自慰的氣息。這麻煩的難關既已渡過，我現在簡直是可以自由在地涉足到差不多什麼人都茫無所知的人間的曠野中間去了。但是頃刻之間，正在調度我的馬夫之中，我却又遭遇了一重新的難關，他是一個鬚髯斑白而十分相稱的人物，他就在都市的四隅恬然地駕送着我好幾個鐘頭。

『車我到東市梢去，』我吩咐着，一面在車廂中坐了下來。

『先生，到那兒？』他帶着忠實的驚異發問。

『到東市梢，不論那兒都好。快去罷。』

那輛輕馬車行駛了數分鐘無定的路程後，躊躇地停了下來。在我頂上的窗穴打開了，車夫搔首摸耳地自窗穴裏向我窺視。

「請問，」他說，「你要望什麼地方？」

「東市梢，不論那兒都好，只要是東市梢！」

「但是那地方究竟叫什麼名字呢，先生？」

「聽着！」我怒吼起來。「車我到東市梢，馬上去。」

他顯然地還是不懂我的話，他縮回了他的頭，自怨自艾地驅策着馬兒前進。

在倫敦的街道裏，到處都可以發現到貧困的景象，而且從城中不論什麼地方走上五分鐘的路程，包管你會走到貧民窟的所在地去；我的馬車在穿走着的地段，就是一條無窮盡的貧民窟。街道裏熙來攘往的，是一般異樣的新的人種，身材矮小，形容憔悴或酒氣濃重的。我們在數里之長的磚瓦垢污中間顛顛簸簸地向着前進，各條橫街和小巷中都呈現着破落的磚瓦和貧困的景象。酒醉醜醜的男男女女，所在都是，空氣中沸騰着喧嚷爭執之聲。在一個菜市場上，跌跌跔跔的老頭兒和老婆子，都在泥漿中垃圾堆中拾爛山芋，豆麥和蔬菜，至於小孩子們，却像蠅一般地攢聚在

爛水菓堆的傍邊，伸出着他們的臂膀到那些潮濕的腐物中搶拾半爛的殘塊，搶到手上，便當即吞食下去。

在我的馬車過處，我竟然沒有遇見過半個馬車的影子，而我的呢，在看了那些孩子追隨着的樣子，彷彿覺得是從另一世界中來的怪物。一眼望去，我祇見堅固的磚牆，泥濘的鋪道，和喧囂的市街。這是我第一次看了羣衆面生畏懼的事實。這正像是海洋的恐怖；那些可憐的羣衆，滿街滿巷，正像是惡臭的汪洋大海的浪濤，在我周圍此起彼伏，前仆後繼，大有快要把我捲吞下去之勢。

「司丹布尼到了，先生；司丹布尼車站到了，」車夫居高臨下地喊着。

我向四周環視了一下。原來是一個火車站，他胡亂地駕駛到這兒來，無非是因為他在那全部曠野中，對於這個車站比較地熟悉罷了。

「唔」。我哼着。

他無可奈何地咕嚕了一下，搖着頭，看來像很煩悶的樣子。「我這兒是不很熟

悉的，『他虛飾着說。』你既然不要到司丹布尼車站，那麼究竟要到什麼地方去呢？我簡直不明白。』

『告訴你，聽着，』我說。『向前面進去，留心着看一看有什麼舊衣舖沒有？如果你看見了，那麼還要駛上前去，待轉灣後，就可以停車，把我開出來就是了。』我能夠看出他正在懷疑着我的車資問題，但不一會兒功夫，他已經靠着街傍，把車子停下來了，並且告訴我，說退後不多路，就有一家舊衣舖在那兒了。

『你不付車錢麼？』他詰問我。『共該七先令六辨士。』

『當然，』我笑着回答，『末了總會付你的。』

『天知道，你跑了，那裏還能付我呢！』他駁覆着。

可是一羣衣衫襤褸的好事者，早早麇集在馬車的周圍了，我又笑了一笑，然後回頭走向舊衣舖來。

在這兒主要的困難，就是我不知道要用什麼方法才能使舖子裏的店員確信我是

要買舊衣的一個主顧。但是他替我試穿了好幾套新而不配身的衣袴，一套一套地都嘗試得失敗了，他才開始慢慢地拿出幾堆舊衣來，其態度看來是很譎秘，而且眼光也很陰沉的。當他拿出了舊衣來的時候，他顯然地表現着他已在監視我的行動，但又怕我發覺，他的企圖是要恫嚇我，以便大敲一筆竹槓。他簡直當我是一個受難者，或是從法國來的重要犯——無論怎樣，當我是一個急於要避免警察當局的注意的人。

然而，我因為他的貨價相差得太遠，便不惜和他斤斤計較，直到後來我才完全破除了我的成見，他也才婉曲求全地和我這個無情的主顧做這樁苦交易。後來，我逮了一條破爛然而骨子尚堅的袴子，只賸得一粒鈕子的一件襪襖的外套，一雙易於看出爐火痕跡的粗鞋，一根細皮帶，和一頂極髒的布帽。我的內衣和襪子，雖說是又新又暖，但這是何美國浪人，無論運氣怎樣地不佳，也有購置的能力的。

『我只能說你真是個老內行了，』當我付他最後議定的貨價十先令的時候，他

就裝着假意的欽佩，這樣地說着。『老實說，你試到別家去打聽一下，便可知道便宜了。你這襖子無論賣給誰，都可以賣五先令。你這鞋子，就是碰在一個碼頭工人手裏，也可以賣二先令六辨士呢，至於衣裳，帽子，新的火夫單衫，和其他等件，更不必說了。』

『那麼，這些東西賣給你，你肯出多少錢呢？』我突然地反問他。『我一起買你，出十先令，現在立即賣還給你，只賣八先令。來一下，好生意呢！』

可是他一邊猶笑着，一邊搖着頭，因此我雖則搭了便宜貨，我却不痛快地發現着他比我還會搭便宜呢。

我忽然瞥見車夫在和一個警察竊竊聚議着。那個警察，向我上上下下打量着，回而又特別注意我腋下的一捆舊衣後，表示不管事一般的逕自走開了，獨留着那車夫一個人起意變志了，在我未付他七先令六辨士以前，他是怎麼也不肯移動一步的，待到把車資付了他後，他便誠心悅服，即使把我車到天涯地角，他都無所不願

了，他一方面爲了緊鑼車資，連聲地向我道歉，並說明在倫敦市裏，常有一種壞的乘客不付車資的情形。

車子在倫敦北部的哈布里谷停了，在那兒，我的行李早早守候着我了。第二天到了，我把我的鞋子（對於牠們的輕便舒適，並不是不留戀的呢），我的柔軟的灰色旅行裝，其實全身的衣着，都一一地脫了下來。於是我實行穿起這剛買來的舊衣，這是一些無可想像的人們的衣服，他們定然是可憐得很的，僅僅爲了一點可憐的代價，而就忍痛割愛到商人之手中的罷。

在我的「火夫服」裏面，腋下的地方，我縫進了一個金鎊；這一筆救急款子，當然算不得大數目。在衣服裏面，隱藏了我自己。隨後我就坐了下來，回想到豐年和玉食，把我養得成一身白白，胖胖，嫩嫩，而不堪吃苦耐勞的事，不覺得暗自歎起氣來；因爲那件衣服，又粗又糙，直似一件毡衫，我深信我在這二十四小時以內所受的苦楚，簡直與虔敬的禁慾主義者比較起來，都有過之而無不及呢。

其餘的衣飾還算是易於穿着的，雖則一雙粗鞋的確也是一個問題。牠僵硬得像木做的一樣，經我用拳頭把鞋而搥了好一回，才把兩腳伸了進去。隨後在口袋裏面，裝入了幾個先令，一柄小刀，一根手巾，幾頁黃紙，和少許板烟，我大踏步地下了樓梯，又向着我的大驚小怪的朋友們說了一聲再會。當我走出門來的時候，那個中年婦人，即所謂「帮手」之類的人，禁不住由於不自願的同情心，張開了她的嘴唇和喉嚨，發出一陣獸叫般的笑聲。

出門不久，我便感到我的舊衣服給我的一種怪樣子的印象。如今我所接觸到的民衆，在他們的舉止中，連一點恭維的神態也沒有了。真快！一瞬之間，我已經混跡在民間了。我的襪襖而且捉襟見肘的外套，簡直是我的階級，同時是他們的階級之表徵和招牌了。這樣一來，我就成爲他們的同類了，再沒有像從來所受的諛諛奉敬的樣子，我却已和他們同享平等的友誼了。衣衫骯髒而不完整的人，也不再呼我爲「先生」或「老爺」了。如今是「同伴」了——好一個美妙而且慰心的名詞，耳朶一經

聽取，那簡直是別的名詞所不能充滿着的一種曖昧和歡情啊！『老爺』這個名詞，只是蘊蓄統治，權威和高壓的意味——只是被壓迫者向壓迫者的乞憐詞，說了無非是企圖人家放鬆一點，使自己透一口氣罷了，換句話說，就只是求援乞助罷了。

我穿了襤褸的衣服，這雖是任何美國人到海外去的都不屑穿，但是這種經驗，倒引起了我的一種歡情。祇有那些人，從美國來到歐洲的旅行家，不是什麼大富翁之類，偶然遭了盜劫，或者會像我這樣快的變成破落戶，把他的銀行的存款以及利銀都付之東流，一去不返罷。

穿着襤褸的衣服，使我免除了付酒錢的麻煩，所有熙來攘往的，也無非都是一視同仁的了。不，不滿一天光景，我的態度是全然變化了，我替一個紳士管理他的馬，他最後擲給我一個辨士，到我的需錢甚急的手掌上，這時候我就感激得不得了，竟說出『先生，多謝你』這樣的話來了。

穿了這套衣服，我還發現出一種變動，那是在身價方面的。穿過熱鬧的大街時，

我覺得如果有什麼東西，我就不得更敏捷地迴避車輛，從這兒，我深切地感到我的生命也跟着我的衣服成正比地賤下了許多。在從前，當我向警察問路的時候，他總是問我『坐汽車去呢，還是坐馬車去，先生？』可是現在的問話却是『走去呢，還是坐車去？』同時，在火車站上，現在塞一張三等車票給我，認為已是當然的事了。

然而這決不是全無代價的，總算是生平第一遭，我得親眼一觀英國的下層社會，而認取他們的真實面目了。當失業者和工人們在街角或公共場所和我談話的時候，他們正同旁人談話一樣，談得如同凡人的天性所應取的態度一樣，更絕對沒有想從他們和我的談話中或談話的方法中博取一些什麼的企圖。

最後，我到了東市梢了，我很歡慰地覺得羣衆的恐怖已經不再糾纏着我了。我已經成爲了他們的一份子。在從前，浩蕩而又惡臭的大海汪洋侵襲着我，差一點我怕已經早陷落在那裏面，而現在呢，除了『火夫裝』這件例外的東西，我是無所畏懼的了。

第二章

歐約南

我不欲說明歐約南的住址，祇要說他住在東市梢的最漂亮的一條街上就夠了，——這條街在美國要算是極鄙陋的，但是在倫敦東部的荒地中却是千真萬確的肥土了。週圍擠着簇聚的貧民窟，街道中摩肩接踵着一班年青而又卑陋污濁的人物；路上簡直沒有兒童的踪跡，他們也沒有別的可以游息的處所，總之祇是一般荒涼的景象，來往的人非常稀少。

這街上的房屋，和其他一切街上的一般，櫛比的。每一棟房屋祇有一個，前門，入口，每間房子約十八尺寬，後進有一小方磚牆圍成的天井，那裏，在天不下

雨時，可以仰觀一方灰色的天空。但不要忘了，我們現在所說的却是東市梢的樂土呢。這街上有幾個竟然小康得養着個使女。歐約南也正養着一個，我很明白，在這個世界的特殊部分中，他是我的第一個相識者。

我走向歐約南的家來，那個使女走向門來。你且注意，她在人世的身分原已是很可憐而可鄙的，可是她對我却還用着憐惜而鄙夷的神情。她表示一種極明顯的希望，但我不願多所陳述。那天是禮拜日，歐約南並不在家，僅僅是這幾句話。可是我逗遛着。探討探討她有沒有旁的話，直到歐夫人也聞聲到來了，她那小丫頭因為不把門關起來，便把她先罵了一頓，然後回過來注意我。

不，歐約南不在家，並且禮拜日他不見客的。我說，太不巧了。我來找生意麼？不，適得其反；實在，我來見歐約南有些事幹，或者是與他有益的。

情狀立刻變過來。這位在話中的紳士在做禮拜，但再過一小時左右，終得回家來，那時一定可以會晤的罷。

我登堂吧？——不，夫人沒有請我，雖則我故意說我可以到路口茶館裏去等候他，想藉此賺她請我一聲，於是我走向路口來，但這是禮拜時間，茶館這時又關着。一陣愁人的細雨下着，爲適宜些，我在鄰近一塊階石上坐了下來等待着。

這時，那個使女跑向階石來，極污穢而又困惑的，對我說太太肯讓我回去在廚房內等候了。

『許許多多人跑來託生意，』歐夫人抱歉似地解釋着。『所以我希望你對於我剛纔說話的口氣別見怪。』

『說那裏話，那裏話，』我裝着最莊重的神情對答，暫時破衣上也蒙着威風了。『我十分明白，我對你確說。我想，尋生意的人幾乎把你們煩死了罷？』

『真要煩煞，』她回說，『瞧了極富有表情的一眼；隨後卽肅我入，是餐室不是廚房——是抬舉呢，我老實受了，算是我莊重神情的應得。』

這間餐室，和廚房在同一層樓上，大約在地平下四尺光景，黝暗得（在日中哩）

使我不得不急於對刺，才辨認出東西來。污濁的光亮直從一個窗洞裏透進來。窗頂的高度正與人行道相齊，在這光線下我覺得可以讀新聞紙。

現在，在等候歐約南來的當時，容我說明我的目的吧。和東市梢社會底人民共同起居食宿的時期中，我想安排一個基本窠場，不十分遠的，我能不時跑進去使我確信美衣與潔淨還存在着。在這個基本窠場裏，我能收信件，寫稿子，有時也可以換上時髦的服裝。

但這事包含着兩重困難。一個可以妥藏我家產的寓所，終有一位房東太太善於對這個度兩重生活的房客起疑；反是則房東太太不管房客的生活兩重一重的時候，那樣的寓所終是不能妥藏我的家產。要避免這層難關，便是使我來見歐約南的用意啊。一個在東市梢當了三十餘年的偵探職務，邇遐聞知，一個定罪了的重犯在罪人欄內給他起的一個綽號，他這個人正是替我覓了一個殷實的房東太太，使她關於我或欲犯罪的離奇的來踪去跡恬然地安之若素了。

他的兩個女兒催他從禮拜堂回來——穿着她們的星期裝，確是縹緞的小姑娘；並且有倫敦女子所特有的一種嬌弱的艷麗，這種艷麗無異於沒有時間把握的諾言，又像日落時的晚霞一樣快地消失淨盡的。

她們帶着公然的好奇，向我細細端詳了一回，似乎把我視為怪物一般，然後在我以後的等候中全然不理睬我。後來，歐約南自己到來，我也就被傳上樓去同他集議去了。

『響點說，』他打斷了我的話片。『我有點重傷風，我聽不清楚。』

霍桑和福爾摩斯大偵探的情景！我正疑心不知那裏伏處着他的助手，預備把我高聲吐述的報告一一記下來罷。直到今朝，還極似我見到了歐約南的狀態，且極似我對這離奇的事感到了迷惑一般，我還不能十分斷定是否他的確是傷風或隔室伏着有人呢。但有一事，我是確知的：雖則我向歐約南講明了我的身世和計劃，直至翌日我穿了常服，坐了馬車，又跑向他的街中來時，他才示明意見。那時他的應接委

賽是熱誠得可以，後來我跑到餐室裏同他的家人在一塊兒吃茶點。

『待慢的很呢，』他說，『一點不週到，請你不嫌怪才是。』

兩個小姑娘招呼我時，臉紅紅又極忸怩的，而歐約南也並不緩頰她們，只是：

『哈！哈！』他縱情地呼叫着，拿手掌擊着桌子，碗碟也隨着齊鳴了。『兩個小姑娘，昨天以爲你是來乞食的呢！哈！哈！呵！呵！呵！』

對於這事，她倆悻悻地否認，眼兒抖擻着，臉兒漲得紅紅的，一似凡能識破一個喬裝婁人的人，也是真實文明的一大要素的樣子。

後來，當我吃麵包和果子醬的時候，一幕針鋒相對的活劇開始了，兩個女兒以爲錯認我作乞兒，乃是對我的一種侮辱，她們的父親以我能喬裝得全無破綻，乃是我技巧上的可佩之處。二者我都感到愉快。更有麵包，果醬和茶，後來時候晚了，歐約南不得不爲我找個宿處，他於是在他自己的尊嚴而豐樂的街上相去五六個門面的地方，找定了一間和他的一般無二的屋子。

第三章

我的寓所及其他寓所

從東部倫敦的立足點看來，我出了六先令，或一元半一星期，所租的房間已是極舒適的場所了。從美國的立足點看來，適得其反，却是陳設極簡陋，不舒適又窄狹的了。祇須我在這稀少的設置中再加上一只普通的打字檯子，那時我已是難以進退了；充其量，我祇能用一種極靈活而鎮定的嫵娜的動作設法進出。

把我自身安排定當後，切近些說，就是把我的家產安排定當後，我披上了我的怪樣的服裝。出去散一回步。我還不能忘懷寓所的問題，於是我開始尋覓了，心裏記着當我是一個有妻室及有一家數口的窮青年。

我最初的發現乃是空屋子太少，簡直是沒有；我雖則在廣袤的地域裏兜了幾個大圈子，還是沒有結果。一間空屋也不能找到——一個最後的明證，就是「客滿」了。」

很顯然的我這個有家室的窮人，在這最無聊的區域裏是租不到房子了，既而我尋覓分租的房間，無家具的房間，以期安貯我的妻孥財貨了。也不多，便是有的話，大致最多祇有一間，因為就是那麼一間，似乎人家想起來，頗足供貧窮的一家（在裏面烹飪用膳及睡覺之用了，當我詢及有沒有兩間的時候，那個二房東向我表示詭奇的神情，我想，極像誰向妥維司德（譯者註：這是狄更司長篇小說賊史中的主人公，貪食不厭其多的一個貪心少年）表示的神氣差不多。

不特一間房間作為已足容窮人的一家，並且我知道還有不少住單間的一份人家，另有可容一二人寄宿的餘地哩。這樣的房間若能以三個至六個先令一星期可以租到，一個有來歷的寄宿的人化八辨士至一先令占一席之地也是便宜的。他而且可

以多付幾個先令在二房東那邊寄飯吃。這個，可是，我沒打聽得仔細——這是我這方面一件無可諱飾的舛錯，因為我僅僅只以假設的家庭來作為基礎的。

不特我所考察的房屋沒有什麼浴盆，而且我看到我所見過的千千萬萬的房子裏，全沒有浴盆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我的妻子和二個宿客既除了受這一間房緊窄不便的賞賜以外，欲想在什麼浴盆裏洗個澡，那真是辦不到的事了。但是，好像這自有酬報，原來肥皂可以節省，因而百事大吉，上天保佑。

然而，我並沒租什麼房間，就回到歐約南所居的街上來。想起了我妻子兒女和宿客所伏處的鴿籠，我的心頭便緊蹙起來，我立刻不滿於我自己的房間。牠的寬闊真是氣得煞人。我出六先令一個星期，難道租這一間房麼？辦不到！可是當我房東太太來叩門詢我舒適與否時，倒把我的猶豫什麼都打消了。

「哦，是呀，先生，」她對答着說。「這條街是最末的了。八九年前別的街道無一不如此的，而且民情都很樸厚。但是旁人漸漸把我們的一類淘汰了。所留的就祇

有現在的幾個。真是驚心的呢，先生！」

然後她說明人滿的經過，爲了這事，鄰近的房租價高漲起來，而它的情形却每况愈下。

「想你知道的，先生，我們這種人，不比旁人尙能安於擁擠呀。我們必須要稍爲寬敞一些的。旁的人，外路人和下等人們，在我們一家可能居住的屋子裏，能把五六個人家一同合居在裏面。所以同樣一間屋子，他們租金比我們出得起。可怕呢，先生，你只要想，沒幾年前，這裏的鄰近也都很不差的啦。」

我向她一望。她是一個英國工人份子中最優等的一流婦人，帶着不少文明的證據，可是她已在漸漸地被某種偉力——自倫敦市向東長驅而來的惡化的世潮——所掩吞了。銀行，工廠，旅館，和公事室，必須要建立起來，都市的貧民算是游牧人種；於是他們只能向東移植，一批之後又一批，一區一區的佔滿和弄賤，把工人中較爲得法的一班驅在前面，到城市近郊處去探求安身之處，或則淪至不救，即使第

「代挨不着，但第二三代却是一定免不了的。」

歐約南的一街也快要輪到這地步，這僅僅是幾個月的時間問題罷了。他自己也料到的。

他說，「二年之內，我的租約要滿期了。我的房東他倒是個好良心。他對於此地的房屋，一回租也沒加過，所以我們尚能安居。但是一旦要是他把此屋出售，或則一旦要是他不幸死去，這兩件事對於我們的影響是全無兩樣的啊。如果這屋子一旦給一個侔利家買到了手，而在我的葡萄園所在的後面空處，造一個苦汗工場，使與原屋毘連，然後把每一間租給一個人家。這麼一來，歐約南簡直是完了！」

的確，我眼見歐約南和他的賢妻嬌女，和貌醜的使女，在黝暗之中，像幾個鬼怪，不尊地向東轉徙，猙獰的城市却在他們背後大聲地咆哮着。

然而，轉徙的並不僅僅是歐約南一人。郊外老遠的地方，寄居着小商人，小經理，和出色的職員都一律在內。他們住在茅屋和半即半離的別墅裏，也有少許花園

和活動遊息的空地。他們也自鳴得意，對於他們已跳出的地獄，恥笑得真是何等的
高傲，他們對於自己佔着優越的地位，便口口聲聲稱謝上帝。看呀！歐約南和他後
面的猙獰的城市立刻降臨到他們那裏來了。出租的住房似雨後春筍般的一一出現，
花園的地位上都造了屋子，別墅一分再分的分成許多寓所，倫敦的黑夜，猶似一襲
染油的幕布，籠住在這上面。

第四章 人與地獄

「喂，你這裏能夠租給我住宿麼？」

離萊姆好塢斯(Limehouse)不遠，派兒(Poll)之傍的一家油垢的咖啡店裏，當我在吃東西的時候，我對着一個強壯的中年婦人說了這樣的一句話。

「哦，是的，」那個婦人短促地回答我。我的樣子或許是不近乎適合於她家的優裕的程度罷。

我什麼話都不說了，靜默中，我嗅着燻肉的切片和一杯惡臭的茶。另一方面，她也不注視我了，直到後來走去會賬(四辨士)，她纔對我注視，這時候我撈出了我

的錢囊中所有的十先令。預期的結果果真產生出來了。

『是的，先生，』她突然自動地說：『我有可以使你滿意的上等宿舍在這裏。你可是從航海回來的麼？』

『多少錢一間？』我這樣詢問她，毫不理睬她的好奇心。

她對我上上下下地瞧了一下，帶着忠誠的驚異的神氣。『我是不借房間的，不借給常期房客的，臨時的房客更不招待了。』

『那麼，我到旁的地方去找就是了，』我帶着失望的表情說。

不過，我的十先令却給她銳敏地觀察去了。『我想給你住在那兩個另外的人那兒去，』她勸我。『他們都是些善良的，可敬的而且穩重的人。』

『我可不願意和兩個旁人一同睡覺呢，』我反對她的提議。

『你不必罷。那個房間裏有三張床舖，而且房間也還算是不很小的哩。』

『多少錢呢？』我盤問她。

「一星期五個先令，長客對折。至於那兒合住的兩個人呢，我想你一定會猜想起來的，一個是倉庫保管工人，已經在我這兒住上兩年了。至於其他保管工人，却已經有六年了——到下星期六便是六年又兩足月了，先生。他是一個道具保管工人，」呱呱喋喋不休地續說着。「他真是個穩重而又可敬的人，當他在保管倉庫的時刻以內，他是從不怠工一夜的。他很喜歡這兒；據他說，這兒是最舒服的棲身之處。我因此租給了他，和其他的保管工人的住客。」

「我想，他那個人一向有錢儲蓄的罷？」我無邪地諷說了一下。

「天啊，沒有什麼儲蓄！即使有錢，他也不懂得到什麼地方去化錢的。」

這兒，我聯想到我的故鄉，廣漠的西部了，在那兒，牠的大空和無限的空氣之下，有可以容得下一千個倫敦的餘屋；而在這裏，倒還是這樣的一個人，穩重而可信賴，一夜都沒有怠工過，樸實而又真實，和兩個旁人合住一個房間，每月合付二塊半錢，而在他長期的經驗中，還把牠估量為最舒服的宿舍哩！還有，這兒的一

個我，借我錢囊裏的十先令的光，總算披着襪襪東西來和他合住房間。人類的靈魂本是一件寥落的東西，可是在一間房間有三張床鋪而且合住着祇有十先令的臨時房客。的條件之中，這時候靈魂是不得不非常寥落的了。

『你來了多少年頭了？』我發問起來。

『十三個年頭了，先生；你以為這宿舍滿意不滿意呢？』

當她一邊在喋喋地談話的時候，一邊還在小廚房裏沉重地走去走來，在這兒，她替那些寄膳的客人烹調食事。當我最初進去的時頃，她正已忙於操作，所以談話之間，連頭兒都不會抬過一次。毫無疑義地，她是個忙碌不堪的婦人。『五時半起身』，『夜深上床』，『粉身碎骨的工作』，十三年來就是這樣，而她的酬報，却只是灰白的頭髮，腥霉的衣着，僵硬的肩背，闌珊的姿容，溷濁而又喧吵的咖啡店內不斷的勞動，而且，這一家咖啡店是面對着兩壁之間的十呎寬的小巷，和一條醜陋而又惡臭的河岸的環境，至少這一點應該指說出來。

『你可要再進去看看房間麼？』當我走出門外來的時候，她熱切地問我。

在我回顧她的時候，我對於『德性是牠本身的酬報』那句賢明的古格言所隱含的深刻的真理，完全痛切地理解了。

我向她走向原處。『你可曾有過假期？』

『假期！』（讀不出正音）

『有沒有到鄉下去過一兩天，新鮮的空氣，停工一天，你要知道，就是有沒有休息過？』

『天啊！』她發笑起來了，這纔是她第一次停止工事的時間，『一個假期，是不是？爲了我麼？你且想一下，現在！——當心我的兩隻腳罷！』——這最後的話，很尖銳地，向着我說，這時候我剛正躡仆在腐朽的門檻上面。

當我走近西印度船塢的時候，我邂逅着一個青年，他的臉色很陰沉地眺望着淤泥溷濁的海水。一隻火夫的小帽低壓在他的一雙眼睛中間，從他的服裝的式樣上着

來，無疑地是一個航海者的氣息。

『喂，老兄，』我招呼他，開始這樣拍了他一下。『請問，到瓦濱地方(Wapping)怎樣走去的？』

『走過去趁牛船罷？』他還拍了一下，頓時他決定了我是美國種。

從此我們的談話延長下去了，一直進到酒店，酌了兩杯『麥燒酒』。這事情引起了我們兩人之間的親熱的情誼，後來我摸出了我的合計一先令的銅幣（這顯然是我的全部的所有了），把其中的六辨士留作宿費，還有六辨士就充作酒資，又喝了不少的『麥燒酒』，他這時候很慷慨地提議着，要大家拿出那全部的先令來喝個痛快。

『老兄，昨夜他口角了一場』，他說明着。『警察老不客氣地把他拿住了，所以你儘可以和我同居。你以為怎樣？』

我承諾了。我們喝完了一先令的啤酒，而且就在愁窟中的一張破床上過了一夜，這時候我纔明明瞭瞭地認識了他。在一方面說來，他是倫敦的下層勞働者大羣

之一代表，我的後來的經驗是證實了。

他是倫敦產，他的父親是一個火夫，以前也是一個酒徒。孩童時代的他的家庭是在街頭和埠頭。他從小不會讀過書，也不會感到有讀書的必要——在他估量起來，至少對於像他這種地位的人，讀書的這件事在一生中總只是一個徒勞而且無用的造就、

他有一個母親，和一些擾攘不堪的兄弟姊妹們，一古腦兒雜居在兩個房間內，他的住宿的情狀，和經常的食物，比他平日所能找得的還要貧困，還要缺乏。實際上，除了他不幸而得不到他自己的食物以外，他是怎麼也不回家去的。至於沿街或沿岸去實行小竊和求乞，一兩次的到海濱去屈任廚役，三數次的充當拾煤工人，以及後來又成爲了一個健全的火夫，這樣看來，他是已經達到了他的生涯的絕頂了。

在這樣的過程中間，他也會經考量出一種人生哲學，雖然這是一種醜惡而且嫌厭的哲學，可是從他自己的觀點看來，這依然是一個十分合乎邏輯而且妥善的。有

一次我訊問他，爲什麼而活着的？他頓時答覆了我，「酒」先是一次航海（因爲一個人不得不生活，同時賺得他的必需品），繼而算賬解雇，終於酩酊大醉。其後偶爾沽酒小飲，向朋友措油，在酒店裏，弄得分文不留，就像我自己一個樣子，等到油已揩完，再是一度航海，過着野獸一般的循環生活。

『可是，女人，』當他斷言了酒是他的生存之唯一的目的之後，我這樣向他提示。

『女人，哦！』他在檯臺上叩叩杯子，很流利地說了。『女人這種東西，我素來覺得是要放棄的。牠沒有什麼代價，老兄；牠是沒有什麼代價的。像我這樣的一個男子，要女人來幹什麼用呢，可不是麼？你告訴我罷。譬如說，我的母親，她就算了，牠把孩子們拷拷打打，父親回來的時候，這種情景使他非常難受，不過我還要說，他回來的次數是很少的。然而，這是爲了什麼道理呢？就因爲母親的關係！她不會使他的家庭得到幸福，就是如此而已。再譬如說，此外還有一個女人。當她丈

夫的褲袋內祇有幾個先令的時候，她是怎樣地虐待這樣一個可憐的丈夫啊？他如果拿他口袋內的這點錢出來的話，那簡直是一席闊氣的酒菜，一席闊氣的長期的酒菜了，可是這女人把他的錢很快很快地剝奪了下來，弄得他自己竟至於喝不到一杯酒味。我已經親身經歷過，我是知道個中真相的。而且我告訴你罷，女人的所在就是困厄的所在——叫喚，喧鬧，打架，叱罵，巡警，官長，足月的懲役，都在後面，一旦出獄，也還是始終不給你一個工錢。」

『然而，一個女人和孩子們，』我主張着。『却正是你自己的一份人家，如此而已。你想，你從航海歸來，小孩子們攀上你的膝頭，女人又是嬉皮笑臉，食桌排好的時候，她就來和你親吻，孩子們上床的時候，你就去和他們一一地親吻，水壺在這時候也歌唱起來，隨後又是深長的談話，談你到過的地方，談你見過的東西，談你不在家時的她和她家中的事情，而且——』

『算了罷！』他把他的拳頭向着我的肩上輕輕一叩，叫着說。『無聊的話，可不

是麼；女人的一個吻，孩子們的攀膝，以及水壺的歌唱，這一切都靠你那隻船，然後一個月有四磅十先令，可是你到沒有船的時候，你就分文無着了。我的四磅十先令也換到過什麼東西，我來告訴你罷——就是，女人的划船，孩子們的哭叫，沒有石炭來使水壺歌唱，反而水壺都已經進了典當。這就是我所得到的。一切。若要使一個人開花發芽，那麼還是回海上去。一個女人所爲何來？可是使你自己去難受麼？孩子們麼？老兄，還是接受我的勸告罷，不要女人們的好。你瞧我罷！我高興的時候，可以隨意喝我的啤酒，並沒有什麼天賜的女人和孩子叫喊着麪包。我真高興，我真高興得很，我有我的啤酒，有像你老兄這樣的朋友，還有一隻在來的好船，而且我又要出去航海去了。喂，讓我們來再喝一杯罷。我看來麥燒酒真不壞哩。」

關於這個二十二歲的青年的言詞，我想用不着我再多寫，也已經充分地表示出他的人生哲學和他所由發生的潛在着的經濟根據。所謂家庭生活，他是從來不知道的。「家庭」這一個語辭，除了引起些不快的聯想以外是沒有其他的。他的父親以

及其他同等級的人，是在低廉的工資中生活着，其所以把妻兒們視爲危害物和男性的愁根，是不難找出充分的理由的。一個沒有意識的快樂主義者，純然是不道德的。而且是物質主義的，當然要尋求他對自己的最大的可能的幸福，終於在酒裏面找到了。

一個青年的酒徒；一個早熟的敗北者；肉體的能力是幹不了火夫的工作了；祇有到陰溝或是救貧院裏去了；而且祇有一死了事——這一切，他和我都同樣地看得很明確，可是他並不引爲恐怖。從他入世的瞬間以來，他的環境的一切勢力都已經使他的心頑硬起來了，而且他具有一種我所不能動搖他的無感覺和無關心的氣概，視察着他的悲慘而又不可避免的將來。

然而他並不是一個惡棍。他並不是一出娘胎就不道德和殘忍的。他具備着普通的腦力，還賦有常人以上的體格。他的眼睛是盞而圓形的，掩着長長的睫毛，距離却很寬闊。這中間是呈着笑意，這後面更隱着一派的『幽默味』。額角和全般的面貌

都很好，嘴和唇也都很愛嬌，雖然已經有點歪偏，面頰是弱的，可是不算很弱；我自親過一些地位很高的人也和弱者並坐在一處的。

他的頭是端正的，牠配合在完美的頸項上更有風采，所以當那天晚上在他脫衣就寢的時候，我對於他的身體也不覺得怎樣驚異了。我以前曾經看見過許多人，都是些大好的血統和長育，在操練所和體育場上，剝脫了他們的衣服，裸露了他們的肉體，可是我從來就不曾看見過這樣一個廿二歲的青年的完美的體格。然而，這個青年之神，在四五年內，就要歸向破滅的運命，而這樣的一個豐滿的遺產，也就沒有一個子孫去承襲，終於要白白地死去。

像這樣的生命的浪費，似乎是一種冒瀆，然而在倫敦市中賺四磅十先令的他，是以不結婚爲正當的，這一點我不得不承認。正像道具保管工人一樣，甯願和兩個旁人合租一間房間，這樣纔可以收支相抵，這樣纔可以快樂一點，決不願和兩個人，以及一個病弱的家眷，雜居在一間更賤價的房間裏面，而致有入不敷出的現

象。

一天一天過下去，我深信着地獄裏的人們的婚姻，不僅是傻事，而且是罪惡，他們是被建築師所拋棄的石子。在社會組織中沒有他們的容身之地，而社會的一切勢力却正在追趕他們下去，一直到死滅爲止，在地獄的底層上面，他們是病弱的，蠢鈍的，而且懦怯的，就是他們傳下種來，生命也是太賤了，牠必然要陷於自滅，世界的工程在他們的上面進行着，他們却無意去參加，同時也無從參加，況且，世界的工作更不需要他們，人數很多着，很優秀，攀附着險峻的斜體上面，猖狂地拚命掙扎，以免再有滑落下去的危險。

總之，倫敦的地獄是一個廣大的屠殺場。每年每年地，十年十年地，英國的村舍注入了一片剛強的生命之流，不僅不使牠本身煥然一新，反而使第三代全然滅亡了。據可靠的學者們說，倫敦的勞動者的父母及其祖父母，如果是生在本地的話，那是稀有的例外而不易覓得的了。

辟高 (A. O. Pigeon) 氏說，『絕境』裏的人們所組成的老貧民和極貧者，佔全市人口的百分之七·五。這就是說，去年，昨天，今天，以此刻，四十五萬個動物是在社會坑的底層裏悲慘地遭受死亡，這正是所謂『倫敦』。至於他們的死狀，我可以從本晨的報紙上抄下一則新聞來舉示一例：

自棄

醫師魏可特考持 (Dr. W. Westcott)，昨日在曉列狄支 (Shoreditch)，調查耗爾邦區 (Ho born) 東街卅三號的年紀七十七歲的老婦伊利沙白·克呂斯 (Elizabeth Crews) 的死因。這人是在上星期三去世的。據死者的房東太太亞利斯·麥雪孫 (Alice Mathieson) 的呈報，說她生前即已染疾。證人說他和死者最後一次的晤面是在上星期一。那時是過的獨居生活。又據耗爾邦區的貧民救濟官白屈 (Birch) 的話，死者在該處已經住上卅五年。當證人最初發覺的時候，該婦正在慘苦的狀態

中。病車和車夫，在移送死骸後便都施以消毒藥品。在醫師潘納爾 (Dr. C. Fenn-
二) 的檢察之下，說明死者病根是由於床蓆上所發生之血毒，並由於自棄以及靡賦
的周圍的結果，陪審官也同意於這個裁判。

這原只是一個考婆子之死，一樁邈小的事件，而最令人驚異的一點，却是審判
官等竟然用沾然的态度來對付這種案件而又加以裁判。一個七十七歲的老嫗死於自
棄之一途，似乎算不得什麼，所以上面的樂觀的見解就產生了罷。老婆子的死總是
歸咎於她本人的過失，責任自己負擔，全社會還是怡然自得地進行着自己的事情。
關於『絕境』，辟高說：『不管是因為體力，智力，或是纖維的缺乏，乃至上
述三物一般的缺乏，他們便是低能的或嫌厭勞動的勞動者，其結果當然不能自立他
們的生計……他們在智力方面簡直全然不備，不但左右手分別不清楚，就連住所
門牌也認識不出來；他們的肉體都是虛弱而沒有精力，他們的情感也就有所乖僻，

至於家庭生活，更是莫明其妙的了。

四十五萬是這些人的總數。這青年丈夫不過是其中之一人，同時他有時候也稍稍地講一兩句話罷了。我真不忍聽他們一下子都齊聲地講起話來。我更不明瞭天上的菩薩究竟聽聞過麼？

第五章

邊端上的人們

倫敦東部所給與我的最初的印象，自然是一般的，概括的一概。後來，細目開始出現了。在慘愁的渾沌中的這裏或那裏，一種適度的幸福所支配着的小地方的存在，也被我發見出來了。——有些時候，在乖僻的小街上的全排的住屋裏，也居住着一些職工們，過度着一種粗雜的家庭生活。一到晚上，男子就發現在門口，烟斗腳在他們的嘴上，孩兒坐在他們的膝頭，妻婦在閒談，謔笑聲也在進行。這些傢伙顯然是非常滿足的，因為比起他們四周的苦狀來，他們是的確已經算得舒服的了。

然而充其量說來，這終究不過是一種單調的，動物的幸福，不過是飽滿的肚子

的滿足罷了。他們的生活的基調是物質的。他們是鈍重而沒有想像的。地獄似乎有一種麻醉的惹氣在向着他們猛吐，這種惹氣包圍了他們，而且悶死了他們。宗教在他們是不關痛癢的。眼見不到的上帝對他們也沒有恐懼和歡喜。他們也無意於眼見不到的上帝。飽滿的肚子，晚上的烟斗，每晚的『臭麥燒』，這些就是他們對人生所要求的一切，或者也可以說是他們所夢想去要求的全部。

如果這是全部，倒也不壞；可是這又不是全部哩。他們所耽溺着的這種滿足的迷醉，却是死滅以前的致命的惰性。這兒沒有進步，因此就只是落後，這一落後的形勢，必然陷入於地獄中去。在他們自己的生活，他們或許祇開始了陷落的第一步，而猶留待着他們的兒女們以至兒女們的兒女們來給他完成起來哩。人間常是要求的多，而獲得的少；可是他們不論要求的是怎樣的少，獲得的依然是更其少，因此，他們終究是無可自救。

究其極，都市生活，對於人類始終是一種不自然的生活；可是倫敦的都市生

活，尤其是完全地不自然的，普通的工人或是女工，大都不堪熬受。精神和肉體的不斷的勞働，都給那翻覆可虞的勢力所絞取。道德的和肉體的精神力都被摧毀淨盡。新從農村中來的身強力壯的工人，在都市第一代總化為貧乏的勞働者；到了都市第二代，失去推動力和奮發心之後，實際上他就沒有像他父親那樣的勞働精力了，好，他祇有這一條路，一步步地走向地獄底層的屠殺場上去了。

即使沒有旁的什麼，但是他所呼吸而不離絕的空氣也充分地夠使他的肉體和精神日就衰退，而其他從農村中匆匆地來到倫敦市的人，個個都是元氣充足，新鮮的生命，既不能相與爭勝，那當然祇有去毀滅自己和遭受毀滅。

東市梢的滿佈空氣中的病菌，姑且置之不論，就僅僅把煤煙這一項來考察一下罷。看美(Kew)花園的管理員雪施爾頓大葉(Isaiah-Dyer)男爵正在把植物上的煤煙的堆積從事研究。據他的計算，煤灰和黑油的炭化氫所合成的六噸以上的固體，在每週倫敦內外的四分之一平方哩堆積着。這等於每週一平方哩二十四噸。也

等於一年一平方哩一千二百四十八噸。聖保羅教堂的圓屋頂下的檐板中，最近提出一塊硬性的結晶體的硫酸鈣的積塊。這個積塊的形成，是由於大氣中的硫酸和石中碳酸鈣的作用。而這種大氣中的硫酸，也就是經常地被倫敦的工人們在全生涯中每日每夜都呼吸進去的。

孩子們長大起來的時候，沒有生氣，又沒有精力，變為腐朽的成人，一個虛弱的膝蓋，狹隘的胸脯，怠惰的敗類，在生存競爭的當中，他們對着各農村出來侵入的集團總是要長頭畏尾的。鐵路職員，信差，馬車夫，五穀木材的搬運夫，其他凡是需要體力的人員，大部分都是從農村裏攝取出來的。而在倫敦市警察局內，則成本市出生者三千名左右與農村出生者一萬二千名之比。

因此，我們勢必得到了一個結論，這就是說，地獄實在是一個浩大的殺人機。當我通行在乖僻的小街上，目擊到肚子飽滿的職工們在他們門口的時候，我爲着他們感受到更大的悲哀，而對於四十五萬個失去了的無望了的可憐虫在坑底曳曳待

斃，却沒有這麼大的悲哀。因為他們至少是將要死去的了，這是問題的焦點；然而這些人呢，還不得不備嘗這緩慢而且待來的苦痛，一直延長到兩代乃至三代。

話雖是這樣說，可是生命的本質依然是善良的。一切人類的可能性還在其中存在。假設有適當的條件具備，這就能夠度過這幾個世紀，而且偉人，英雄和良工都會從中飛躍出來，他的生涯便會使這個世界進於佳境。

我會和一個少婦談話，牠本是從乖僻的小街上被棄出來而正在開始向坑底發生致命的陷落，她是這一典型的代表人。她的丈夫是一個機師，也是技師公會的一個會員。他沒有找尋一個固定職位的能力，這顯然看出他是下級的機師。這種為要獲取並保持一個固定職位所必需的精力和企圖，他就沒有。

他們兩夫婦生得兩個女兒，四口的全家住在兩穴，名義上稱為「房間」，每星期須付房金七先令。他們買不起電爐灶，祇得在爐邊的一個單眼的瓦斯灶上煮飯燒菜。他們不是資產家，無限制的瓦斯的開支就不能常得，可是一個得法的器械為着

自己的便宜却裝置在那兒。向孔內投入一枚辨士，瓦斯頓時就出來了，但當一辨士的瓦斯用到的時候，也就自動地停止供給了。『一辨士用得好好啊，』她叫起來，『一頓飯還沒有煮成半頓哩！』

初期的飢餓竟歷盡了多年的運命。一個月一個月，他們有時餓一餐，有時想多喫一點。一旦滑落起來，那麼，慢性營養不良便是枯涸元氣和促成陷落的主因了。

然而這個婦人却是一個辛辛苦苦的女工。從朝上四點半一直到最後光芒的深夜，她說她就在爲着每打七先令的工錢而趕造着棉襯衫，並給牠鑲兩個花邊。讀者注意一下罷，棉襯衫，又要鑲邊，却只有每打七先令的工錢！這等於每打一元七角五分，或每件一角四分七厘五毫。

這丈夫，因爲要獲得職業起見，不得不加入工會，這樣又有工會每星期來向他收取一先令六辨士的會費。又同業能工起來的時候，如果他是在業的話，他就有時候不得不拿出十七先令之多的款子來繳給工會充作救濟基金。

這一個長女，一向學習縫工，每星期一先令六辨士——每星期三角七分，也就是每天五分餘的工錢。然而一到生意清淡的節季，她便被解雇，雖然合同上訂明她是來學習這種工作而要自立起來的。此後，牠被雇用在一家腳踏車公司內，繼續了三年功夫，每星期得到五先令，其間距她家有往返四哩路之遙，遲到還要罰扣工錢。

以男男女女說來，勝敗就決定了。他們是早已失去了插身之處和立足之地，而正在落入社會坑裏去了。可是女孩子們也是有關係的麼？像豬豚一樣的生活，慢性的營養不良的弱體，精神的，道德的和肉體的侵損，一經出生以來落入了地獄，她們還會有什麼機會來爬出來呢？

在我寫這一點東西的時候，在一點鐘以前，我家的內庭發生了一陣大混亂的滾打聲，空氣非常地恐怖。這聲音最初傳到我這兒的時候我以為牠是狗吠，過了幾分鐘後，纔令我相信人類而且是婦人也能夠產生這麼一種淒厲的喧聲的啊。

醉醺醺的婦人們的門口！想想都是不舒服的；聽來更是逆耳哩。騷擾聲大抵是這樣：——

好幾個婦人，用着她們的肺尖叫喊着嘈雜的胡言亂語；一度的靜默之後，接着便聽到一個孩子的哭聲和一個少女的淚咽；忽然，又有一個婦人高聲地厲語起來，『你打我啦！你打我好啦！』於是，啊！挑戰便承應下來，格鬥也就開始了。

家家的內窗都可以看得見這個光景，所以一列列的好熱鬧的觀衆便都排立在那邊了，毆打的聲音，咒罵的聲音，傳到我的耳畔，這是會使人們的血液都寒凝起來的呢。幸而我看不見格鬥的人。

又是一片靜默。『放過了那孩子罷！』孩子，顯然只是很幼小的，在大恐怖之中哭泣着。『就是了，』用最強大的聲調堅執地重述了二十次；『我要把石子敲破你的頭！』隨後這石子顯然飛上了頭，哭叫聲便起來了。

又是一片靜默。其中的一個格鬥者顯然是一時失力，仆而又起，孩子的聲音又

叫起來了，可是現在却消沉到一種恐怖和逐漸疲勞的低調中去了。

聲調開始高漲起來了，大抵是這樣子的：

「不錯？」

「不錯！」

「不錯？」

「不錯！」

「不錯？」

「不錯！」

「不錯？」

「不錯！」

雙方都是些充分的肯定的話，於是衝突又開始了。一個格鬥者取得了高壓的利便，趁着對方呼着救命的時候，便着着進攻。鮮血濺迸出來，奔流開去，這毫無疑

義地是要在咽喉上勒死的了。

新的聲音加插進來了；一番側面的攻擊。突然地中止了勒縊的動作，廝殺聲比前此要加強半個音階；一片的喧囂聲中，人人都捲入格鬥。

又是靜默；少女的新的聲音，『我要幫忙我的媽媽去了；』這句對話重述了五次光景，『我一定要如願地幹牠一下，傷心啊，傷心，傷心！』『我情願看你一下，傷心啊，傷心，傷心！』再度的衝突發生了；母親，女兒，以及各個人，都一齊加入了，這時候我的房東太太在扶梯那邊呼喚她的女兒到家裏去了。這一切她耳鼓中所聽到的東西，我簡直不知道會在她的道德性上引起什麼影響哩。

第六章

油煎鍋小道與冥土之一瞥

我們三個人在梅爾恩特路上走下去，其中的一人是一個英雄。他是一個十九歲的瘦削的少年，他的瘦弱的程度，簡直和神仙中人（E. L. Tappi）一樣，一陣風力都會把他翻折得過來。他是一個炙熱的少年社會主義者，大有熱狂主義和準備殉難的氣勢。幾年以前，『快樂英國』的尊嚴都受了困窘，在多次的反對蒲亞戰爭的戶內外集會上，他曾經擔任過演說家和主席者活潑而又危險的職分。當他和我走在路上的時候，他把一件件的事項告訴了我：關於公園內和電車上的襲擊；關於一個個的同志演說家被激昂的羣衆拖下痛打，而他仍然冒險攀登講壇去指引萬一的希望的

事情。關於教堂內的襲擊，在那兒他和其他同志三人匿避着的，後來在飛擲的瓦石和顏色窗的碎裂之中，和暴徒對峙起來，終於爲警官隊所救出；關於階梯上，迴廊上，以及露臺上的劇烈可危的鬥爭；關於破損的窗子，崩離的階梯，毀壞的會場，頭骨的折斷——說過了這些以後，帶着一種悔恨的嘆息，他對我瞧了一眼，說：『你是多麼強大的一個男子，我真羨慕你啊！我自己僅僅是這樣的一個小東西，戰鬥一來，我簡直是沒有多大的用處哩。』

我仰着頭肩在我的兩個同志之間走着，回憶起我自己的廣漠的西部，對於那兒的健強的人，我素來有一種羨慕他們的習慣。同時，我瞧瞧這一個少年，有獅子一樣的一種雄心，我想，這倒是一種典型，屢次身先士卒，顯示這世界的人還不會忘去死法。

然而這時候我的另一個同伴說起話來了。他是一個廿八歲的男子，在一個苦汗工場中經營着一種果敢的生存。

『我是個健康的人，我是的，』他宣說着。『我不像我們工場中的其他同事一樣，我不是那樣的。他們承認我的體格是一個良好的標本。喂，你可知道，我體重十石呢！』

我把我的二百七十磅或十二石以上的體重告訴了他之後，我便不好意思起來了，所以我就暗中思量起他的身長，引為自滿。啊，貧弱的，醜相的男子！他的皮膚呈着不健全的色彩，身體是屈曲不齊，胸脯是窄狹可憐，肩膀是因長時間的勞瘁而非常僵僵，頭顱又是沉重地不得其位地向前垂落着！一個『康健』的人，他是！

『你有幾尺長？』

『五呎二，』他得意地回答：『工場中的同事們……』

『讓我去參觀你們的工場，好麼？』

工場在那時正是休業着，可是我依然要去參觀一下。過列門街，折而向左，走到斯璧塔爾菲爾特街，再深入油煎鍋小道。兒童們的大羣蟻集在不潔的步道上，

因爲全世界正像蝌蚪這類的東西在枯池底裏化成青蛙。在一個狹窄的門口，狹窄得使我們勉強地跨過婦人而走入，那兒坐着一個露胸的婦人，抱着的一個嬰孩在啜吃乳漿，褻瀆了母性的一切神聖。在牠背後的黑暗而又狹長的廊下，我們穿過大羣的兒童之間，踏上了一條更狹窄更污濁的階梯。我們走上了三段，每一段的面積約三呎長二呎闊，有塵芥和垃圾堆積着。

在這個所謂住屋的醜惡的場所，合計有七個房間。在其中的六個房間內，二十多個老幼男女雜居着，煮炊，飲食，睡眠，做工。以面積而論，各房間平均是八呎見方，或許是九呎見方。我們走入了第七房間，這是五個工人流「苦汗」的檻欄。這是七呎闊八呎長，做工的長桌佔了全房間的大部分的空間。長桌上是五個靴型，人們祇得站着做工，因爲其餘的空間堆滿着紙型，皮革，靴的上皮的包紮，以及其他靴的上皮黏合到鞋底的必要的種種雜類的材料。

鄰間的房間住着一個婦人和六個兒女。在其次的一個洞穴內，住着一個寡婦，

她僅有一個十六歲的獨生子，而現在正患了肺病死了。據說這婦人在街頭喊賣糖果，而她的兒子却每天需要六升的牛乳，因此常多供給不足的時候。同時，這兒子又衰弱，又要病死，差不多是無錢以嘗肉味，有之也不過每星期一次罷了；至於這種肉是怎樣，那非是目覩過人間豬豚食牠的人，誰也想像不出牠的種類與其質料。

「他咳嗽的樣兒真可怕得厲害呢，」苦汗勞動者的我的友人指着這垂死的少年說，「我們做工的時候，我們在這兒聽得他咳嗽的聲音來，我們覺得真害怕，真害怕呢！」

不但是這樣，而且除了咳嗽和糖果以外，我更發現了另一種威脅加上這貧民窟的兒童們的有害的環境了。

苦汗勞動者的我的友人，在工作時間中，在他那八呎又七呎見方的房間內和四個同事做工。到冬天，一盞燈便差不多一天到晚地點燃着，在牠的納悶的空氣中，又加上了牠的煙氣，這種氣息却給他們吸而又吸，吸而又吸。

在生意好的時期，就有多量的工作，這人告訴我說他可以賺到『一星期三十先令』的最高的工錢。——三十先令啊！七塊半大洋啊！

『可是這祇有我們之中的最精明的人纔能夠幹得到的，』他形容着說。『於是我們一下子就做每天十二，十三，或十四小時的工，儘可能的速度去做。你看見我們流着苦汗，包你會畏避我們！如果你能夠見到我們，那一定會迷亂你的眼睛——鐵釘從嘴裏飛出來，像從一架機器上飛出來一樣。你看看我的嘴罷！』

我瞧了一眼。牙齒因爲鐵釘子的永久的磨擦，一個個禿落着，這時候，都是煤黑的而且腐蝕的。

『我時時在刷我的牙齒哩，』他加說着，『要不然，簡直會弄得更糟糕不堪呢。』

工人們不得不供給他們自己的道具，鉄釘，『磨物』，硬紙，房租，電費等等，在他把這些事實告訴了我以後，很明顯地看出他的三十先令是一個緊縮的數量哩。

「可是在這種生意忙的時節，究竟有多少日子可以使你賺到三十先令這樣高大的工錢呢？」我又問他。

「四個月，」回答是這樣；他又報告我說，在其餘的八個月中，平均是每星期「半金磅」至「一金磅」爲止，這等於是兩塊半至五塊錢爲止。目前的這一星期，已經過了一半，他賺到四先令，也就是一塊錢。然而，據我所知，這正是頭等血汗勞動之一種。

我向窗子外邊瞧了一瞧，從這裏可以看得見鄰近的建築物的內庭。可是那兒是無所謂內庭的，或許倒是可以說，牠們是被平房的小屋和牛棚所遮着，在其間人們居住着，這些小屋的頂上，遮蓋着成堆的垃圾，有幾處簡直積到兩尺厚——這是從二樓和三樓的內窗裏傾倒出來的。在那兒，我會看到些魚骨，肉骨，棄腸，傳疫的襪布，破舊的靴子，壞了的陶器，以及人類的豬圈中的一切廢物。

「這是本行生意的末年了；他們要購用機器來開除我們了，」當我們全部地裸

着我們的胸脯，重行通過青年的爛賤的生命之間而跨向婦人那兒去的時候，一個苦汗勞働者很悲傷地說。

接着，我們在摩烈孫(A. Morrison)的「賈高(Jago)之子」居住着的貧民窟之所在，拜訪了倫敦市工部局所建設的市房。這些市房裏面比從前住下了更多的人數，總算更增進了不少健康狀態。然而這兒居住着是些高級的勞働者和手藝人。貧民窟居住者祇得飄泊出去，不是擠入其他的貧民窟，便是組成新的貧民窟。

「可是現在，」這一個工作迅快得令人眩目的苦汗勞働者，康強的工人，說，「我來把倫敦的肺指出一個來給你看。這就是斯璧塔爾菲爾特公園。」他說及「公園」這個名詞的時候，很有些嘲笑的意味。

基督教堂(Christ's Church)的影子橫斜地落在斯璧塔爾菲爾特公園，就在基督教堂的影裏，又在午後的三時，我目擊過一個光景，這我簡直不願和牠再見的。這公園比起我家薔薇園還要小，而且園中又是花卉絕跡的。唯有一點草類在這兒生長

着。據倫敦市一切公園的通例，都有銳利的尖刺的鐵垣繞着，這樣，原是使一般無家可歸的男女不致潛入夜公園內去睡覺。

當我們踏進公園門的時候，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婆子走過我們的身傍。牠跨着頑梗的步態，像有軟病的神氣，帶着兩個掩蓋着一塊囊布的兩大包裏，宕在她的身前身後。牠是一個女浪人，一個無可歸宿的孤魂，而其慘敗的殘骸，經過救貧院的門口時，却還保持着牠的獨立精神，她像蝸牛一樣地拖回家去。在這兩個囊布掩蓋着的包裹之中的是牠的家財，牠的衣裝，襯衫和女性所有的重要用品。

我們走入了沙礫鋪着的狹窄的步道。在長凳的兩端，排列着一羣慘痛的人們，這個光景給杜雷 (Dore) 描繪起來，一定會比他從前的成就還要加添惡魔的想像力的飛騰。這是一團的破布和垃圾。種種醜惡的皮膚病，斬傷，打壞，淫邪，無禮，穢褻的醜形，獸性的面相的混和。一陣陰溼的冷風吹來，這些生物緊縮了身體的大部分在襤褸布之中，睡覺或是想睡。這兒是有一打婦人之多，年齡在二十至七十之

間不等。其次，一個生後祇九個月的嬰孩，平臥在堅硬的長凳上，既沒有枕頭，又沒有被絮，更沒有任何照顧他的人。再其次，又是半打的男子，有的挺直身子坐着，有的背倚着背，大家都在睡眠。還有一個地方，家族一團，一個孩子躺在他母親的懷抱中，她的丈夫，或者也可說是同棲者，在蠢蠢然地修補一隻破靴。在另一個長凳上，一個婦人拿着一把小刀在修理她的襦襖衣服上的破綻，還有一個婦人，拿着鍼線在縫住一些裂口。旁邊，一個男子抱着一個婦人在他的懷中睡着。再走一步，又是一個男子，他的頭部枕在一個不滿廿五歲的同睡着的少婦的膝上，他的服裝滿塗着溝渠中的污泥。

對着這種樣子的睡眠，我疑惑起來了。究竟爲什麼他們之中的什九都在睡眠或者想睡眠呢？我可是不知，直到後來纔明瞭了。這是權威者的一種鐵則，就是凡係無家可歸的浪人、大概是禁止夜眠的、在步道上、基督教堂的行廊傍邊、有一列巍峨的石柱高聳太空，同時在這兒更有一列的男子躺着在睡眠和假寐，他們都深陷

在迷惘之中，雖然有我們的闖入，也不容易被驚醒或是好奇起來。

「倫敦的肺癆？」我說，「決不是的，這祇是一個膿瘡，一個化膿的疔瘡罷了。」

「哦，你究竟爲什麼要把我帶來這兒呢？」這個熱狂的少年社會主義者對我盤問起來，他的優美的面孔因心痛和胃病的交加而發白了。

「在那邊的那些婦人們，」我們的嚮導說，「就是拿三兩個辨士或者甚至一塊宿麵包都會賣身啦。」

他帶着一種恬然的冷笑說了這句話。

我。可。是。不。知。道。他。還。要。說。些。什。麼。話，因爲病人喊叫着，「願上帝讓我們走出這兒罷。」

第七章

維多利亞十字勳章的獲得者

救貧院的臨時收容所是不容易走進去的，這事情給我發現了。截至現在，我已經營試過兩度，最近我還想嘗試第三次。第一次我在晚上七點鐘出發，囊中帶着四先令。在這裏，我犯了二重的錯誤。第一，臨時收容所的收容者必定是極貧者，因為要厲行身體檢查，所以他不得不是極貧者；四先令，僅僅是四辨士，已經充分的可以取消他的資格。第二，我犯了遲到的過失。晚上七時對於一個被救恤者的需求一個寢床，在一日間未免是太晚了。

爲着玉食的天真的人們，容我把臨時收容所來加以一番說明罷。這是一個建築

物，凡是無家的，無床的，無錢的人，如果他是幸運，便可以臨時地棲息他的倦乏的骨頭，然後於次日再做奴隸的工作來報答牠。

我的第二次企圖走進臨時收容所的躍試，開始得更加榮幸了。在中午的時刻，我就出發，同伴的有熱狂的少年社會主義者和另一個友人，我囊中的所有就祇是三辨士。他們領導着我走入了法衣脫却貝爾救貧院，我從一個可愛的街角上眺見到牠的建築物。這時正是午後五點多鐘，可是羣衆已經形成了一條憂鬱的漫長的行列，繞着建築物的角落，向着眼見不到的方向展開下去。

這簡直是一個最慘澹的景象，男子和婦人爲着夜來的安寢，忍着夕暮的暗寒，我承認這差不多是使我喪氣失神的。好像齒科醫生門口的少年一樣，我突然發現爲什麼要到別處去的種種根據。不少心理鬥爭的暗示大概已經呈露在我的面上，因爲我的一個同伴說，「用不着害怕；你是熬受得下來的。」

毫無疑義的，我是熬受得下來的，我甚至感覺到我囊中的三辨士對於這一般窮

人簡直是等於王者的財富，並且爲免除招怨起見，我出空了所有的銅幣。隨後，我向我友人告了別，帶着一個驚悸的心懷，步下街去，佔住了行列的末席。這看來是多麼的慘澹，這一行列的貧民正在走向急速度的死了；這種慘澹的程度，我連在夢中都不曾經見過的。

我的傍邊，站立着一個肥碩的倭男子，健強而且有元氣，雖然是上了年紀，精壯的形像，長年間的太陽的曬炙和風雨的侵淋，他顯然是一個海員的面孔和眼臉；頓時我這兒會有一段吉百林的『流刑囚歌』傳來了：——

『肩。膚。之。烙。印，

鐵。索。之。鱗。傷；

鞭。笞。之。殘。痕，

不。治。之。重。創；

望。穿。海。中。日，

雙眼視茫茫；

我今何所得？

唯此是酬賞！

我的推測是如何的正確，這節詩句又是如何的恰當，你們當會知道。

『我真不願忍受下去了，我真不願，』他對着立在側面的那個男子抱怨地說。

『我要用一管大鎗來把窗子打得粉碎，進裏面去拘留兩個禮拜。這麼一來，我便可以得到一個安居的地方，而用不着害怕什麼，還可以得到比你在這兒所吃的還要精美些的食物哩。雖然我要少吸烟草了。』這是一點事後的感想，說得非常追悔而又斷念了。

『我現在已經接連着兩夜在外面了，』他接下去說：『前晚上皮膚都淋得溼溼的，我真忍受不下了呢。我快要老了，終有一天早晨會發現我是死了的啊。』

他向我射着猛烈的熱情說：『好孩子，你總得不要使你變老罷是，死在年輕的

時代罷，或許你會達到這種結果。我真的這樣告訴你。我今年八十七歲，極像男子漢那樣的爲國服務。這三條「記功紋」和維多利亞十字章，就是我的受賜品。但願我死了罷，死了罷。我告訴你。如果我夠能早死一天就好一天啦。」

眼淚湧上他的眼睛來了，正在旁人想要撫慰他之前，他却開始唱起了一支輕快的海軍歌，彷彿在這世界之中，沒有這一種傷心事似的。

兩夜的街頭暴露之後，等待着走入救貧院的行列中去的時候，他就講述這種故事，給予了一些勇氣。

少年時代，他已經列名在英國海軍，忠實而且勤懇的服役凡四十多年之久。人名啦，時日啦，艦長啦，軍港啦，軍艦啦，演習啦，戰爭啦，都從他的嘴唇上平穩地流了出來，我可是不能一一地把他們記憶得出，因爲在救貧院門口，我是不便摘記的。他曾經參加過「第一次中國戰爭」，這名稱是他自己採用的；也曾經應募於東印度商會，以及在印度的十年間的服役；其後，當英國海軍譁變時期，他又重返印

度；參加了緬甸戰爭和克利米戰爭；這一切的戰爭，他所擔任的征役和勞動，都是忠於英國皇旗的。

隨後，一樁事件發生了。如果追跡到牠的最初的起因，那是一件細小的事情：或許是大尉的朝餐對他不滿；或許是他前晚遲起；或許是宿債迫緊；或許是艦長言忤於他。總之，在這個特殊的日子，大尉是生氣得很。這水兵呢，和其他的士兵弟兄們正在裝置前桅哩。

現在你們注意，這水兵在軍中服役了四十年以上，賜有了三條的『記功紋』，授得了維多利亞十字章，緣於他的顯著的戰績；這麼看來，他決不是一種不良的水兵。大尉是生氣了；大尉又罵了他——當然，決不會不是惡罵，這是涉及他的母親的。我在少年時代，如果這麼一種侮辱母親的話發生的時候，我們便會像惡魔一樣的打起仗來，這是我們少年的憲法；而在世界之一的我國，也有很多的人因為罵了人家而至喪失他們的生命。

雖然，大尉確是對着水兵施了一頓惡罵。恰當這個時候，這水兵的手中正拿着一根鐵棒。他頓時在大尉的頭部痛擊了一頓，也就把他從前桅那兒打落到海裏去了。

隨後，借用他自己的話罷：『我知道我幹了的是什麼一回事。我知道軍紀，所以我對自己說：「賈克，我的好孩子，事情就這樣算了罷；」就這樣算了罷。於是，我跳在他的背後，我決計和他一同溺死好了。這時候，旗艦上的槳篷船向舷側駛行過來了。我們登上了船頂，拘住了他，又把他痛打了一頓。這樣纔平息了我的氣焰。如果我那時不打他，我倒可以抵賴一下，在我發生了這樣的事變之後，我可以說我是跳下去救他的哩。』

於是軍法會議便開始了，或者就另起一個海軍審讞的名目也可以。他背誦他的判決書，「字」字地，好像牢記在心並且憤懣地溫習了好幾遍。其結果因為對上官（不必定是紳士）要有紀律和重視，所以在人格上犯罪的士兵都須科以刑罰。也許降

落一級，退而爲普通水兵；也許停止發給賞金；或則褫奪賜與恩俸的權利；或則退回維多利亞十字章；或則予以初犯的品行證明書而開除軍籍；或則處罰他五十鞭笞；又或則禁錮他兩個年頭。

「我巴不得就在那天溺死啊，但願上帝早把我溺死就好啦，」當行列發動而我們走向角落去的時候，他這樣地下着結語。

其後，入口處宛在眼前了，從這入口的地方，被救恤者都一捆一捆地被收容進去了。而在這兒，我知道了一點驚人的消息：今天是星期三，任何人非到星期五之晨不得釋放。又，哦，你們這些吸煙鬼注意一下罷：我們是不准帶入一片煙草的。這在我們入口的時候，便不得不服從的。有時候，據說你如帶了煙草去，非要到出門的時候纔還你不可，有時候，甚至全部消毀。

這個老水兵給了我一個教訓。他打開了他的煙袋，把一點少得可憐的煙草放在一張紙上。這是嚴密而且穩妥地包藏着，並從襪子裏塞進鞋底內的。我的那片煙草

塞在鞋底裏面，不吸者凡四十小時，這種苦痛是無論任何吸煙者都會體驗出來的。

幾次三番地，行列動了又動，我們也緩而不却地走近便門那兒去。恰當我們站立在鐵格子旁的瞬間，一個男子從下首出現了，老水兵俯問他，——

『他們還要放多少人進來啊？』

『廿四個，』回答是這樣。

我們熱切地瞰着前方，計數着。在我們前面的却有卅四人。絕望和驚愕的神氣在我周圍的人們的面孔上呈現着。不僅肚子挨餓，而且分文莫名，夜間又無眠，睜眼在街頭，這總不是什麼有趣的事情罷。可是我們還繫着懸空的希望，直到十個人留着站在便門外的時候，司閘更竟悄然離開了我們。

『滿員了，』當他閉門的時候，他這樣地說。

這個老水兵，八十七歲的老耄，急步地像電光似的在拼命找求一夜的宿所。我和其他兩人（他們很熟悉臨時收容所的事情），站在一塊兒商談我們的去處。他們決

定要到離這兒三哩路遠的樸伯拉救貧院 (Poplar Workhouse)，於是我們動身去了。

我們繞到拐角上的當兒，其中的一個開口說，『我今天以為能夠進這兒的哩。

我是一點鐘來的，行列也正在那時候開始組合起來的哩——朋友們啊，這原是他們的本來的面目啊。他們每晚每晚老是收容着同樣的那幾個人。』

第八章 車夫與木匠

這個車夫，帶着一副整潔的容貌，滿面的鬚髯和修剃了的上唇。在合衆園裏看來，我簡直會把他誤認爲一個熟練工人乃至小康農民之間的一流人物。這個木匠——當然，我祇把他認爲一個木匠罷了。他看來是瘦削而且頑強，具着一雙觀察深刻的精銳的目光，以及四十七年來從工役中訓練出來的兩隻善於執掌傢具的手。這兩個人的主要的難題，就是他們年紀老了，而他們的兒女們不但不會長大起來返哺他們，反而早已與世長辭了。他們的年齡是給他們以影響的，同時他們已經從產業的漩渦中被逼出來，他們的地位也已經被年輕而且強健的競爭者剝奪去了。

這兩個入，被屏於法衣脫却貝爾救貧院之後，便和我們同赴樸泊拉救貧院去了。沒有什麼表示，他們在想，不過湊巧，這是留傳給我們的一切罷了。這是樸泊拉，否則也許是街道和黑夜罷。他們倆都抱着一張寢床的熱望。因為借他們的話說起來，他們是『差不多倦死了。』這五十八歲的車夫，接連三天沒有睡眠的地位了，至於這六十五歲的木匠也已經五夜不在家裏睡眠了。

可是，哦，親愛的同情的人啊，你這有血有肉的人啊，夜夜都會有雪白的床被和通氣的房間等待你歸去的人啊，如果在倫敦市街上過度一個懨懨的長夜，那是多麼的難受，我怎忍向你訴告苦衷呢？你請相信我，在東方發白以前，你完全覺得一千個世紀已經來復了呢；你定會全身發戰起來，非經根根痛筋痛停之後而準備大聲高呼不可呢；而且你定會忍受如許多的苦痛而猶活在人間，因而自己驚異起來。如果你休息在長凳上，閉着你的倦眼，那麼，巡警便會來驚醒你，厲聲地命令你『滾蛋』。你或者可以在長凳上休息一回，然而長凳是又少又稀；但如果休息作為睡

眠，那麼你就不得不走開，拖着你的疲憊的軀體，穿過無盡的街道。又如你是在絕望的狡猾之中找得了一些空漠的小道或暗黑的巷術，來橫陳你的身體，那麼，這個無所不在的巡警便會用同樣的手段來把你驅斥出來。這種驅斥，就是他的生活。你是不得不被驅斥出來，這正是權威者的定律。

可是黎明到來，夜魔散去的時候，你便引你回家去休養一下，你定會把一生中的冒險的故事向你的素心的朋友們講述起來，一直到死纔罷休。這定會成爲一個偉大的故事。你的僅僅八小時的通宵，定會成爲一冊奧狄賽，而你也就成爲一個詩人荷馬。

然而，這兩個和我同赴樸泊拉救貧院去的無家可歸的浪人，全然不是這樣的。而且這一夜，倫敦全市，和他們境遇相同的男女，達三萬五千之譜。你上床的時候，請不要記着這個數目罷；如果你依照理性而心軟起來，那你怕不能像平時那樣安眠的。然而六十，七十，以至八十歲的老頭兒，營養不良，無血無肉的老頭兒，

夜不休息地歡迎黎明，白天裏又如狂一樣的探求麵包之屑，再加以無情的黑夜來脅迫他們，同樣的苦境持續着五天五夜——哦，親愛的同情的人啊，有血有肉的人啊，你怎麼能夠理解呢？

我擠在車夫和木匠之間，走上了梅爾恩特路 (Mile End Rd.)。梅爾恩特路是一條寬闊的大路，截斷着東部倫敦的中心，而且有數萬的外鄉人住在那兒。這一點我得告訴讀者，唯其這樣，你們纔或者會把我在下列一段裏所要節寫的事物完全地賞識出來。我說過，我們沿街走着，但當他們逐漸傷心起來而詛咒英國的時候，我也和他們一同詛咒起來，正像一個美國的浪人擱淺在一個怪異而又可怖的國境內一樣。然而，我正要使他們相信，而且也很相信了，他們把我認爲一個『海員』，並且以爲我是在放蕩的生涯中浪用金錢，在岸地上屢次地像一般海員們似的失去衣服，至在探索海口的時候，更是一時地窮迫。這是表明了我對於英國一般事情和特殊的臨時收容所的不熟諳，同時也顯示了我對於這些事物的好奇心。

那天車夫據說是沒有吃過什麼東西，所以他的步子趕不上我們，木匠雖是瘦而又飢，雖是淒然地在風中翻飛着他的鼠色的破外套，却還是跨着悠長的不倦的步伐，這使我猛地聯想起大平原產的狼類。他們倆在一邊走路一邊談話的時候，老是注視着鋪道，時時刻刻地，其中的一人會俯下身子，拾起一點東西，其間却從不放鬆一步。我以為他們總是在拾取雪茄或紙煙的棄蒂，最初並不加以注意。後來我纔真的注意起來了。

從多泥的唾痰的階道上，他們在拾取橘皮蘋果皮和葡萄梗而推入口中。他們又亂用他們的牙齒，咬開青梅核而吃核心。他們又拾取豌豆大小的被拋的麵包屑，泥塵似的黑黑的蘋果核，人家簡直不會把牠們當作蘋果核看待，而這些東西竟然會給他們送進口內，而又吞嚥下去了；況且這事情的發生是在吾主耶穌降生後一千九百零二年八月二十日晚六七點鐘之間，同時又是在全世界所少見的最偉大的，最富饒的，而且最強盛的帝國之中心。

這兩個人交談着。他們並不是傻子，却只是老了一點。他們既是拿着鋪道上的殘物充飢，當然他們談論着血腥的革命。他們的話，好像是無政府主義者，狂信者和瘋子的話。然而有誰能夠見責他們呢？誰說是我那天飽食了三頓好飯，雖說是我能佔得隨意可睡的一張暖床，雖說是我抱有關於事物之緩進的發展和變遷的社會哲學和進化觀念——雖說是有了這一切，我却承認我覺得有和他們談話的動力，要不然我就只有緘默。可憐的傻子啊！革命是不會在他們這一流人物中間孕育得出的。他們死後入土的時候，離此刻已經不遠了，而其他的傻子們却依然像他們沿着梅爾恩特路走向樸泊拉救貧院去的途中從唾痰的鋪道上拾取殘物的當時，還是同樣地談起血腥的革命的話來哩。

因為我是一個外國人而又是青年人的關係，車夫和木匠都給我說明種種事物，同時也給我幾句忠告。他們的忠告，在這兒提出一下，是簡單而且扼要的；這就是說，勸我離開英國。『但願上帝允許我早一點，』我斷言着；『我祇要攀到高處，

不再給你們望見我的痕跡就好了。」他們對於我的言語感到一種力量，不過不會理解，終於同意地點頭罷了。

「實實在在地把人家逼爲一個違心的罪犯了，」木匠說。「譬如我年紀老了，年輕的小伙仔就來奪取我的位置，我的衣服也越穿越破爛了，活計更是越加難於找到了。我祇得闖入臨時收容所，以求一宿。我不得不在下午兩三點鐘走到那兒，否則我就不能進門。你看我今天的情形罷。這有什麼機會給我尋覓工作麼？就說我是走進了臨時收容所又怎樣呢？明天就是收容了我，但是到了後天早晨，又將放我出來了。那時候又怎樣呢？根據法律說來，那晚上凡是十哩以內的收容所，我就不能再進去了。我那天總得趕緊起來，準時地步行到那兒。這又有什麼機會給我尋覓工作麼？就說我沒有步行罷。就說我去尋覓工作罷？很迅速的，夜又來了，却依然是沒有寢床。於是通宵沒有睡眠，沒有食物，到了天明，我又怎麼再能夠尋覓工作呢？祇得睡倒在任何公園內，（基督教堂和斯璧塔爾菲爾特的幻影在我心中強烈地

浮現出來」找一點東西來吃。我就在那種情形之中了！衰老了，低陷了，也沒有再起的機會了。」

「這兒向來有一個專收通行稅的木門，」車夫說。「我拉車到現在，已經付過多次的通行稅了。」

「我在兩日之間，本來有三頓半辨士的麵包，」木匠的會話經過了相當的停頓之後說。「其中的兩個在昨天吃掉了，第三個是今天吃的，」他在經過了另一相當的停頓之後又下着結論起來。

「我今天還沒有吃過東西哩，」車夫說。「我是困倦到極度了。我的大腿也痛得有點可怕。」

「你在「施食所」裏得來的麵包是這麼硬硬的，一杯以內的水量是不容易吞得下去的，」木匠爲我加了這個說明。及至我把「施食所」這個字去詢問他的時候，他回答說，「臨時收容所。這是一個術語，你應該知道。」

但是令我驚異的，是他的會用「術語」兩字，這個字彙在我們分手以前，我覺得是不尋常的。

如果我們勝利地闖入了撲伯拉救貧院，我不知道將受何種的待遇，我所以把來詢問他們，就在他們中間，給我供給了種種的資料。入門之際，先打了一個冷水浴，然後再來一塊六兩重的麵包和三分的薄粥。這兒所謂三分，意思即是一杯的三分之一，而薄粥呢，也就是六杯雀麥粉調入三杓半的熱湯而成的一種液質。

「我猜想，是牛乳和砂糖罷？是銀匙罷？」我問。

「用不着害怕。鹽是有的，我見到很多的地方都不用什麼銀匙的。祇要你把牠舉起來，吞下去，像一般人所做的樣子就是了。」

「你在哈克南纔真能吃到美味的薄粥呢，」車夫說。

「哦，妙味的薄粥啊，那種粥——」木匠嘖嘖地稱羨着，很流舒地面面相覷。

「還有那東部的聖喬琪飯店的麥粉湯呢，」車夫說。

木匠點着頭。他是已經把這一些都嘗過味兒了的。

『那麼還有什麼沒有？』我追問。

據說我得直接地奉命上床去了。『到天明五點半鐘再來叫你起床，喝一點「飲料」——如果有什麼湯羹一類的東西。然後吃早餐，和晚飯一樣的，仍然是三分的薄粥和一塊六兩重的麵包。』

『不一定是六兩的，』車夫修正着。

『不是的，不是；大部分那種酸味，你是很難上口的。最初我吃不慣薄粥和麵包，可是現在不但能吃自己的一份，就連人家的一份都能夠包辦下去了。』

『我能夠吃人家三份呢，』車夫說。『可憐今天我還沒有吃到一點東西哩。』

『那麼，還有什麼沒有？』

『那麼，你得幹你的工作，摘取四磅重的麻根，或是清拭和打掃，或是敲滿一千至一千二百磅重的石子。我用不着打石子的工作；你想我是六十歲以上的老頭兒

了。雖然是這樣，他們還是要你幹這種工作的。你現在是年輕而且強健哩。」

「我所不甘願的，」車夫呻吟着，「就是把我關緊在小間裏去摘取麻根。這未免太和監房相像了。」

「可是，當你睡過了一夜，而你倒不願去摘麻根或打石子，或者甚至不願幹任何工作，那怎麼樣辦呢？」我問。

「用不着害怕，你得再三拒絕的；他們會來收留你的，」木匠回答說。「老兄，他們是不願叫你重試的呢。」

「後來晚飯開了，」他續說着，「八兩重的麵包，一兩半重的乳酪，和一杯冷水。然後給你放工，來吃晚飯，和先前一樣，仍然是三分的薄粥和六兩重的麵包。然後給你上床，這是六點鐘了，到了明天早晨，如果你已經完成工作，那麼你便可恢復自由了啦。」

我們早已離開梅爾恩特路很遠了，穿過一條狹窄的曲折的陰路之後，來到了橫

泊拉救貧院。在一座低矮的石牆上面，我們展開了我們的手帕，同時各人在手帕中，包起了他在世間所有的一切財產，不過他那襪底的烟草却是例外。於是，太陽的殘輝從淡褐色的太空裏沉退下去，無情的冷風吹蕩起來，我們就提着我們的可憐的小包裹，在救貧院的門口成爲一個被棄的集團而站立着。

三個勞働少女走過來了，其中的一個很同情地瞰着我；當她過路的時候，我目送着她，她也仍然很同情地回顧着我。對於這兩個老頭兒，她却並不注意。哦呀，她對於我的年輕，我的神氣，我的強勁表示了憐情，可是對於那兩個站在我身傍的老頭兒却没有同情啊！她原是一個年輕的婦人，我也是一個年輕的男子，就由於微妙的性的衝動，激起了她對我的同情心，而把她的情緒陷於最低的等級。對老人們的同情是一種博愛的感情。尤其救貧院的門口是老人們常到之處。因此她不表同情於他們，而給我獨垂青眼，所以三人之中，就有了至少適合或絕對不適合的差別。在倫敦市，白髮並不是膺着榮譽一同葬入墳場的。

門之一邊是一個電鈴的拉手，在另一邊，又是一個電鈴的揷鈕。

『拉電鈴罷。』車夫告訴我。

正像我平時在任何人家的門口一樣，我拖出了拉手，響起了一陣轟聲。

『哦！哦！』他們同在一種驚懼的聲調裏叫喊着。『不要拉得這麼起勁啊！』

我就放下手來，而他們却責疑地瞰着我，彷彿我損失了他們的一張寢床和三分薄粥的機會似的。誰也沒有走出來。好幸運，這是拉錯了的電鈴，我這時纔覺得舒服一點了。

『觸一下揷鈕罷，』我向木匠說。

『不，不，等一回兒，』車夫迅急地打斷了話。

從這一點上面，我歸納到了一個結論。這就是說，一個救貧院的門房平常祇有七磅至九磅的年薪，倒也是一個矯枉而且重要的人物，被救恤者要去奉承他，那簡直是難之又難了。

因此，我們守候着十倍長的時間。這時候車夫纔偷偷地伸出了食指去觸摸鐵鈕，又儘可能的輕輕地匆匆地推動了一下。我一逕見慣期待的人們，在那兒有生死的有關的危機局之中；可是急迫的懸念在他們的面部上所呈現的，倒不會比這兩個人的面部上所呈現的來得顯著，而他們倆祇是在等候着門房的到臨。

門房出來了。他僅僅瞰了我們一下。『滿員了，』他說時就把門帶上了。

『再等一夜呢，』木匠呻吟着。在陰暗的光線裏，車夫看來是含着灰色的悲傷的神色。

不分皂白的慈善是有害的，職業慈善家如是說。那麼，我決意有害罷。

『來，拿出你的小刀，到這兒來，』我向車夫這樣一說，便把他領到一條昏暗的小道上去了。

他合着一副驚惶的狀態望了我一眼，竭力想引回原路。也許他把我認做了一個抱着老驟的被救恤者的傾向的現代殺人犯。也許他以爲我是誘引他實行或種極端的

罪孽的同謀者。無論怎樣，他總是恐惶極了。

這是不能忘去的，最初出發的時候，在我內衣的腋下，我曾經縫入了一磅金子的。這是我的萬一的準備金，現在就是我需用牠的第一次了。

在我演完賣藝者的曲藝和顯露內衣中的金幣以後，我纔得到了車夫的助力。這時他的手是在發戰，我深恐他要來切死我而不切針線，因此我不得不把小刀拿去，自己動手割裂起來。金幣終於滾出來了。這在他們的餓眼中是一筆橫財；於是我們頓時跑到最近的咖啡店去了。

我自然不得不向他們說明，我自己僅僅是一個研究者，一個社會科的學習者，無非是想出來看看另一部份的人間是怎樣的生活罷了。他們頓時便噤若寒蟬了。我不是他們的同類；我的談鋒轉換了，我的聲調也變動了，總之我是一個優越份子，而他們却是飽於階級意識的份子。

『你們要吃些什麼。』當堂官走來問吃什麼東西的時候，我問。

『兩薄片，一杯茶，』車夫溫和地說。

『兩薄片，一杯茶，』木匠也溫和地說。

暫停了一回兒，我思考起這件事情來。這兒的兩位，都是我邀約到這咖啡店裏來的。他們早已見過我的金幣，當然能夠明瞭我決不是什麼被救恤者。那一天，其中的一個人祇吃過一塊半辨士的麵包，另一個人還至今沒有吃到什麼東西呢。然而他們祇點呼了『兩薄片和一杯茶』——兩個人祇各自點呼了兩辨士的東西。所謂『兩薄片』就是指兩薄片的麵包和牛油而說的簡單話。

這種卑屈的謙遜，是和他們對救貧院門房所取的態度全然相同的。我可不願意有的。一樣一樣地我多點了幾種食品——雞蛋，鹹肉片，又是雞蛋，又是鹹肉片，又是茶，又是麵包片，等等——他們始終是謙然地拒絕着，只是東西一到的時候，却又狼吞虎嚥般的很快地吃下去了。

『這是我最近兩星期內第一次喝到的茶哩，』車夫說。

『美味的茶啊，那個——』木匠說。

他們各自飲了兩杯茶，我說這種茶簡直是濁湯罷了。這好比陳麥啤酒之於香檳酒差不多一樣。不，這只是染色的水罷了，實際上一點都不像是茶。

在最初的驚愕之餘，如果去觀察他們食後的影響，這簡直是奇妙的。最先，他們是陰鬱的，而且幾次三番地說到他們都會經企圖自殺的事情。這車夫在沒有一星期以前，還曾經站在橋頭望着流水而思考過這一問題。木匠熱烈地主張着，在水裏投身決不是一個好的法門。他相信他自己。是甯願奮鬥的。一粒子彈是比較地『敏捷些』罷，可是他怎麼忍心在這太陽之下亂射手鎗呢？那倒是一個難題。

他們在熱『茶』灌飽的時候，漸漸地快活起來了，本身的話越講越多了。車夫從前有妻又有兒，現在只留贖着一個兒子，他已經長大成人，而且幫他做小本經紀了。那知道災情就發生了。這個三十一歲的兒子，却因為天花而斷送性命了。兒子死了不久，父親接着自己也染熱病，在醫院內診治了三個月。他這時受了致命傷。出

院來，他非常衰弱，再沒有少壯的兒子站在他的身畔，他的小本經紀的事業就一天一天地慘澹下去了，連一分錢都不留了。這不幸的事件發生了後，一切的企圖都無從着手了。老人家再沒有重新經營的機會了。一切的朋友都窮困得不能幫助他。當人們爲着最初的加冕式的行列設備參觀席的時候，他曾經找過事情。『然而我所得到的却是痛心的回答：「沒有！沒有！沒有！沒有！」連我夜眠的時候，這句話還是在我的耳鼓內響着，老是同樣的：「沒有！沒有！沒有！沒有！」就是上星期內，他又見了哈克南地方的一個廣告，但當他前往應徵的時候，把年紀報告過後，他們就回答他，『哦，太老了，實在太老了啊！』』

木匠本是在軍隊中出生的，他的父親曾在軍中服役了二十二年。同樣，他的兩個弟兄也加入過軍隊；其中的一個是輕騎兵第七隊的軍曹長，亂後死在印度的；第二個在東方服役於羅伯特將軍麾下凡九年，終於在埃及失蹤了。木匠自己並不會加入過軍隊，所以他至今還在這兒，依然生存在這地球上。

「可是，給我伸出你的手來罷，」他一面說着一面扯開了他的破爛的內衣。「我是只配解剖師來利用一下的了，就是這樣罷了。先生啊，我是衰弱了，真的，因為缺乏食物的緣故，我是衰弱了呢。你試摸我的肋骨，你就會明白了。」

我伸○手○到○他○的○內○衣○下○面○，○觸○摸○了○一○下○。○皮○膚○像○羊○皮○紙○張○緊○在○骨○頭○上○面○一○樣○，○我○所○得○到○的○感○覺○，○全○然○像○是○人○的○手○摸○在○洗○衣○板○上○一○樣○。

「我曾經飽嘗過七年的幸福，」他說。「我有過一個良好的老婆和三個美麗的女孩子。可是她們都亡過了。猩紅熱把她們母女三人在兩禮拜之中都害死了。」

「從今天以後，先生啊，」車夫一面說，一面指着食桌，竭盡心力地想把這場談話轉移到歡暢些的方面去；「從今天以後，我再也不能吃救貧院裏的明天的一頓朝飯了。」

「我也不能，」木匠同意地說，隨後他們談到口腹的嗜好，以及他們昔日的可敬愛的妻子們所烹調的精美的菜肴。

『我曾經三天沒有吃過一餐，』車夫說。

『我呢，有五天哩，』他的同伴一面添說着，一面却回想得蒼白起來。曾經在這五天之中，除了一點橋皮以外，就沒有東西放進胃囊了，而且殘酷的大自然都不肯給我設法，先生啊，我是差不多死去活來了。有時我在夜街上東漂西泊，我拚命起來，我下了決心，與其失掉鞍子，毋甯牽個馬兒來。我的意思，你總明白的罷，先生啊——就是說，去充當大強盜。但是一到朝晨，我依然是故我，在這饑寒交迫之餘，我連縛雞的能方都拿不出來了呢。』

當他們的可憐的生活器官吃飽了食物的時候，他們便開始擴張聲勢而大談政治了。我祇可以說，他們所說的政治和普通的中間階級差不多，不過比我以前聽到過的幾個中間階級所說的要明確一點。而令我驚異不止的，却是他們在這世界，及其地理和國民衆及現代的歷史和最近的實事的要求所受的支配。我說過，他們決不是傻子，這兩個人決不是傻子。他們僅僅是年老，同時他們的兒女也沒有負責成長起

來相處於爐邊罷了。

還有一個最近的實事，當我和他們在街角上告別的時候，我把兩先令送入他們衣袋內，保證着晚上有床可眠，他們便充盈了快樂的情感。我燃上了一枝紙烟，正要拋掉那點燃着的火柴，這時候，車夫便來接取了去。我把火柴匣遞給他，可是他回答着說，「不要緊，用不着多浪費火柴了，先生。」當他把我方纔給他的紙烟點燃着的時候，木匠又迫不及待的裝滿了煙斗，想來使用同一根未熄的火柴了。

「浪用是沒有道理的，」他說。

「不錯，不錯，」我一面說着，可是一面却想起了我所觸摸過的洗衣板似的肋骨了。

第九章

臨時收容所

首先，我對於我的身體的拖拖沓沓的糟塌，對於我的胃肚的紛紛亂投的糟塌，都不得不向自己道歉。我曾經闖入了臨時收容所，眠倒在臨時收容所，也乞食於臨時收容所；而且，我也曾經從臨時收容所內脫身出來。

自從試入法衣脫却貝爾臨時收容所兩次失敗以後，我就很早走開，在下午三時以前，又加入一個少數人的行列了。他們並不「收容」我們，直到六點鐘纔開始的，在那很早的時間，我挨着第二十號。據那時傳出的消息，總共祇預備收容二十二入呢。近四點鐘時，行列中已有三十四人，這最後的十人不知道要用何等的一種奇

蹟，纔維繫得住『闖入』的薄弱的希望呢。其後，更多的人來了，瞰着行列中的一批人，便悵然而去，他們都很有知道傷心的事情，這就是說，臨時收容所是已經『滿員』了。

最初，會話是不緊張的，祇是站在那兒，後來是我右側的一個男子和我左側的一個男子，發現了同時進入天花病院的時候起，纔緊張起來了，雖然，這滿院的一千六百病人，却是已經實施隔離了，然而收容所仍然有所彌補，儘用着冷漠的實事求是的態度討論並比較其更可惡的症候。我聞知普通的死亡率是六分之一，其中的一個是住院三個月，而另一個却是三個月，據說後來他們都『糟糕』了。在這兒，我的肌肉開始生粟，我把他們出院的日子詢問他們。一個已經出院了兩個星期，另一個有三星期了。他們的面部是痘痕斑剝，他們自己却還是否認這件事實，此外，他們還把他們手中和指下的天花的痘苗的存在指給我看。不，其中的一人却爲我證明種痘的事情了，痘苗突然種下去了，忽又從他的肉中傳播空間。我竭力想在我的

衣裳裏面蜷縮我的身體，我還記取着一個心頭的熱切而又無聲的祈望，但願牠不要種在我的肉中來。

在以上的兩種場合看來，我發現了天花的起因，是由於『住宿問題』，也就是說，由於流離失所。他們抱病在身的時候，一逕不斷地作工，同樣地，出院時『分文無着』，這時有慘澹的情形在他們的當前，就是不得不另找工作。至今，他們都找不到什麼工作，於是到收容所裏來『暫息』一下，但這已經是在街頭過了三日三夜之後了。

這似乎可以看出，不僅年紀老了的人們，而且爲疾病和不測所打擊的男子，都同樣地受着非自願的不幸的刑罰的。其後，我和另一個男子談話——我們呼他爲『生囊』——他站在行列的前茅——這當然顯示他是從一點鐘就等待在那兒的。一年以前的某日，當他被雇在一個魚商那兒的時候，他搬運過一隻魚箱，可是箱子沉重得壓倒了他。結局是『闖禍』了，箱子掉倒在地上，人也掉倒在地上的箱子旁邊。

在他被送到第一個醫院裏的時候，他們說這是一種疝氣病，爲減輕他的腫勢，給他擦上了一點凡士林，留院了四個鐘頭，便打發他回去。可是他在街頭還走不滿兩三小時，便仰面倒地了。這次他被送入其他的一個醫院，被縫住了傷口。然而問題是這樣：雇主對於他的雇用人的受傷，不關什麼痛癢，絕對地不關什麼痛癢，甚至當他出院之後，又拒絕給他一點『暫時的輕便工作』。照『生薑』的局面看來，他是一個破產的人了。他的謀生的唯一機會，就祇有苦力的工作了。現在他是不能擔當艱重的工作了，從今以後，直到送命，他的乞食求宿的方法，祇得有待於臨時收容所，施食所和街坊了，災難臨頭了——如是而已。他的背上負載過太重的魚類，而他的人生之幸福的機遇却在帳簿上一筆勾消了。

行列中的幾個人已經到過合衆國裏，他們很願意留在那兒，因爲曾經出境，他們便自咒起他們的愚昧。英國在他們看來，已經成了一個監獄，是無可逃避的監獄了。脫逃簡直是不可能的。他們既不能貯蓄出一點船費，又不能得到以勞力來代船

費的機會。在那種形勢之下，全國真是全然太漲滿着貧窮的怪物了呢。

我正在加入於那種失落衣服和金錢的海員的隊伍中的時候，他們却來和我鬥，並且給了我種種適當的忠告。綜合起來，這些忠告有如下述的模樣：要我一律避開收容所之類的一切地方。那地方是於我不利的。還是向海岸走去，用全力來離開船上罷。如果可能的話，還是出去做工，貯蓄一兩磅金子，這樣，我再來賄賂那艘總管事或是副管事，給我以勞力來代船費的機會。他們羨煞我的年富力強，正因為這樣，他們遲早想要把我驅逐出境。這些是他們所不可能的。暮景和英國的生活難已經早就打擊了他們，所以這兒，勝負是正式決定了。

話雖是這麼說，然而其中也有一個年紀尚輕的份子。我可以斷言，這個男子終究是會證明一切的。他在青年時代，遠渡到合衆國，他住滿了十四年，在這樣久長的時期裏，他祇失業過十二小時。他貯蓄了不少的金錢，變成非常興旺，然後回到故國來了。而現在呢，他也站立在收容所門前的行列中了。

他告訴我說，他在過去的兩年間，充當了一個廚子。他的工作時間是從每天上午七時起，至下午十時半止，逢星期日，更是展到深夜十二時半——共計每星期估去九十五小時，而他的工錢，却祇是二十先令或五塊大洋。

『可是這樣的苦工和這樣長的時間，簡直把我累死了，』他說，『我不得不把這種工作放棄。我本來貯得有一點錢，可是就在吃飯和找求他種工作的期期，又不得不把牠用完了。』

這是他來到收容所的第一晚，他的到來也僅僅是爲着暫息一下。一出收容所的時候，他就要動身到勃列斯妥爾 (Bristol)，從這兒到那兒，需要一次一百十哩的徒步，在他心中想來，那兒總會有船帶他到合衆國去的。

然而行列中的人們，並不都是這類精悍的份子。有幾個簡直是可憐的悲慘的動物，他們是無虛飾而無感覺的，可是無論如何，還是非常地人性的。我記得有一個車夫（顯然是剛纔拖車回來），他在我們的面前停了車，讓他的大有後望的小兒子

迎○奔○前○去○，○坐○上○他○的○車○子○。○可○是○車○子○大○而○孩○子○小○，○所○以○他○幾○次○地○攀○不○上○車○子○。○這○時○有○一○個○形○相○最○醜○惡○不○過○的○男○子○從○行○列○中○間○走○出○來○，○扶○着○那○個○孩○子○坐○上○車○子○。○現○在○，○這○種○行○爲○的○德○氣○和○歡○喜○，○是○在○於○爲○着○愛○而○不○是○爲○着○金○錢○。○車○夫○的○貧○窮○，○是○那○個○男○子○所○知○道○的○；○同○時○，○那○個○男○子○排○在○收○容○所○的○行○列○中○間○的○事○，○也○是○車○夫○所○知○道○的○；○在○那○個○男○子○完○成○了○這○件○微○小○的○行○動○的○時○候○，○車○夫○也○向○他○致○謝○，○甚○至○和○我○和○諸○位○的○行○動○和○致○謝○一○樣○。

還○有○一○個○美○麗○的○感○動○，○是○『○摘○蛇○藤○者○』○和○他○的○『○老○太○婆○』○所○表○演○出○來○的○。○他○早○已○在○行○列○中○加○入○了○半○個○鐘○頭○了○，○這○時○老○太○婆○（○他○的○同○居○者○）○也○來○了○。○她○穿○的○是○稍○爲○綺○麗○的○服○裝○，○在○她○的○灰○色○的○頭○上○戴○着○一○頂○風○打○雨○晒○的○女○帽○，○在○她○的○手○裏○握○着○一○個○囊○布○藏○蓋○着○的○包○裹○，○這○正○表○示○了○她○的○所○屬○階○級○。○當○她○談○話○的○時○候○，○他○就○迎○上○前○去○，○漫○飛○着○的○一○束○白○髮○蓬○蓬○地○吹○上○了○他○，○很○機○巧○地○捲○入○了○他○的○手○指○之○間○，○他○便○適○當○地○把○她○撫○向○她○的○耳○朵○的○後○方○。○從○這○些○事○情○上○面○，○我○們○可○以○得○到○種○種○的○結○論○。○他○不○消○說○是○喜○

歡她的整潔的。他雖是站在收容所的行列之中，他對她還是引爲自滿的，而且深願她對着收容所的行列中的其餘的不幸者也注視一下。可是歸根一句，查察這種種的動機，顯然這是他對於她的一種堅決的愛情；因爲男子對於不中意的婦人大都是不關心於她的整潔不整潔的，而且也不會對着這種婦人引爲自滿的。

但是關於這個男子和他的同居者，我既然從他們的談話中聽到他們都是苦工人，那麼他們究竟爲什麼還要來投入救貧院呢？——這是我的疑問。他自滿着，自滿着老太婆和他自己。當我問他，像我這樣的一個乳臭兒，摘起蛇藤來究竟能賺多少錢的時候，他便秤量我的體格來，說這都是有關係的。許多的人因爲手脚太慢，所以摘藤的工作便失敗了。一個人如要成功，一定要頭腦靈活，手指敏捷，尤其是手指要敏捷。現在，他和他的老婆都很熟手，他們之間可以摘滿一箱而不去睡眠；但是，他們一逕摘了幾個年頭了。

『我有一個同事在去年幹過的，』一個男子說話起來。『這在他是初次嘗試，可

是當他月終回來的時候，衣袋中儲蓄了兩磅又十先令，此後便不再上工了。」

『這兒你要注意，』摘蛇麻者這樣說着，同時他充盈着一股熱慕的調子。『他是敏捷的。他是天生配做那種工作的了，他真是——』

在一個天生配做那種工作的人，做了一個月的工，却祇有一點兒工錢——兩磅又十先令——就是十二塊半大洋！此外，他又沒有毛毯，在露天睡眠和生火，這簡直是祇有上帝知道的事情啊。我對於任何事情，甚而至於摘蛇麻，都不是『天生的』奇才，這些時候，我是很感歎不止的。

在準備着出去『摘蛇麻』的事宜上，摘蛇麻者給與了我很適當的注意，心軟情厚的諸位，萬一你們也陷入於倫敦市的困境之中的時候，這一注意還是同樣地有必要的。

如果你沒有空罐頭和烹飪器，那麼你祇能得到麵包和乳酪罷了。那真是糟透不過的！你如果在把工作認為工作的時候，你一定是時時刻刻地要喝一點熱茶，或是

喫一點菜蔬和肉類。冷竈上面煮不出這種東西的。老弟你怎麼辦呢。一早就須東奔西竄，到垃圾箱裏找來找去，纔會找得出許多空罐頭來，在這裏你可以煮東西。這都是些漂亮的罐頭。其中的幾個簡直是上好的。我和老婆就是這樣地拾來的。（他指着她手執的包裹，她很自滿地點了點頭，含着一副勝利與昌旺，慈柔與自覺的表情，對我微笑。）『這件外套和毛毯一樣好，』他繼續着說，同時提起了外套的邊緣，使我感到牠的厚實。『然而誰知道我還能不久就拾到一件毛毯呢。』

老婆子又點頭會笑了，這一回她感得有一種無疑的確信，他不久總會拾到一塊毛毯的。

『我認爲摘蛇麻這件工作，是一種閒遊，』他歡嬉地斷言着。『這是儲金度冬的一種正當的方法。我所不喜歡的唯一的事情：』——他的聲調就轉爲陰沉了——『就是修漏補屋。』

這顯然可以看出年齡的老人，與這一對精神矍鑠的夫婦是大有關鍵的，當時他

們的手指敏捷，工作迅速，『修漏補屋』也好，但此後繼續進行，就開始有重壓加在他們的身上了。我看見他們的白髮，又考慮着十年後的事情，我簡直不知道他們將怎樣做去哩。

我還注意到另一個男子和他的老婆子都加入到行列中來了，他們倆都是年紀在五十歲以上了。這個老婆子，就因為她是一個女人，准予收容進收容所裏了；可是他是到得遲了，自從在他老婆那兒離散之後，就一夜不眠地浪跡在大街小巷。

我們所站立的街道，在兩側的禿壁之間，大都隔不滿二十呎的闊度。步道更是僅闊三呎。這是一條住宅街。至少，工人和他們的家眷是在或種形式之下在我們旁邊的家屋之中居住着的。而且每天每天，從下午一時到六時，我們襁褓的貧民行列是他們門窗口所窺見的主要的現象。一個工人，坐在我們對面的家門口，在終日的勞働之餘，正稍事於休憩，他的老婆走過來，和他對談起來。門框狹而且小，不能兼容兩人，所以她就站停了起來。他們的小孩子在他們的面前匍匐。這兒是貧民

行列，不滿二十呎的距離——既公開於工人份子，更公開於被救卹者。在我們的足趾的周圍，鄰近兒童們嬉玩着。對於他們，我們的出現是並不異樣的。我們並不是一種邪魔。我們在他們的周圍，猶如磚牆和欄石一樣地普通而又自然的。他們一出娘胎，就眼見着貧民行列，而在他們簡單的生涯中，他們始終眼見着牠。

在六點鐘的時候，行列出動起來了，我們便三個一排地走進去。姓名，年齡，職業，籍貫，窮迫的程度，前夜的『宿所』等等，由管理員像電光一樣迅速地詢問着；我在轉身的時候，我受了一驚，因為有一個男子，突然把磚瓦那樣的東西投送到我的手裏，或向我的耳朵怒叫着，『你可有小刀，煙草，或火柴麼？』

『沒有呢，大人，』我撒謊着，同其他進來的人全然一樣的撒謊着。

當我向地下室走下去的時候，我瞧瞧我手中的磚瓦，我纔明白地看出這兒所謂麵包是一個濫用的名詞。從牠的重量和硬性看來，牠無疑地是不會發酵過的。

地下室的燈火是非常地幽暗，在認出之前，又有旁的什麼男子突然向我的手中

投。來。了。一。個。小。鉢。隨。後。我。走。入。了。一。個。更。幽。暗。的。房。間，。在。那。兒。有。長。檯。方。桌。和。人。們。這。兒。氣。味。惡。臭，。光。線。陰。沉，。鬼。神。低。語，。所。以。更。覺。得。有。點。像。是。冥。土。之。隣。居。

這兒大部份的人們患着足痛病，他們在食事之前，都先把他們的靴子脫下，再把捲在腳上的氈布解去。這就加重了一般的惡氣，同時也就奪去了我的食慾。

在實際上，我演了一個過失了。我在五小時前，曾經飽餐過一頓好飯，而現在我眼前爲要使食物公平，我就該有禁食兩天的必要。小鉢內放着麵包的薄片，一品特(Pain)的四分之三的程度，玉蜀黍和熱湯的混合物。人們把他們的麵包向着散佈在方桌上的鹽堆醮取。我同樣地嘗試了，可是麵包好像在刺住我的咽喉一樣，我便記起木匠的話來，『你喫麵包，必須要有一杯水。』

我走向暗暗的一角去，在那兒我曾經看見人們在取水的。隨後我又回來拿麵包片了。這是粗末的，陳宿的，無味的，辛酸的東西。就是麵包片喫完了後，這種酸味也還是殘留在我的口上，這我覺得特殊地作嘔的。我放膽地熬受着，可是終於被

我的惡心所操縱了，於是五六口的麵包片或麵包也就夠飽了。在我身傍的一個男子，把自己的一份吃完了後，便來分食我的一份，刮取小鉢內的殘餘，看來很像是還要東西吃的樣子。

『我遇到一個闊人，他請了我一頓美餐呢，』我說明着。

『我自昨朝以來，沒有吃過一點東西哩，』他回答說。

『煙草呢？』我尋問。『門房現在可是爲難我們麼？』

『哦，不，』他回答我，『沒有什麼害怕的。進這收容所是一等容易的事情啦。』

你應該去找他們的。先把你搜身摸腰地檢抄一遍。』

小鉢刮了一空，談話便開始了。『這個管理員在這兒經常寫關於我們的新聞，寄到報紙上去發表的，』在我側面的男子這樣說。

『他寫些什麼東西呢？』我問。

『哦，他說我們不好，我們不過是不愛做工的無賴漢。他胡說些我在這二十年

來所聽慣了的老鬼話，而這在事實上是從沒有一個貧民幹過的。此外還有一點話，他說一個貧民怎樣地在他衣袋內帶了一塊麪包皮而再出收容所來。當他看見一個老紳士沿街走着的時候，他把麪包皮拋入了水溝裏去，同時借了這老紳士的手杖又把牠拾了起來。隨後，老紳士給了他六辨士。」

一陣稱頌的笑聲，表示歡迎這古老的典故，同時在深暗的一角裏，又有一種憤憤的語聲起來了：

『若說鄉村食品是不壞的，那我倒高興去吃牠哩。我纔從杜佛 (Dover) 來的，幸而還有一點東西吃呢。他們不肯給你一杯水，他們是不肯的，食品也太少了。』

『有種貧民，從來就不出凱特 (Kate) 一步的，』第二個聲音說，『而他們始終是生活得胖胖的。』

『我到過凱特的，』第一個聲音更憤憤地繼續着，『天曉得，我却沒有看見他們的什麼食物哩。我經常注意到，當他們來到收容所裏吃完了自己的一份麪包皮而

又侵犯我的一份的時候，我就想到他們所能得到的食物的數量的缺少了。」

「在倫敦有一種人，」隔着方桌的一個男子說，「能夠盡量地得到他們的食物，而從不夢想到鄉村中去。一年到頭，總是長住在倫敦的。他們非到夜間九十點鐘，更從不想要去找什麼宿所的。」

全般的人聲承認了這一敘述。

「可昇他們是非常乖巧的，他們這些人，」一個驚羨的聲音說。

「他們是慣常的。」另一個聲音說。「可不是你我這類的人所能幹得下來的。你必須是天生成的，我告訴你。這些人出生以來便開着馬車門，販着新聞報，他們的父母在前也是這樣的。這是有訓練的，我告訴你，像你我這樣的人對那樣的工作是要餓死的。」

這個敘述同樣地爲全般的人聲所承認了；在談到「一年到頭生活在收容所裏的貧民，除了一點麵包片和麪包以外是什麼東西都吃不着」這句話的時候，也同樣地

爲全般的人聲所承認了。

『我在斯屈萊特福特 (St. Ives) 收容所內，曾經得到過兩個半先令。』一個新聲音說。頓時靜默起來，誰都傾聽起這個不可思議的故事來了。『我們之間的三個人搗石子，入冬，冷不可耐。他們兩人說，他們要是搗石子的話，那是會托福的，而他們並不這樣幹；我呢，你要知道還是不斷地幹着取暖。隨後幾個守衛來了，把他們兩人提了去，拘禁了十四天，守衛們看見我這樣的勞働着，便各人給了我六辨士，又把我提拔了出來，守衛一共是五名。』

這種人的大多數，不，全部都是討厭收容所的，僅僅在挺而走險的當兒，纔逼得走入這兒來。『暫息』之後，他們便上街頭去流浪兩三晝夜，又是走頭無路，然後再來這兒暫息起來。這種繼續不斷的顛沛困苦，當然很快地摧殘了他們的軀幹，這他們自己也很知道，不過有點模糊罷了。這是家常便飯一樣的慣事，所以他們是不擔什麼心事的。

他們把這兒的流浪生涯稱爲『在客棧』，等於合衆國把牠稱爲『在路上』一樣。據他們共同的意見，都以爲睡眠問題是他們所遭遇到的最困苦的問題，甚至較糧食問題更爲困苦。險惡的氣候，刻毒的法律，爲其主要的因素，同時，他們自己的流離失所，也是由於外國的移民，尤其是波蘭籍和俄籍猶太人，他們這些移民，以低賤的工資奪去了他們的位置，從而成立了苦汗制度。

七時左右，我們被喚去洗浴就寢了。我們脫下了我們的衣服，包在外套裏面，又在四圍縛以革帶，積儲在一個堆架和地板上——這簡直是傳佈虱子的一個絕妙的好法啊。隨後，我們兩個一下，兩個一下地走入浴室中去。這兒有兩個普通的浴盆，我又查出了這一點：在我們之前的兩個人已經使用過那盆水，而我們就是在使用着同一盆水，即在後來的兩個人，也是不換水的。這一點我查出了；同時我更可斷然地說一句，我們二十二人都使用了同一盆水呢。

我祇少許地把這種污濁的液體潑上自己的身體，我就拿了人家用濕了的毛巾很

快地把牠拭乾了。在一個慘愁的男子背上，由於虱子的侵襲，和手指的抓傷，我看見了一堆堆的血跡，我的心神便不安起來而無從恢復呢。

一件襯衫授與我了——對於牠的你穿我穿，不知輕過了幾人之手，我不禁要引爲驚異；我挾了兩塊毛氈，到寢室裏面來。這是一個狹長的房間，貫串着兩條低矮的鐵欄杆。在這些欄杆之間，張展着的不是吊床，却是長六尺闊不滿兩尺的帆布。這就是床，床與床之間，有六寸的距離，高出地板差不多有六寸。最主要的困難是頭部較足部似乎高了一些，因此常要使身體滑落下去。又因爲全部的床都是鈞在同一的欄杆上面的關係，所以凡是一個人動了一動，不管是怎麼樣的輕微，其餘的床便接着震搖起來了；當我假寐着的任何時候，時常會有人從滑落之後，掙扎地退回原位，這樣一來，便把我甦醒過來了。

好多鐘點過後，我纔得入睡。僅在晚上七點鐘罷，孩子們的聲音，或則尖聲的高叫，或則街頭的嬉玩，繼續不斷，差不多非到將近半夜是不休的。這種臭氣又是

可怕而且惡心的，這時候我的幻想亂動起來，我的肌膚也生了寒粟，最後我竟近乎瘋狂了。呼呼聲，呻吟聲，打鼾聲，像或種海中怪物發出的聲音，都紛至沓來了，這個或那個，屢次地受了夢魘的纏繞，發出他的怪叫的聲氣，這樣一來，把我們全部都驚醒轉來了。向晨，又被一個鼠子或其他類似的動物在我的胸脯上吵醒了。從我睡眠轉入覺醒的剎那之際，在我全然清醒之前，我喊出了一聲足以喚醒死者的狂叫。至少我是喚醒了活着的人們，因而他們都罵我無禮。

可是朝晨來到了，六時的麪包和麪包片的一頓朝食送來了，我却把牠轉交給旁人去了，要奉命從事於我們的種種工作了。有些人去作掃除或清拭的事情，也有人去作採摘麻絮的事情，我們八個人則運出街道而來到了法衣脫却貝爾療病院，在這兒他們以掃垃圾的工作委給我們。這就是要我們償還麪包片和帆布的法門，而我這個人呢，的確知道我已經好多次地把牠全部償清了的。

我們所做的工役雖有最嫌忌的種種，可是我們分派着的工役却算是最舒服的，

他們幾個同事，都以為這是僥倖之至了。

『老弟，千萬不要碰觸牠啊，看護婦說是有毒的，』我的同事警告我們，這時候我張開着一個布囊，他正在把一個垃圾罐倒出垃圾來了。

這是從病室裏出來的，我告訴他，我不但不要碰觸牠，而且不准牠來碰觸我。然而我還是不得不帶着這個布囊和其他的幾個布囊，擋下五級的階梯，把牠倒入一個容器裏面，在這兒，垃圾是很快地撒上了強性的消毒藥。

在這一○切○中○間○，或許是有一種賢明的憐憫心。這些收容所，施食所和街頭的流浪人，都是○危○害○物○。他們對於任何人，甚至對於他們自己，都沒有什麼益處或用處的。他們的出現徒然地使地球混亂，不如直截了當地滾開出去。顛沛困苦，食物貧乏，營養不良的他們，往往是最先病倒，同時也是最早死亡的。

他們自己感覺到社會的勢力有危及他們的生存之傾向。我們在置屍場上撒布消毒藥，這時運屍車趕過來，把五個屍體都收容進去了。談話便轉到『白藥』和『黑

水』上面去了，我發現他們都有一致的意見，以爲這可憐的男子和婦人都一樣地在療病院內又阻礙，又麻煩，而應該是『肅清』了。換句話說，病到不治的或口舌喧鬧的病人，便都給以一點藥的『白藥』和『黑水』，而就送他到另一世界中去。這究竟是否成爲事實，不成什麼問題。這問題是，他們確是有這樣的感覺，而且已經創造出了那幾個表示這種感覺的字樣——『黑水』，『白藥』，『肅清』。

八時我們走下療病院的地下室，在這兒茶和病院的殘物帶給我們來了。這些東西高高地堆滿在一個大皿上，混淆得無可形容的——麪包屑，脂肪和脂肉的零餘，驢肉的外皮和骨頭等等，總而言之，都是形式式的病症的患者從手指和口唇間出來的殘餘。他們這些人把他們的手伸入這種堆物之中，握啦，抓啦，翻啦，檢啦，拋啦，拾啦，無所不做。這決不是好玩的事情。豬類都自愧不如的。可是這些可憐的窮鬼是餓着肚皮的，所以也就把這些殘物貪食一下，及至肚皮一飽，他們便把所餘的殘物包在他們的手帕內，塞進他們的襯衫去了。

『有一次，我從前在這兒的時候，我在這兒所拾到的只是一些豬肉的肋骨，』
「生薑」對我說。不過他所說的「這兒」，乃是指垃圾所堆積而消毒藥所撒布的地方而言。『也算命該如此，骨上一點肉都沒有，我挾住了他們，走出門來，來到街上，找一個什麼人來，把牠們送掉給他。這兒一個人也找不出來，我發瘋地四處逃跑，門房追在我的背後，以爲我在「拋鉤」（即潛逃的意思）。正當他要捉住我的時候，我碰到了一個老婆子，便把這些肉骨頭塞進了她的護胸裏面。』

哦，仁善，哦，慈悲，降到收容所來罷，從「生薑」這兒獲取一個教訓罷。在地獄的底層裏，他成就了像在深淵以外所見的一種純然利他的行爲。「生薑」真不壞，如果這老婆子從無肉的豬骨上染得了病毒，那雖然是不怎麼好，可是並不壞呢。不過，我似乎覺得，這一事件上的最可注目的一點，是在於可憐的「生薑」他因爲目睹了這許多食物的浪費之後，便如此「發瘋」。

凡是臨時收容所的被收容者，規定須住一日兩夜；可是我既已充分地達到了觀

察的目的，又已償清了麵包片和帆布的代價，於是準備脫身出來了。

「來，讓我們走了罷，」我一邊對着我的同伴們之一這樣說，一邊指着運屍車所由駛來的大門的開處。

「不是要拘留十四天麼？」

「不！走了罷。」

「唉，我是爲着暫息而來這兒的，」他滿足地說。「多宿一夜，不見得會加害於我的。」

他們都是執着同一的意見，於是我祇得獨自脫走了。

「你此後這兒不能重來了呢，」他們告誡我。

「我不害怕什麼，」我這樣說，懷着一腔他們所不能理解的熱忱；隨後，我逃出了大門，慌忙地走下街頭去了。

我逕直地走到我的房間，換上了衣服，在脫走後約莫一小時以內，又到了土耳其

其式的浴室中，我的肌膚中所侵入了的什麼病菌和其他之類，因發汗作用而流散出來，同時我巴不得自己能夠抵擋得住三百廿度的溫度而不是二百廿度。

第十章

擄軍旗

「擄軍旗」的意思就是通夜地蕩馬路；而我呢，揭起了這詞采的象徵，走出去巡視一下。男男女女通宵達旦地在整個的倫敦的街道上走着，可是我祇擇取了西市梢這個地帶，以理塞斯脫廣場 (Leicester Square) 爲我的根據地，而巡視出去，直從泰晤士 (Thames) 河岸到哈衣特 (Hyde) 公園爲止。

劇場散退的時候，天在驟急地下雨，從娛樂場中湧出來的漂亮的人羣，都難於找到馬車。街上雖有車水馬龍的野河，可是大部份都是已經預定了的；這兒，我看到許多襁褓的男子和兒童，爲要獲得一夜的安頓，便爲着那些喚不着馬車坐的貴婦

和紳士們拼命地喚了車輛來。我特意地引用這個『拼命』的字樣，因為這些悲慘的無家可歸的傢伙往往浸濕了衣而仍賭不贏炭；而其中的大多數，都是得了衣溼而仍失了床睡。現在在這種風雨交加的宵夜，穿着濡濕的衣服，加以營養的不良，和一週間或竟一個月來的沒有肉食，簡直是一個人所難當的苦厄。在豐衣足食的條件之下，我曾經整天地旅行過來，在那兒我的酒精寒暑表上是零度下七十四度——即霜點一百零六度之處（指在克朗達衣克金鑽時——作者註）；那時我雖說是備嘗了艱辛，可是與營養不良的，衣服不周的，身體受濕的，一夜地擗着軍旗比較起來，那簡直是不算什麼了。

在劇場的觀衆去後，各街道都變成非常靜默而且孤寂了。祇看見那些無所不在的巡警，往往把他們的遮眼燈，向門口和巷口射放光線，而男，女，兒童却在軒下求宿，藉以躲避風雨。然而片加狄萊路（Piccadilly）還不十分荒涼。在牠的鋪道之上，輝耀着美服的無伴侶的婦人，因為是在找伴侶的過程中，便較任何地方都更表

現着有生命和動作了。可是在三點鐘左右，她們中的最後一人散去的時候，那是真的孤寂起來了。

在一點半的時間，沉沉的暴風雨停息了，這時以後，就祇有一陣陣急雨的降落。這些無家可歸的人們脫離了建築物的庇護，上下奔走，東西衝撞，藉以禦寒，藉以取暖。

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婆子，一個殘喘僅存的受傷者，我晚上早就看見她會在離理塞斯脫廣場不遠的片加狄萊路。她似乎已經失了感覺，也沒有避雨或走路的力氣，只是茫然地站着，不論什麼時候，一到機會來臨，我想她便會追憶起已往的日子來，那個時代，她的生命是青春的，而血氣是溫熱的，然而她並不常有這種機會。各個巡警趕她走開，差不多走動了五六步，又碰到另一個巡警。三時左右，她已經進行到聖傑姆士街 (St. James Street)，鐘打四下的時候，我看見她已經熟睡在翠綠公園的鐵柵上了。一陣迅捷的陣雨在這時下起來了，她肌膚一定是被浸濕到了。

『現在，』一點鐘的時候，我對自己說：『你要自己想一下，你是一個分文莫名的窮青年，今日你在倫敦市，而明日是總得要找工作來做了。正因為你得要有找求工作的氣力，同時因為如果你找到了工作，又得要有做工的氣力，所以你的睡眠的功夫是必要的。』

這樣，我在一個建築物的石階上面坐下來了。五分鐘後，一個巡警對我來瞧了一下。我的兩眼是睜大着，所以他只是嚕噓了一聲，便走過去了。十分鐘後，我的頭顱低垂在我的膝上了，我正在作小睡，同一的巡警又來暴厲地發言：『這兒，你，滾蛋！』

我走動了。正和老婆子一樣，我繼續不斷地走動出去；每次當我小睡之際，巡警總是會在那兒驅逐我。不久，我的睡眠的心思拋棄了，我正在和一個倫敦本地的青年（他曾經到過殖民地，而且希望重返那兒去）一同散步着，這時候我發現了一條通道，暗通建築物，而消隱於幽黑處。一個低矮的鐵門放在入口的地方。

『來罷，』我說。『讓我們爬進門去，好生地睡一覺再說罷。』

『什麼？』他吃驚地倒退着，回答道。『會受三個月的懲役呢！我不幹！』

後來，我和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年，一同走過哈衣特公園的傍邊，他是一個容貌最醜，眼珠深陷的，瘦弱而多病的少年。

『讓我們來爬過垣子罷，』我提議着，『爬入灌木叢中去睡一覺罷。在那兒巡警便怎麼也找不出我們的影踪了。』

『哼，』他回答說。『還有公園監守，他們要把你拘禁半年呢。』

時代已經轉變了，可嘆！當我還是孩子的時候，我慣讀流浪的孩子們睡在門口的故事。這現在已經成爲傳說了。把牠當作一個譬喻的話，牠會無疑地保留在今後一世紀的文學中，但如果要把牠當作一個客觀的事實，那牠必然是不會產生了。這兒有門口，這兒也有兒童，可是快樂的聯續是不復存在了。門口依然是空着，兒童們依然是清醒着，依然是捐着軍旗啊。

『我在圍拱下面的時候，』另一個青年含怨地說。所謂「圍拱」，他是指着泰晤士河上的橋頭的陸地的圍拱說的。『我在圍拱下面的時候，雨正下得厲害不過，一個巡警追過來，把我趕跑了。我却縮回原處，他還是跟來。這兒，他說，『你在這兒幹麼？』我便走了出來，可是對他說，『你難道以為我要偷橋麼？』』

在擯軍旗的弟兄們之間，翠綠公園素負比其他各公園早點開放的聲譽，朝上四點一刻，我和弟兄們便走進翠綠公園來。這天又在下雨，因為一夜的步行已經困疲了他們，所以他們就躺到長凳上面，匆匆入睡了。就中的許多人平臥在濡溼的草茵上，而且雨還在沉沉地落到他們的身上，他們却還好像死人一樣熟睡得忘形着。

這兒我想評一評權威者。他們是權威者，所以他們可以為所欲為地命令一切；這樣，針對着他們的命令的荒謬，我要放出批評的勇氣。在悠長的永夜中，他們把無家可歸的人們逼得漂來泊去。他們把人們驅出門外和巷外，又把人們關閉在公園以外。這一切的顯然的用意，是要剝奪他們的睡眠。好，權威者自有剝奪睡眠的權利。

力，更有剝奪任何事物的權力；可是究竟爲什麼在這太陽之下他們定要把公園的門在朝上五點鐘纔開放而使無家可歸的人們進去睡眠呢？如果他們的用意原在剝奪人們的睡眠，那麼他們又爲什麼要讓人們在朝上五點鐘後睡眠呢？如果他們的用意不是剝奪人們的睡眠，那麼他們又爲什麼不早一點在晚上就讓他們去睡眠呢？

在這一點，我要說，我就在那一天的下午一時，又經過翠綠公園了，而且我目覩數十貧民，穿得很襤褸的，睡在草地上面。那天是星期日的下午，太陽是千變萬化地出現着，盛裝的西市梢的居民帶領着他們的妻子和眷屬，成千成萬地到公園裏來吸收些空氣。那些可怕的，失所的，在睡的流浪人，在他們看來決不是愉快的景色；我知道在流浪人方面，自己也甯願在晚上就得一睡的確！

因此，親愛而且溫軟的人們啊，你們一旦來訪倫敦，而目覩這般人睡在長凳上和草地上的時候，你們請千萬不要以爲他們是怠工而貪睡的懶惰蟲啊！反而要認清那是權威者逼得他們不但是終夜流浪，而且白天也沒有其他可睡的地方啊！

第十一章

施食所

在通宵地搨了軍旗之後，我卻不會在天明的時候睡到翠綠公園裏面去的。這是事實，我的肌膚都浸溼到了，我已經足足有二十四小時之久沒有睡過一覺了；可是，依舊地身無半文，冒着險尋覓工作，這時我不得不在我的周圍四處探尋，第一是探尋朝餐，其次是探尋工作。

夜間，我聽見人家說有一個地方，在泰晤士河的叟萊(Surrey, 譯者註——這是指英國詩人叟萊伯爵 H. Howard) 紀念像之側，那兒有救世軍派人在每星期日的朝晨給不洗面的人們施以一頓朝食。(補充一句，搨軍旗的人們是朝上不洗面的，

如果天下雨，他們也不想洗臉。我想，這正是我第一急需的事情——朝上的一餐朝食，其次再費一個整大去探尋工作。

這是一個倦人的行程。我拖了我們困乏的兩腿走下聖傑姆斯街，沿着貝爾林薩散步場，過屈拉法爾廣場而達河岸。我渡過滑鐵盧橋到了叟萊之側，過勃拉克法萊爾斯路，在叟萊劇場左近穿走出來，七時以前，纔達到救世軍的軍營。這是施食所。俗語上的所謂施食所，就是指一種飯食可以免費吃到的場所。

這兒是在雨下過夜的悲慘者的諸色人等的羣集。何等龐雜的悲慘！多麼廣大的悲慘！老人，青年，各色的青年，還有少年，各色的少年。有些人站着打盹；十來個人橫躺在石階上面，帶着一個沉痛的姿態，他們都一起熟睡着，從他們的襤褸衣衫的洞縫裏，看出他們的肌膚的赤色。徘徊街頭，穿過街頭，兩側都是一帶房屋，家家的門口都有兩三個人打着盹，他們的頭顱俯在他們的膝上。然而這要記着，當時還是英國的太平時代。事情還是如常地進行下去，時代既不太平，也非不太平。

隨後，巡警來了。『滾出去，你這畜生！喂！喂！馬上滾出去！』他把他們像豬糞一樣地從門口驅趕出來，向叟萊的四面八方驅散開去。可是當他碰見了石階上睡着的人們的時候，他吃驚起來了。『可怕！』他怒叫着，『可怕！而且在星期日的朝晨！一個可惡的景象！喂！喂！滾出去，你這渾蛋！』

這當然是一個可怕的景象。我自己都嚇了一跳。我也決不忍我的女兒目擊這個景象，或者甚至走近牠半里路內；然而——我們是在那兒，你們也是在那兒呀，所以就祇有這『然而』兩字是能夠用一下的。

巡警走過去了，我們便再聚集攏來了，正像蒼蠅擁在一個蜜缸的四周一樣。因為，那兒豈不是有一頓朝餐那樣的美妙的東西在等待着我們麼？如果他們早就交出百萬圓的鈔票，那恐怕我們也不至更頑強更拼命地擁集攏來了罷。其中的幾個人又去瞌睡了。這時巡警却走了回來，我們便四散開去。待到巡警的影子一去，我們馬上又聚集攏來。

在七時半的時份，一扇小門開着的地方，一個救世軍兵士抬出頭來。

『不要糊裏糊塗地擁塞得這個樣子，』他說。『有票子的人，此刻就可進來，至於沒有票子的呢，要從九點鐘開始了。』

哦，那頓朝餐！九點鐘啊！再等一個半鐘頭啊！那些持有票子的人們，大受羨慕。他們是可以進去，洗臉，閒坐，休息，再是吃朝餐；而我們呢，雖是同樣地等待着朝餐，却是站在街上。票子是在前一晚沿街沿岸分發了的，講到得票的資格，則並不是酬報，却是偶然的一會事。

到了八時三十分，更多的拿着票子的人們進去了，靠九點鐘，小門纔爲我們開了。我們似乎擠軋得要命，而且發現我們自己是好像沙甸魚一樣地蝟集在中庭裏了。一次以上，我在美國當美國流氓的時候，我會經爲着我的朝餐而不得不勞動；可是在爲着朝餐的勞働中間，這一回是算得最艱苦的了。我在外面等待了兩小時以上，在這中庭裏，又是等待了一小時以上。終夜不曾嘗到過一口東西，我覺得是昏

沉而且衰弱了，加以骯髒的衣衫上的，不潔的身體上的惡臭，體內的動物的熱蒸氣，身外四周的硬擠，這種種都幾乎使我反胃，我們擠軋得這樣地緊密，好幾個人便趁着這種機會，站着在那兒打盹起來了。

關於全般的救世軍，我全然不知道，我在這兒所要批評的，是叟萊劇場附近勃拉克法萊爾斯路救世軍事業中的特殊的一部份。第一，對於那些終夜不會入睡的人們逼着長時間的站立，是殘酷而且不必要的。我們備嘗了前一夜的艱難困苦和睡眠不足，已經是衰弱，挨餓而且疲乏了，然而還是站着，站着，站着，既沒有規律，也沒有理由。

在這羣集之中，水手是十分衆多的。據我看來似乎是這樣，其中的四分之一是來找船的樣子，而且我發現，其中至少有十二人是美國水手。談到他們爲甚麼『在沙灘上』的理由，我聽到各個人的都是同樣的口實，從我關於海上事情的知識判斷起來，這口實倒是事實。英國的船舶訂立了契約，雇用了水手，這一航海的意味，

總是互三年之久的環球的旅行；他們非達到了本國的港口（即英國），他們是決不能毀約辭退，決不能領取薪工。他們的薪工是低賤的，他們的食物是惡劣的，他們的待遇也是不良的。他們往往真的被他們的船長強制離船，在新大陸或殖民地地上，把多額的薪工留下着——這很顯然，他們的薪工就是船長或船主或雙方的額外收入了。雖不知是否單單這個理由或者還有其他，但他們大多數人的被迫離船却是一件事實。因此在歸航時，船家便隨時雇用一些在海灘上的水手。這些水手，在契約上訂定，拿比較在世界的其他部份所獲得的稍高的薪工，但一達英國口岸，便同時解雇。這兒的理由是明顯的：因為在英國，水手的薪工是低賤的；而且經常有水手們羣集在海灘上，所以如果訂立期限較長的契約，那就不成爲聰明的事務政策了。因此，救世軍的軍營內的雇用美國水手，也是基於上述的理由。他們從其他的僻壤的海灘脫身出去，來到了英國，又歸返於一切地界之中的最是僻壤的海灘上。

在這羣集之中，足足有二十個美國人，都不是水手而是「正式流浪人」，這些傢

伙的『朋友，便是吹度全世界的風神』。他們都是快活人，幹起任何事情來，都帶着一味的膽氣，這種膽氣便是他們的特質而且是不失去的，雖然，在一個月的無想像的，單調的倫敦人的呪詛之後，他們確是含着陰沉的諷喻罵到英國。倫敦人向來有一句呪罵，唯一的呪罵，隨時都在應用的一個最下流的語句。與明快的，多類類的西方人的呪罵是大不同的，牠並不是暴亂而是冒瀆。總之，既然人類是有罵人這同事的，那麼我想，我還是贊成冒瀆而不贊成暴亂；這倒有一種膽力，是勝於單純的卑污之一種冒險和反抗的精神。

就中的一個美國的『正式流浪人』，我覺得特殊地有意味。我最初看到他在街上，在一家門口打盹，他的頭兒低垂膝上，他帶的那頂帽子，是誰都沒有在西方海洋的此岸發現過的。巡警來把他驅趕的時候，他悠悠地，猶疑地站起身來，瞧了瞧巡警，打着呵欠，伸着懶腰，欲動又止地祇是再向巡警瞧了一回，隨後，他無精打彩地踱下街去。最初我確實地證明了他的這頂帽子，並且由於這頂帽子更確實地證

明了牠的戴者就是他。

在雜沓的內部中，我發現我和他並着肩，我們之間便談了不少的話。他遠渡過西班牙，意大利，瑞士，以及法國，在一輛法國火車上白乘了三百哩路，到終點的時候，始終不會捕去，這種差不多是不可能的的事情，他居然告了勝利。

『我將寄托在什麼地方呢？』他詢問。『我將如何設法睡眠呢？我究竟是已經認識了這個世界沒有呢？』

他却祇是前進着，雖然鄉村是『冷酷』，都市是『酗酒』。可怕呀，那可不是麼？到處都不得『叩門』（即沿門乞食意），却是隨時『被拘』。可是他還是不放棄這種生活。勃番羅別爾的賽會節快要到期了，凡是善驅八頭馬的人隨時都不會沒有生意的。這兒的這些貧民，除了馳驅駢馬以外，誰都不能操縱駢馬以上的工作。我這回到這兒來等待着賽會，究竟是爲了什麼呢？他很有把握地以爲我是能來的。

因此，血畢竟是比水要濃。我們是同國人，同在異邦作異邦人。我自從一看見

他的歪戴的舊帽子，早就油然地生了同情，他那方面也虔願着我的福利，彷彿我們之間是骨肉弟兄一樣。我們相互地交換了諸種有益的資料，關於國俗和民風，以及獲得食宿的方法和其他種種，我們分手的時光，大有依依惜別的情緒了。

在這羣集之中，一件特殊地顯著的事情便是身材的矮短。我，總算僅僅是一個中等身材，尚且高過十個之中的九個。英國人和外國水手比較起來，總是矮短的多。在這羣集之中，怕祇有五六個人堪稱爲身材高大一點，而他們却都是斯干狄那維亞人和美國人。但是那兒的身材最長的份子却是一個例外。他雖則不是什麼倫敦人，却居然是一個英國人。

『你是候補的近衛兵罷，』我向他詰問。

『給你真的猜中了，老兄，』是他的回答。『那件同樣的差使我當過了，現在，我不久又要從新服役去了。』

我們靜立在這擠軋的中庭裏，足足有一個鐘頭的功夫。隨後，人們開始陷入於

不安定的狀態，有前推，有上擁，雜以一陣攪攘的聲浪。這可不是騷亂，也不是暴舉；僅僅是疲乏而又受餓的人們的不安定。適逢其會，來了這一副官。我並不喜愛他。他的兩眼絕無善意。他一點都沒有茄里里亞人的謙遜的態度，却是很有百夫長的樣子，他說：

『因為我是一個權威者，我有士兵們在我手下；我如果對這個人說：「去」，他就去了；對另一個人說：「來」，他就來了；再對我的奴僕說：「做這件事」，他就把這件事幹起來了。』

不錯，他簡直是帶着那一副百夫長的態度在瞅着我們，那些最靠近他身畔的人們都畏縮起來了。於是他就提高了嗓子：

『停留在這兒，現在不許亂動，否則我就叫你們滾出去，更說不到給你們吃朝餐了。』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的那種暴慢的態度，我此刻是不能在這兒用活字來表達的。

據我看來，他似乎有一種沾沾自喜的神氣，以爲他自己是一個權威者，他有向五百貧民說這種話的權利，『你們都要聽命於我，我要給你們生就生，死就死，飽就飽，餓就餓！』

唉，空自等待了幾個鐘頭，還是不給我們吃我們的朝餐！這簡直是一個可怖的威嚇，而這時剎那即來的可憐而又卑屈的沉默，更證實了牠的恐怖狀態。然而這只是一個卑污的威嚇罷了。我們是在受餓，我們是決不能戰退；當一個人餉養另一個人的時候，他便是這人的主人，這正是全世界的通例。

然而百夫長——指副官——依然是不會引爲滿意。在這死一樣的沉默中，他提高了他的聲調，重述了而且擴大了這個威嚇的話。

最後，我們纔得了許可而走入食堂去了，在那兒，我們發現『持票者』還是祇洗過臉而還未吃過飯哩。全部說來，我們差不多總得有七百個人，已經坐下席來——並不是來吃飯食或是麵包，却是來聽說教，唱聖詩，作祈禱的。從這一切上面看

來，我斷定，丹且六史（Tarshis），弗呂茄的國王。相傳國王曾被投湖中，水及其類，上懸有美果，然欲飲則水忽退，欲食則果忽升，終至枵腹挨餓。——譯者註）是在各種式樣裏受盡了冥境界此岸的苦難了。這副官作着祈禱，我可是聽不進去，因為在我面前那幅悲慘的大圖影，已經早就佔據了我的一切了。這說教詞大抵是如下：

『你們一定將在天國裏面饗宴。不管你們在這兒是怎樣的挨餓，更怎麼樣的吃苦，你們一定將在天國裏面饗宴，這就是說，祇要你們接受種種的命令。』其他等等，其他種種……我認爲這的確是一篇巧妙的宣傳，可是這兒有兩個理由足以證明牠仍然是全無效力的：

第一，聽衆都是非空想的，而且是物質的，兼顧不到眼勿見的什麼上帝不上帝，他們是慣受了今世的地獄之苦痛，決不會給來世的地獄所恐嚇。

第二，歷盡了一夜的無眠和艱困，疲乏和勞頓之餘，備嘗了長時間的佇足而立

的○苦○痛○，○挨○受○了○饑○餓○的○昏○沉○，○他○們○所○期○望○的○，○決○不○是○什○麼○救○贖○而○是○伙○食○。○『○靈○肉○擺○取○者○』○人○們○對○宗○教○宣○傳○家○的○通○稱○。○如○果○要○使○他○們○的○努○力○更○有○效○果○，○那○麼○他○們○還○得○研○究○一○點○心○理○學○的○生○理○上○的○基○礎○哩○。

一○切○都○合○着○程○序○在○進○行○着○，○近○十○一○點○鐘○，○朝○餐○送○來○了○。○牠○的○送○來○，○不○是○在○碟○子○上○，○而○是○在○紙○包○中○的○。○我○並○沒○有○得○到○我○所○需○要○的○食○量○，○而○且○我○斷○定○在○那○兒○誰○都○得○不○到○他○所○需○要○的○，○或○者○連○半○數○都○得○不○到○呢○。○我○把○我○的○麪○包○的○一○部○份○送○給○了○那○個○正○在○期○待○着○勃○番○羅○別○爾○賽○會○節○的○正○式○流○浪○人○，○他○自○從○開○始○吞○吃○一○直○到○快○吃○完○的○時○候○，○都○是○同○樣○地○貪○食○不○厭○的○。

這○是○朝○餐○：○麪○包○兩○塊○，○『○蛋○糕○』○一○塊○(○實○際○上○是○麪○包○一○小○片○，○裏○面○放○葡○萄○乾○)，○乳○酪○薄○麪○餅○一○個○，○和○『○濁○湯○』○一○杯○。

多○多○小○小○的○人○，○是○從○五○點○鐘○就○等○起○這○頓○朝○餐○了○，○至○於○我○們○全○部○的○人○，○至○少○已○經○等○了○四○小○時○了○；○況○且○，○我○們○還○像○豬○羶○一○樣○地○被○驅○趕○過○，○像○沙○甸○魚○一○樣○地○被○擠○軋○過○，

像惡狗一樣地被虐待過，還聽過說教，聽過聖詩，聽過祈禱。而且還不止這一點。

一到朝餐吃完（這頓朝餐吃得和說這話時一樣地快），這些疲乏的人頭便開始打起瞌睡來了，就在五分鐘內，我們之中的半數已經熟睡着了。我們雖沒有散退的表示，却有明天的集會的準備。我對着那掛在壁上的一口小鐘瞧了一瞧。這正指示着十二點還差廿五分鐘。哦呀，我心裏在這樣想，時間飛跑得真快，我還得要出去探問工作哩。

『我要出去呢，』我對着我身旁的兩個醒着的人說。

『你總得要留在這兒做禮拜哩，』這是回答。

『你要留着在這兒麼？』我詢問。

他們搖搖頭。

『那麼，給我們走了罷，去報告一聲我們要出去就是了，』我繼續說。『來罷。』

可是那兩個可憐的動物却大吃一驚了。於是我獨自走開了，把他們交給了他們自己的運命，逕自走到最附近的救世軍兵士那兒。

『我要出去了，』我說。『我來這兒，原是爲着一頓朝餐，好使我得到一點探問工作的氣力。我真料想不到這頓朝餐會要化費到這麼許多的功夫啊。我想，此刻在司丹布尼有做工的機會了，越是早走一刻，我越是能夠得到更好的工作機會呢。』

他誠然是一個善良的份子，雖然他是被我的求懇吃了一驚。

『喂，』他說，『我們就要做禮拜了，你還是遲留一下罷。』

『這可是要被破壞我做工的機會的啊，』我主張着，『而目前我的最重要的事情，便是工作問題啊。』

他不過是一個士兵罷了，他祇得引薦我去見副官，對着這個副官，我把我爲什麼要出去的理由重述了一番，很有禮貌地懇求他准我出去。

『這可難辦的啊，』他一邊說着，一邊在對着這種負恩的舉動引起了道德上的

憤慨。『該死的念頭！』他哼哼地說。『該死的念頭！』

『你真的不許我走出這兒麼？』我詰問他。『你真的定要違反我的意志而把我留在這兒麼？』

『不錯，』他哼着。

我簡直不知道這會發生什麼事情了，因為我自己也已經火上心頭了；可是『委員』却早就觀察到這個形勢了，他把我領導到房間的一隅，復又進入另一房間去了。在這兒，他又盤問起我為什麼要出去的理由來。

『我要出去啊，』我說，『因為我急於要到司丹布尼去探問工作，我如果在這兒蹉跎一個鐘頭，就會減少我幾分探問工作的機會呢。現在是十二點還差廿五分鐘了。當初我來的時候，真料想不到吃這一頓朝餐會等候這麼許多的時間啊。』

『你可是有生意經麼，是不是？』他冷笑地說。『你是一個生意人啦，可不是？那麼你來這兒幹麼的？』

「昨天一夜在街上閒蕩之後，當然需要一頓朝餐來養養力，以便探問工作。這就是我所以到這兒來的理由。」

「你的盤算倒不錯，」他含着冷笑的態度繼續着說。「生意人是不該到這兒來的。你要知道今天你是已經奪去了貧民的朝餐了啊，你幹的就是這件事情啦。」

這是鬼話，因為我們每個母親的兒子是已經走進了的。

當我清晰地說明了我是挨餓而且無家，以及希望探問工作之後，他却把我的探問工作，當做『生意經』，因而呼我為生意人，而且抽出這樣的結論，以為一個境况良佳的生意人不需要朝餐的施與，我的受取朝餐的施與，便是奪取了非生意人的挨餓的貧民——現在我要企望諸君的判断，這種結論，果真是基督徒的麼？或者果真是正當的麼？

我抑制着我的脾氣，可是我又回返事實上面去了，而且很明晰地，精確地對他表示，他的不正，和他對事實的曲解。當我一點都不呈現受屈的氣色的時候，而且

我斷定我的兩眼是在開始發火了，他把我領導到這建築物之後方，在這兒的寬闊的廣場上，蓬帳搭着。他更用了同樣的冷笑的調子，報告給兩個站在那兒的士兵說：『這兒的這個男子，有生意經在做，而且還想在禮拜之前就出去哩。』

他們當然是吃驚得發呆，當他走入蓬帳而伴着少佐出來的時候，他們看來是無可言喻地恐怖着。依然帶着同樣的冷笑的態度，特別加重了『生意』兩字的聲調，他把我的事件呈到司令官的面前去了。少佐是一個不同型的人。我一見他，便喜歡他，我把我的事情也用着同樣的調子告訴了他。

『你總得留着在這兒做了禮拜纔好出去哩，你可不知道麼？』他訊問。

『當然不知道，』我回答，『要不然，我在朝餐前就走了啦。談到這項規則，你們又沒有揭示過什麼布告，就是我當初進門的時候，也沒有聽人家講談過這回事。』他沉思了一下。『你就走了罷，』他說。

這時正是十二點鐘，我纔走到街頭了，我簡直不能決定，我方纔到底是在軍隊

中呢還是在監獄裏。這一天，半日已經過去，到司丹布尼又是這麼長的一個距離。而且，今天是禮拜日，爲什麼連一個挨餓的人要在禮拜日探問工作呢？此外，我的判斷是因爲我已經閒踱街上，完成了一夜的苦工，已經爲覓早餐而又成就一天的苦工；所以我便從一個要求工作的枵腹的青年的工作假定，把自己解放出來，呼停了一輛公共汽車，搭了上去。

在剃鬚和洗澡之後，我脫去了全部的衣服，我插身在潔白的被單之間，踏入了睡鄉，當我合眼的時候，正是晚上六點鐘。及至醒轉來時，大鐘是在打次晨九點鐘了。我已經睡足了整整十五個鐘頭。但當我躺在那兒入於恍惚之際，我的腦筋又轉到那等待着做禮拜的七百個不幸者身上去了。他們沒有洗澡，沒有剃鬚，沒有潔白的被單，更沒有脫衣就寢的時間和十五小時的充分的睡眠。禮拜之後，又是倦人的街頭的躡走，又是日暮以前的一塊麵包的問題，又是長時間無眠的街頭的夜行，又是天明的時候的一塊麵包的問題的焦慮。

第十一章

加冕節

「哦，沒有海之障壁的大陸

遠隔着海之障壁的你們！

哦，詩人密爾頓的英倫，

你們可是就將永遠地隱忍？

詩人密爾頓的共和國，

你們可是就這樣抓住他們的膝根？

這些鏽蝕了的皇家，

這些虫蛀了的虛偽，

長使你們的頭顱歷盡暴風的摧殘，

又使日輪一般的目力，

從漫天雪野的太空之下，

廣漠開曠的天地遮攔。」

——司文屈 (Swinburne)

我王萬歲！(Vivat Rex Edwardus) 他們在今天替國王加冕，舉國若狂地舉行着不可形容的愚蠢的行動，我倒有點兒莫名其妙，而且還有悲感。據我所見，除了大美國的馬戲和亞爾漢勃拉古宮中的舞會以外，再沒有旁的一件事可和本大典禮相比擬的了；而且這樣一種無望而又悲劇的事情，我也從來不曾目覩過的哩。

要觀賞這個加冕游行式，我該直接從美國跑到瑞雪旅館，再直接從瑞雪旅館跑到那上流人裏面的一個五基那的座位上。我的錯處是在於從東市梢社會下流人中間

跑來的。從那方面來的人很少。東市梢的人，一般地說，尚在東市稍買醉之中。一班社會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和共和主義者却跑出在空曠之地呼吸那邊的清氣，對於那四萬萬人民在擁戴一個加了王冕而抹了香膏的王者的一事，頗有些漠然不關的神情。六千五百位主教，祭司，大臣，親王，和將士觀看着這加王冕和抹香膏的大典，其餘的我們在走馬看花似的觀賞那遊行式。

我在屈拉法爾茄廣場，『歐洲最優美的地點』，且是帝國最內心的腹地，觀看這個遊行。我輩中人在那裏不下有數千，全被一股耀揚的武力挾制得整肅異常。進行線兩旁佈着兩重的軍隊。納爾遜紀念表脚下圍着三重藍掛子兵士，在廣場的入口，向東排列着那皇家海軍砲兵隊，在貝爾林蔭散步和考司布街的三角場裏，喬治第三的銅像四面都由長槍手和騎士支持護衛着。迤西佈列着皇家海軍的紅衣兵，從聯盟總會一直到白廳門口一帶，招搖着那第一近衛隊的鮮豔的壯偉的軍容，和彪彬的大漢騎着高大的戰馬，鋼胄鋼甲鋼馬甲，猶似一把鋼的大戰刀預備供當時的稱霸者使

用的一般。此外，羣衆的各處，大隊的都市警備橫衝直撞，後方等着那後備隊——高大而尊養的壯夫——帶着預備揮擊的武器，並乘着預備需要時使用武器的膂力。

在屈拉法爾茄廣場是這樣，沿着這進行軍，這耀武揚威的進行軍，一路上，沒有一處不是這樣的，萬千的壯男，優秀份子，人中的精良男子，他們一生唯一的天職便是盲從，盲殺和荼毒生靈。他們應該吃好，着好，有堅甲利兵，又有船艦飛送他們到天涯海角，而倫敦的東市梢，和全英倫的『東市梢』却應該吃力着做，終於腐化衰滅呀。

中國有句成語說：一人居於逸，彼人死於餓；而孟德司鳩 (Montesquieu) 也說：『許多人從事製造一個人的衣，真是使多少人沒衣穿的原故』。是以兩者都能相互的解釋明瞭的。我們非俟看了那西市梢的魁梧的近衛隊人員以後，是不能了解那東市梢飢民和癯靡的苦工的（一班飢民和苦工同着自己的一家住在一間頭的窠穴裏，還要省出隙地來轉租給別的饑民和癯靡的苦工住），也不能明白一者必在供養

那另一者的。

然而在威司明司德大寺 (Westminster Abbey) 中，人民在立一個國王，我呢，擠在近衛隊和屈拉法爾 廣場的警察隊之間，不禁與感到當以色列人民初次爲自己立王的時代。你們都知道怎樣記載着，以色列的長老都來見先知撒母耳，對他說：『求你爲我們立一個王治理我們。』

上主對撒母耳說：故此你要依從他們的話；只是當告訴他們將來那王怎樣管轄他們。

撒母耳將上主的話，都傳給他立王的，王說：

管轄你們的王必這樣行；他必派你們的兒子爲他趕車，跟馬，奔走在車前。

又派他們作千夫長，五十夫長；爲他耕種田地，收割莊稼，打造軍器和車上的器械。

必取你們的女兒爲他製造香膏，作飯烤餅。

也必取你們最好的田地，葡萄園，橄欖園，賜給他的臣僕。

你們的糧食和葡萄園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給他的太監和臣僕。

又必取你們的僕人婢女，健壯的少年人，和你們的驢供他的差役。

你們的羊羣他必取十分之一，你們也必作他的僕人。

那時你們必因所選的王哀求上主，上主卻不應允你們。

這一切在那古時到底成了事實，他們後來到底向撒母耳叫苦：『求你爲僕人們

禱告上主，你的神，免得我們死亡，因爲我們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

掃羅，大衛和所羅門之後，來了個羅波安，他『鹵莽地向百姓問答說：我父親使你們負重軛，我必使你們負更重的軛，我父親用鞭子責打你們，我要用蠟子鞭責打你們。』

當令之時，五百位祖傳的貴族執着全英國所有的五分之一；他們，和國王手下的臣僕，和那成爲寶刀的一班，每年耗費於奢侈者約達十八萬五千萬金圓，卽三萬七千萬金磅，也卽是全國勞働者生產額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二。

在大寺內的國王，穿着喬皇的金色禮服，於鼓樂喧天和顯嚇的諸候，貴人，及官吏等圍護之中，行卽位之禮。一副錫馬刺由張伯倫大爵爲他佩在鞋跟上，一柄御寶刀，裝在紫色的刀鞘中，由康德白萊(Canterbury)的大主教致了下面幾句勉詞賜授給他：——

請收受這把此刻從上帝底祭壇上取下而由主教及上帝的僕人之手遞授給你的御寶刀，雖是不稱當的。

束紮既定，他於是傾聆大主教的訓詞：——

用了這刀，你去執行公理，阻止邪惡的發生，保護上帝的聖堂，和扶衛寡婦孤兒，恢復腐化的事物，既恢復的，維持牠，良好的秩序，擁護牠，而且賞善罰惡。

但是，聽呀！白廳下面的歡騰之聲啊；羣衆湧動着，排列着的兩重軍隊全體肅立了，國王穿着奇特的中古式紅衣，搖擺着映入我的眼簾了。於是整個的人世宛如馬戲團的大車鼓蕩着。隨後，一輛皇家馬車，滿載了皇室的男男女女，以及脂粉滿面，衣冠華麗的使女和車夫。車馬更多了，公侯也，親臣也，子爵也，華服的女王也——隨從也是全班的人馬。再後，是士卒，猶似一隊皇家衛兵，此後，是面容黧黑的將官們。都自天涯海角奔到倫敦市來的，義勇團的官將，民軍和常備軍的官將；佩錦帶，佩寶星，救烏基波 (Ookiep) 的百老符 (Broa Wood) 及柯拔 (Cooper)，大該 (Dais) 的麥西司 (Mabias)，佛拉克方町 (Valkfontein) 的迪克桑 (Dixon)；

中國底該司里 (Gaselee) 大將和西摩 (Seymour) 海軍上將，加藤 (Khartoum) 的欽納 (Kitchener)，印度的勞勃 (Roberts) 公爵——英國底戰士，破壞的泰斗，殺人的工程師！此外另有從商店和貧民街來的一族人，民則是一種全然的民族。可是如今他們來了，耀武揚威的，他們終竟是來了，這班武人，這些軍閥和世上的害物。紛紜着的貴族和庶民們，親王和印度王子，國王的侍臣和衛隊的衛士。

還有海外的僑胞，馴良而且耐苦的人民；還有全世界種種的人民——從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來的兵丁；還有從波墨大 (Famuda)，布尼烏 (Borneo)，菲吉 (Fiji)羣島和金海岸來的；還有從路得西亞 (Rhodesia)，海角 (Cape)殖民地，南得爾 (Natal)，西拉陸尼 (Sierra Leone)和甘比亞 (Gambia)，尼牙里亞 (Nigeria)和烏良達 (Uganda)來的；還有從錫蘭 (Ceylon)，西波路司 (Cyprus)，香港，日馬加 (Jamaica)和威海衛來的；還有從蘭哥司 (Langos)，馬爾泰 (Malta)，聖路雪亞 (St. Lucia)，新加坡，脫立尼大特 (Trinidad)來的。還有那印度的亡國奴，炭黑色

的騎士和舞刀手，猙獰得怕人，穿着眩耀奪目的紅服裝，那班薩克種 (Saks) 賴約布支種 (Rajputs) 和緬甸種人，一省歸一省，一級歸一級。

然後是騎士衛隊，華貴的奶油色馬隊的一瞥，和金色的華胄，怒潮似的歡呼，震耳的軍樂聲——『國王！國王！上帝拯救這國王！』舉國若狂了。這興奮的感染快把我帶狂了——我也要大呼『國王！上帝拯救這國王！』了。在我迴圍的襁褓的人民，眼中含着淚水，拋起他們的帽子，如醉如狂地歡呼，『祝福他們！祝福他們！祝福他們！』瞧，他來了，在那莊嚴燦爛的金車中，偉大的王冠在他頭上閃耀着，座傍穿白衣的女人也照樣地戴着王冠。

我忙克制我自己，竭力使我自信這是全真的，全合理的，並不是甚麼仙境的夢幻。可是我不能成功，然而還是不成功的好。我對於信這種盛舉，虛榮，和誇耀，和老爺式的癡愚，乃從仙境裏來的，比信這是神志清明的，處理得一切事物而又將解釋行星的祕密的人的行爲比較地高興點。

親王和幼親王，公爵，女公爵以及各式皇族中戴小冕的人物招搖地經過；更多的戰士，和隨從，和亡國奴相繼而過，游行大典於是過了。我和羣衆一起從廣場中推湧出來到一處小街錯綜的所在，那裏那些公共場所充滿了醺醉者的喧嘩胡鬧，男人，女人，小孩，雜處着恣意放縱。四座都揚歌着加冕禮的愛歌：——

『樂哉！加冕佳節，加冕良辰，

大家請來參加一次盛舉，一次大慶，歡呼三聲，

大家請來暢飲紅葡萄，白葡萄，威士忌，

加冕佳節，樂哉我們！』

大雨滂沱地落了。街上來了許多屬國的軍隊，黑色的非洲人和黃色的亞洲人，裹頭巾的，戴湯罐帽的，挑夫們頭上戴了機關槍，過山砲搖擺着過去，他們全體都

赤着脚，拍着急拍子，在街道的泥濘中，邪噓邪噓邪噓前進。酒樓和茶室有魔力似的走了個空，那些棕黑色的順民極受他們英國同胞的歡呼讚美，一刻兒他們便又回到宴席上來。

『老兄，這游行會你贊成得如何？』我問一個在翠綠公園的長椅上坐着的老年人。

『我怎樣贊成牠？我自言自語過，這是一個囊無半文的人求睡眠的絕好機會，所以我和五十個同境遇的人走向這僻靜處來。可是我終也睡不起來，橫臥在那邊噓着飢餓，自思本人勞苦了一世，如今却無處可以安枕了，那些鼓樂聲，歡呼聲，大炮聲，一陣陣送入我的耳鼓，幾乎把我激成了個無政府主義者，想把張伯倫公爵的腦袋搗壞了呢。』

爲甚麼恨張伯倫公爵，我不十分明白，即是他自己也不明白，不過這是他所感到到的情形，他很肯定地說的，而且不拖泥帶水的。

夜色漸來，全城煌煌的都是燈火。閃耀的五彩燈火到處奪目，巨大的『吾王萬歲』的燈字隨處可見。街道中人山人海，擁擠不堪，雖是警察到處極嚴厲的彈壓制止慶祝過度，釀酒和放浪的行爲，疲勞的工人對於這消遣和興奮之事，似乎高興得發狂了，他們在街上怒湧，舞蹈，男女，老幼，臂挽臂的連成了長行，唱着，『我也許是癡了，但是我愛你，』『葛雷洋囹圄』，『和』金銀花與蜜蜂』等歌謠——最末的——一曲歌唱得有像這般的：——

『你是金銀，金銀花，我是蜜蜂，

我欲從你的紅唇中，輕吮你的花蜜，你懂不懂。』

我坐在泰晤士河濱的一條長凳上，隔着輝煌的流水眺望。時將午夜，我面前湧動着高一等的尋快樂者，避離了幾條過於放蕩的街，相率回家去了。在我旁邊的長

登上，還坐着兩個搖襖的人物，一男一女，在磕頭欲睡。那女的二臂緊緊地合抱在胸前危坐着，她身體不時在傾擺——一時向前面仰，直至她的均勢幾乎要失去，而她要掉在地上去了；一時向左傾，橫斜的，直至她的頭擱在那男人的肩上；一時向右傾，過度的伸張，直至因酸痛驚醒了她，於是她重又筆直地正坐了。不一回，前仰的動作又會開始依次輪流，至伸張過度的酸痛驚醒她為止。

每隔一小回，男孩和青年人躡行至長凳後，發出突兀而惡戲的鼓噪來。這往往使一對男女從他們睡眠中驚跳起來；他們既目覩了這嚇人的惡劇，便嘻嘻哈哈地湧跑了。

這一般的毫無惻隱之心是最顯著的事。無家可歸者的坐長凳，可憐的傢伙可欺惹而不傷人又是一件平凡的事。在我坐在那長凳上時，可有五萬人走過那兒，而在這國王加冕的大慶典日，却沒有一個覺得他的心絃感動到走過來說：『拿六辨士去，借個床鋪去罷，』的着力地步。反是那般婦女，尤其是少婦，關於那磕頭的婦

人說着種種激諷的話，不變易地博她們同伴們捧腹。

用英國語氣說，這是『殘忍』；相同的美國語說起了更是妥切——這是『狠毒』。我承認我開始對那班熙攘的羣衆起了忿怒，對於倫敦的人口統計報告標明成人中的四分之一必然恃公賑爲生，無論在救濟院裏，或養病院或瘋人院，反覺有些痛快。

我和那男人接談，他已是五十四歲，是一個頹唐的碼頭工人。他祇能在人工供不應求時找到一點零散工作，因爲在通常時候，年青的力壯的早就入選了。他迄今已在河濱的長凳上度了一星期了；但下星期局勢比較樂觀，他也許能找到幾天工作，使得在甚麼小客棧內租個舖位安身，他一生便住在倫敦，僅有五個年頭，當一千八百七十八年時，他在印度出勤。

當然，他是要吃的；那女子當然也要吃的。這樣的時節，對於像他們的一輩却特別的難堪，雖則巡警們如此地忙碌，貧民得以多偷睡一忽。我叫醒了那女子，還是叫他婦人吧，因爲她已是『二十八歲了，先生』，於是三人走向一個咖啡店來。

『裝這麼許多燈火，要多少活計啊，』這男人見了幾個燈火輝煌的建築說着。這是他本人的基調。他做了一世生活，而一切客觀的天地萬彙，也和他自己的靈魂一般，他祇會用活計兩字來表明牠。『加冕禮有點益處的，』他接着說。『有活計給人做呢。』

『但是你的肚子空着呢，』我說。

『哦，不錯，』他回答說。『我想要吃，但沒有機會。我命運不濟。你做什麼生意的？船上當水手的，是不是？我看你的衣服就知道了。』

『我知道你是什麼人，』那女子說，『你是意大利人。』

『不，他不是的，』那男人力爭着說。『他是個美國人，美國人就是他。我知道的。』

『天哪，你們瞧，』當我們轉到熱鬧的河濱，被那些喧鬧而且醉迷的慶祝加冕的羣衆所擠住的時候，她疾呼着。男子們引吭狂呼，女子們珠喉婉轉地唱着：——

『樂哉！加冕佳節，加冕良辰，

大家請來參加一次盛舉，一次大慶，歡呼三聲，

大家請來暢飲紅葡萄，白葡萄，威士忌，

加冕佳節，樂哉我們！』

『我過着這樣的日子，身上好髒呀，』那婦人在一個咖啡店裏坐下來，在眼角上揩去眼污時說。『今天我所看見的風光，我也覺得很快活，雖則我自身是孤苦零丁的。那般公爵夫人和貴婦人穿着那麼華麗的白衣。她們真好看，真好看。』

『我是愛爾蘭人，』她回答我們的問。『我叫海棠。』

『什麼？』我覆問了。

『海棠啊，先生；海棠啊。』

「什麼海棠？」

「海棠花的海棠。」

「哦，愛爾蘭種的倫敦人，」我說。

「不錯啊，先生，倫敦生的。」

她一向在家裏很悠悠地度着日子，直至她父親故世——遇禍而慘死的——之後那時她才覺得在世上也要負謀生之責了。一個哥哥在從軍，還有一個哥哥祇有一星期二十先令的進款，而且沒有穩定的職業，却要瞻養一個老婆和八個孩子，所以對她也愛莫能助。她一生祇出了倫敦市一次，到了愛賽克思（Ashted）的某地，約距城十二哩，在那裏，她做了三星期採拾果實的工作：『我回來的時候，我像紫葡萄一般地黝黑。你也許不相信，但是真是這樣的。』

她最近一次在一個咖啡店裏做事，從早上七點鐘做起，直到晚上十一點鐘，僅有五先令一個星期，飯算是吃東家的。後來她忽然生病，從醫院裏出來，至今還是

找不到事情做。她還沒十分復原，而她最近的兩夜却是在街上過夜的。

那時他們早狼吞虎嚥地裝下了一大批的食物，這男的和女的，直至我替他們添了二次三次菜，他們才有肯罷休的樣子。

她有一次伸過手來撫摸我衣衫的布料，很稱道美國人能有好衣穿。我的百結衣衫是好衣！倒使我有點汗顏；但是，細察了我自己的衣衫一回，再細察那男人和女人所穿的衣衫，我開始覺得自己確還穿得算體面的呢。

「你們末後希望做些甚麼事？」我問他們。「你們該明白你們是一天老一天了呢。」

「救貧院，」他說。

「天曉得，我真不在希望，」她說。「我是全無希望的了，我知道的，我就一世在街路上吧。我用不到救貧院，謝謝吧。實在，用不到，」她在此後的靜默中，祇是用鼻歛氣。

『你們通宵在街路上，早上怎樣有東西到口呢？』我問了。

『如果隔夜未曾留剩一個辨士，那麼再去設法一個到手，』那男人說明着。『然後跑到咖啡店裏買一杯茶喝喝。』

『但不見得便可以果腹了呢，』我不服的問。

他倆明智地微笑。

『你可以一滴一滴的喝你的茶，』他接着說，『使牠延長得愈久愈妙。同時你留心睜視着，可有誰吃剩一點東西。』

『有些人吃剩下來的東西，真異常多啦，』那婦人插嘴說。

『這裏的總關鍵，便是設法得到一個辨士而已。』那男人把這妙計洩示我時很嚴肅地說着。

當我們將分手之時，海棠小姐從鄰桌上收拾了二塊麵包屑塞在她破衣的一角裏。

『不該狠費牠的，你該知道。』

她說那碼頭工人對這話點了點頭，自己便也塞好了二塊。

在清晨三點鐘的時候，我沿着河濱一路的踱去。這一夜，對於那班無家可歸者倒好似是一個寬恩之日，因為警察們都到別處勤勞去了；長凳上都擠坐着入睡的乘客。女的和男的一樣地衆多，而且大半，無論男女，都衰老了。偶然也可以看見一個小孩子。在一條長凳上，我注意到一個小家庭，一個男子聳然地危坐着，手中抱着一個呼呼入睡的嬰孩，他的妻子把頭倚在他的肩上也已熟睡，而她的膝上又倚着一個睡孩子的頭。那男人的兩隻眼睛睜大着。他隔水痴視着，想着心事，這於一個有家室之累而無棲身之處的男子是極不相宜的事。去推測他的思想，不消說是令人大感不快的；但這是我所知道的，全倫敦也都知道的，失業者殺妻子的這一件事，並不算十分奇異的。

在更漏將殘之時，你如果沿着泰晤士河濱一路走去，從議院經克里奧伯特拉遊

藝場，到滑鐵盧橋，不能不回憶到二十七世紀前寫約伯記的作者所詳述的水深火熱的情形：——

有人挪移地界；搶奪羣畜而牧養。

他們拉去孤兒驢，強取寡婦的牛爲當頭。

他們使窮人離開正道，世上的貧民盡都隱藏。

這些貧窮人如同野驢出到曠野殷勤尋找肉食，他們靠着野地給兒女糊口。

收割別人田間的禾稼，摘取惡人餘剩的葡萄。

終夜赤身無衣，天氣寒冷，毫無遮蓋。

在山上被大雨淋溼，因沒有避身之處，就抱住磐石。

又有從母懷中搶奪孤兒，強取窮人的衣服爲當頭。

使人赤身無衣，到處流行，使凡是飢餓的人，都扛抬禾捆。

二十個世紀已經過去了！在這基督教文明萃菁的中心點，愛德華第七在位的
首都，情形還竟然這般地一成不變哩。

第十三章

碼頭夫滕古林

我昨天站在距列門街不遠的市營街房中的一室裏。如果我眼見着那種恐怖的特來，同時又知道自己也將住在這樣的一個房間以至於死，那麼我老早就該投身泰晤士河，無勞再去租借下來了。

這簡直不是什麼房間。對於言語上客氣些說來，如果這是可以稱爲房間，那麼牛棚也就可以稱爲宅邸了罷。這僅僅是一個洞穴，一個柵欄。房間的大小是闊七呎，長八呎，同時天花板低得很可憐，甚至對於軍營內的一個英國兵士所必需的立方空間都不能供給出來。遮着襤褸的被褥的一隻破榻，幾乎佔去了半個房間，一隻

害着軟骨病似的方桌，一隻椅子，兩隻箱子，幾乎就沒有了旋身的餘地，這眼前的一切東西，五塊錢就足以完全購備。地板上空無所有，倒是牆壁和天花板上，掩蓋着血痕和斑點。每一血痕表示一個暴死——昆蟲的暴死，因為這地方是虱子的巢窟，誰都不能單獨地對抗牠的襲擊。

住在這個洞穴內的，是一個碼頭工人，名叫滕古林(Dan Oulien)，現在快要在病院內斷氣了。然而在他的這種慘澹的環境中，他却遺留着他的個性在那兒，這很充分地暗示出他是怎樣的一流人物。四壁之間，懸着茄理巴爾提(Garibaldi)，安琪兒，和滕彭斯(Dan Burns)和其他的工人領袖的廉價的肖像畫片，在方桌上，還放着瓦爾透皮桑特(Walter Besant)的一冊小說。據說，他還知道沙士比亞，也會研讀過歷史，社會學和經濟學書籍，而且是自習出來的。

方桌上，在雜亂的怪樣中間，放着一張紙片，這上面塗寫着：『前借去大白壺及螺絲錐各一，請速還我，此致古林先生。』——這些東西是在他的初病的期間，

鄰婦借給他的，而現在因恐他要死亡而來催索了。一個大白壺和一個螺絲錐，在一個深淵下的動物看來，較之給同一深淵下的其他動物的死時的和平，其價值還要高貴。歸根結柢，竟使滕古林的靈魂不得不受困於吝嗇的觀念，而無從設法向上地努力。

這只是一個簡單的小故事，滕古林的故事，不過在這些字裏行間，却是大有一讀的價值。他的出身是低賤的，是在那階級的線條顯然地劃分着的一個都市社會裏出身的。他的一生，就是從事於肌肉的勞働；又因為他曾經翻閱過一些書籍，抓住了一點時代精神的火焰，『寫得成一封像辯護士似的信件，』所以在他的同事之間，他常是被推選出來，替他們作腦筋的勞働。他成爲了水果挑夫的一個領袖，倫敦職工會議的碼頭工人代表，以及勞働新聞雜誌上做文章的無忌憚的著作家。

他決不依賴旁人，雖然，他們是他的經濟的支配者，過度着適於自身的生活，同時他也自由地發表他的意見，勇敢地發動鬥爭。在那次『碼頭工人大罷工』的事

件中，他因担任指導者的工作而被逮。這也就是滕古林的結局。那天起，他便成了一個注意人物，差不多在十年以上的期間，每次老是只做工一天，便不要雇用他了，僅僅付了他當天的工資。

碼頭工人原是一種臨時勞動者。工作是上落不定的，以搬運貨的多寡，來決定他的工作的作輟的。滕古林却是例外的一人。當他不是絕對地被拒絕的時候，（這本來是常會發生鬥爭，而且也一定會更慈悲的）他便由工頭來招呼他，每星期做兩三天以內的工作。這正是所謂『有訓練的』，或是『有教養的』。這其實就是挨餓。此外再沒有更穩妥的語彙了。這樣的十年間的生活，使他喪膽落魄，而喪膽落魄的人們，大抵是不能生存的了。

他下榻於他的恐怖之窟，因為他的無依，這就更加緊了恐怖的程度。他是一個老年的獨身漢，諸親百眷一個都沒有，哀傷而且悲觀的，不是對着虱子作戰，便是瞧着那血痕斑斕的壁間的肖像畫上的茹理巴爾提，安琪兒和滕彭斯。在那個市營房

內，他不曾結識任何朋友，也沒有人來拜訪他，他只是獨自留在那兒衰殘下去。

可是，從東市梢的遠方，却來了他的唯一的朋友，一個鞋匠和他的兒子了。隨後他們把他的房間打掃清楚，再把他們家鄉帶來了的潔白的襯衫拿了出來，然後又從他的肢體之下換去了髒得已成灰黑色的被單。而且他們還帶來了女王御賜的看鑿婦之一，她是來自亞爾特蓋特 (Aldgate) 的。

她便洗淨他的面顏，整理了他的睡榻，又和他談話起來。對他談話，倒是很有趣味的一回事——終於他知道了她的名字，談話便在這兒停止了。哦，不錯，勃蘭克 (Blank) 是她的芳名，她天真地回答着，喬琪勃蘭克 就是她的哥哥。喬琪勃蘭克，可就是麼？滕古林 在他的死床上半吼着；喬琪勃蘭克，是客狄夫 (Carthf) 的浮碼頭的法律顧問，他可不是因為他是破壞客狄夫 碼頭工會的最有力的一個人而從此授得勳爵的麼？而她就是他的妹子麼？滕古林 突然地從睡榻之上挺直坐起，對她以及她的血親咒罵起來；她就逃跑了，再也沒有回來，痛切地深印着『貧民忘恩』的

印象。

滕古林的兩足，得了水蠱症而浮腫起來了。他一天到晚儘是挺坐在床沿的一端，使水氣從身體上降落出去，地板上是有鋪席的，兩腿上祇有一塊薄毛氈，兩肩上也祇有一件舊外套。一位宣教師給他送來了一雙紙拖鞋，據我調查出來的價值是四辨士，接着又爲着滕古林的靈魂的超度而呈獻了五十個左右的祈禱。然而像滕古林這類的人，確不管什麼靈魂不靈魂的。在價值四辨士的拖鞋的威力之上，他決不願有多姆(Tom)，狄克(Dick)，或者哈萊(Harry)，來干預他。他請求宣教師肯替他開一扇窗，以便把拖鞋拋出窗去。於是宣教師也去了，再也沒有回來，也同樣地深印着『貧民忘恩』的印象。

這個鞋匠本是一個老勇士，無言地，悄然地跑到果物的大捐客商的總事務所那兒，在這兒滕古林曾經充當過三十年的臨時雇工。他們的性質，差不多純然是臨時勞働者的工作，鞋匠便把滕古林的窮迫的情形，衰老乃至垂死的情形，無錢而又無

助的情形，通盤告訴了他們，又說到他既經在這兒充當過卅年的工作，自然應請公
司方面援助他，什麼話都一一地說出來了。

『哦！』經理說着，同時不翻賬簿也回憶到滕古林來了，『你要知道，我們的
老規矩，凡是臨時雇工，我們是不援助的，這是無法可想的。』

他們什麼事都不辦，連要求寫一封介紹滕古林入病院的信件都要求不遂呢。在
倫敦市上，進病院這一回事，確是頗不容易的。在漢普斯坦特 (Hampstead)，假定
已得醫生的認可，至少還得在四個月後，他纔能進入病院，因為很多的病人已經在
名簿上登記在前了。最後，鞋匠把他送入法衣脫却貝爾施療院，在這兒，他還屢次
來探問他的病情。在這兒，他便發覺着滕古林已經屈服在一般流布着的感覺之下，
這就是說，他既已無望，他們便趕快使他早死。這是一個至當的論理的結論，我們
都可以同意的：這就是說，以一個曾經堅決地『有訓練的』，和『有教養的』十年經驗
的衰老的人，竟不免於如此的下場。當醫師們弄他出汗，爲着勃拉衣脫病 (Bri-

It's Toughest) 而除去腎臟的脂肪的時候，滕古林便分明知道出汗便是催他速死罷了；至於勃拉衣脫病，既已腎臟虛弱，當無脂肪可取，因此醫師的口實，簡直是一個不言而喻的牛皮。醫師便怒火中燒，從此不再走近他，總有九天之久。

這時候，他的睡床便填高起來，他的兩足和兩腿便一邊高而另一邊低了。頃刻之間，水氣又在身上出現了，而滕古林却分明知道，水氣上身，從腳上腿上傾注到身上來了之後，他更要更加速地死去了。他要求他的退院，然而他們却告誡他，說他這樣是要跌死在階梯上的，而他還是拖着自己的身體，半生不死地達到了鞋匠店。在記述本文的現在，他是已經瀕死於節制病院 (Temperance Hospital) 中了，這是他的忠實的朋友鞋匠用盡了登天入地的手段纔得容許把他送入院去的。

可憐的滕古林啦！他追求智識而終於只是個隱昧之徒；他在白晝間作了肉體的勞働，在長夜中又睜着眼睛不倦地讀書；他夢想着他的夢，也爲着主義而勇敢地搏鬥；他是人類自由的一個熱心家，愛好者，又是無畏的戰士；然而他的結局是沒有

充。分。的。偉。大。性。，。徒。自。困。於。他。的。環。境。，。而。不。能。克。服。他。的。環。境。，。終。於。祇。是。一。個。執。拗。者。和。厭。世。家。，。他。的。最。後。的。殘。喘。也。祇。是。斷。送。在。一。個。慈。善。病。院。的。貧。民。的。睡。榻。上。面。罷。了。——
『。凡。是。人。的。死。，。他。本。來。能。夠。成。為。賢。明。，。然。而。終。於。還。是。不。成。，。這。我。名。之。曰。悲。劇。』

第十四章

蛇麻和摘蛇麻者

勞働者和土地之間，於今分離得非常地遼遠，因此在整個文明的世界裏，農業區域爲着收穫物的收集，都是仰仗着都市方面。這時候，土地決不肯捨棄牠的豐熟的財富，前此已經從土地被逐出了的街頭之民，又終於召呼回來了。然而在英國，他們的歸來不算是當作浪蕩子看待，而仍然是無賴漢，浮浪人和放逐者，他們是爲他們農村中的弟兄們所懷疑，所侮辱的，是睡在監獄，收容所或柵根之下的，並且過活在『天曉得』的地方的。

估計起來，僅在凱特一帶，就有八萬個街頭之民來摘蛇麻的必要。他們答應

了這個召喚而出來了，這是他們的肚皮和依然殘存着的冒險慾的呼召。貧民窟，裏街屋，細民窟把他們吐了出來，而貧民窟，裏街屋，細民窟的醜爛的內容是不會稍滅。他們却好像『食人鬼』之羣一樣地在農村中東奔西竄，而農村不會錄用他們。他們是無地可容的。當他們在大道和小路上拖着僵僵的，不像樣的軀體走過的時候，他們簡直好像是地底下出來的餓鬼一樣。他們一旦的出現，他們存在的事實，對於清新晴明的太陽和青青的生長着的東西，簡直是一種狼藉。清純的直立着的樹恥笑着他們，以及他們的頹唐和彎屈樣子，他們的腐爛狀態，對於大自然的甘美和純潔，簡直是一種污穢的褻瀆。

這樣的描寫難道是誇張了麼？這是立場的問題。在一個拿分紅和利券的關係來觀察並思考人生的人，這不消說是誇張。可是在一個拿男子和女人的關係來觀察並思考人生的人，這決不算是誇張。這種野獸樣的困窘和言語含糊的悲慘之大羣，對於百萬富豪的釀酒家，決沒有什麼報償，他們這些釀酒家，生存於西市梢的宮堡

內，浸淫於倫敦市上黃金的戲院中的肉感的享樂之中，和小貴族小公子們會同饗宴，從國王那兒授得爵位。這樣，他的功勳便獲得了——真是笑話！在古代，偉大的金髮之獸，馳騁於戰陣的先鋒，只要把人們頭顱從脊骨上斬落下來，他便可以建功立勳。究其極，拿着銳利的鋼鐵，輕快的一擊，去殺害一個強者之頭，比較用產業和政治的巧妙而且狡猾的奸計而使他乃至他那數代以下的子孫變成野獸一樣，是要風光得多。

現在，話又說回到蛇麻來了。在這兒，從土地的遠離，和英國其他各農業區是同樣地顯而易見的。在啤酒的釀造漸次地增加起來的時候，蛇麻的生產便漸逐地減少下去了。在一千八百三十五年，蛇麻的種植凡七萬一千三百二十七畝。今日牠只有四萬八千〇二十四畝，和去年度也減少了三千一百〇三畝。

今年度的畝數既是這樣地少，一個夏期的不佳和可畏的風暴又是更其減少牠的收穫。這種災殃分配在種蛇麻者和摘蛇麻者之間。種者或許會因此減少幾分人生的

享樂，摘者更會減少他們的食物，而他們在豐登的年頭，也總是得不到充分的食物。

下列的小題目，散見於敦倫的報紙上面者，凡數週之久：——

『浮浪人數頗多，惟蛇麻殊少，且尚未準備。』

其次，又有無數像以下的各節：——

『從蛇麻農場的鄰近，傳來了一種悲慘的消息。最近兩日間的放晴，數百個摘蛇麻者已經前赴凱特，祇得靜候株守，以待農場之準備。

『在杜佛，今年救貧院內的浮浪人數，較去年此時約有二倍。

『又在其他的各都市中，由於季節的遲延，臨時收容所的被收容者，便大增而特增起來。』

使他們的悲慘更加厲害的，在其後開始摘蛇麻的時候，由於一種可怕的風雨和冰雹的襲來，蛇麻和摘蛇麻者差不多是吹落完了。蛇麻從桿頭上剝光而散在地上，可是摘蛇麻者對於猛烈的風雹，不得不找求避難，終於幾乎溺死在他們建築於低地上的草舍和篷帳裏面。暴風雨以後的他們的狀態是委實可憐的，他們的浮浪的程度也格外比從前厲害了；這本來已經是貧乏的收穫，牠的毀壞更奪去了賺幾個辨士的機會，他們除了徒步同歸倫敦以外，數千人都是沒有旁的出路。

『我們又不是什麼清道夫，』從蛇麻沒脛的土地那兒走開的時候，他們這樣說。

殘留下來的一部份人，自暴地埋怨着，因為他們在半剝落的桿頭中間摘滿了七籬，只收一先令——這一先令摘七籬的工資，是在蛇麻的成熟狀態的豐登時所出的工資率，其在不豐時也不出以上的工資，因為種蛇麻者是不肯多付錢的。

剛在暴風雨停息之後，我行經坦斯頓 (Teston)，東西法理虎 (Tarligh)，既聽見摘蛇麻者的怨語，又看到蛇麻腐落在地面上。在白爾漢裁判所 (Barham Court) 的溫室內，三萬扇玻璃窗被冰雹所擊碎，至於桃，梅，梨，蘋果，大黃，玉菜等植物，也都被擊成粉了。

這一切對於蛇麻的所有者，不消說是非常的不利；可是被害最深之人，決不是他們之中的任何一個，他們決不致有樽節飲食以代一餐食事的必要。然而在各種報紙上，却對他們傾注着最大的同情，把他們的經濟上的損害大載而特載着。『愛爾某君之損害約八萬鎊；』『有名的釀酒家兼本教區經租者的愛虎某君，約蒙受一萬鎊的損害；』又，『愛爾某君的令弟，瓦透林布萊 (Wateringbury) 的釀酒家，亦係重大受損者之一。』至於摘蛇麻者，他們全不涉及。不過，我敢斷言，營養不足的惠廉白格爾斯及其夫人，乃至白格爾斯諸兒女所損失的幾餐食事，較之愛虎某君所蒙受的一萬鎊的損害，的確是更大的悲劇。而況，惠廉白格爾斯所遭受的悲劇，恐

有數千倍之數是同此境遇的，而愛虎某君的事件，恐怕還不及五倍罷。

爲要參觀惠廉白格爾斯及其眷屬如何度生的情形，我便穿起了我的海員的襤褸服，出發探求工作了。同行者是倫敦東部的一個青年鞋匠，名字叫白脫（Bert），他爲着探險慾，和我聯合起來參加旅行。他聽受着我的勸告，買了他的一身『最襤褸的服裝』，當我們長途地步行到倫敦的街道，通過了梅特斯東（Maidstone），他生怕我們的服裝太壞，因而難找工作，他這樣地重重地擔心着。

他是無可非難的。當我們駐足在一家酒館裏的時候，館主仔細地睨視了我們，一直到我們把現金摸出來給他的時候，他的態度纔和氣起來。沿岸的居民都是很懷疑的；同時從倫敦來的『一年一度的工人旅行者』（Peasfeasters），坐在馬車中間飛奔而過，也在嘲罵而且侮蔑我們。

可是在我們尚未走到梅特斯東區的盡頭之前，我的朋友覺得我們的服裝，雖不見精良一點，却比一般的摘蛇麻者的要漂亮得多了。我們目擊着好幾個人的襤褸服

是非常驚人的。

『潮水退了，』這句話是一個極泊西樣子的婦人對着她的同事說的，這時候我們正走到一長列的箱子那兒，在這些箱子裏面，摘蛇麻的人們正在把牠摺入。

『你可知道麼？』白脫低聲地說。『她在說你呢。』

我知道了。而且我承認這個譬喻是的確適合的。潮水退落的時候，船隻便留在灘上，決不掛帆而出，同時一個水手，在潮水退落的時候，也決不掛帆而出。我的海員服以及我在蛇麻田場上的出現，表示着我是一個無業的海員，我是灘上的一個男子，而且真像淺水上面的一個船的樣子。

『先生，我可肯給我們一點工作麼？』白脫對着支配者說，支配者倒是一個慈顏而且高年的人，並且非常忙碌着。

他的一句『沒有工作』，竟斷然地發出來了；可是白脫還是黏附而且纏繞着他，我也跟隨在後面，走遍了田場。我們的執拗究竟是不是給支配者感受到我們求工的

熱望，或者還是給他受了我們的零落的外表和身世的動感沒有，對於這些，白脫和我兩人誰也不能明悉；可是到了末後，他的心腸軟化起來，他可以把一個原已支配給了人家的箱子給我們——這一個箱子已被兩個旁的男子所拋撇，據我調查所得，其原因是由於沒有賺生活費的能力。

『行動要規矩，你們注意注意，』當支配者把我們流落在婦人中間工作而離開我們的時候，他這樣地下着訓話。

這時正是星期六的午後，我們知道放工時刻是會提早一點的；因此我們加緊努力於工作，急於要知道我們到底是否能夠賺得麵包。這是一種單純的工作，事實上是婦女的工作，而不是男子的工作。我們就在直立着的蛇麻中間，坐在箱子的一端，同時另有一個摘桿者把有奇香的枝幹遞與我們。一小時內，我們完全成了熟練者了。一俟我們的手指能夠自動地分擇出蛇麻和葉瓣，而一次能夠摘取五六朵花，那就什麼都學習完了。

我們敏捷地勞働着，正像婦人們一樣地迅速，不過她們還有大羣的兒童，用了和我們同一速度的兩隻手在幫忙摘取，所以她們的箱子是早一點摘滿了。

『不要採得太光了，這是有犯規則的啊，』婦人中的一個告訴我們；我們聽受了她的忠告，非常感激。

下午一刻刻地消逝，我們纔知道生活費是怎麼也賺不到的——我們男子們的生活費。婦人的採摘能力和男子的差不多，而且兒童又和婦人差不多；因此，一個男子如果要和一個婦人和五六個兒童競爭，那簡直是不可能的。爲什麼呢？因爲他們是以一個婦人和五六個兒童爲單位的，而又以她們的總的能量來決定其單位的工資的。

『喂，老兄，我餓得要命了呢，』我對着白脫說。我們兩人都沒有吃過一點午飯。

『大家都是一樣啦，天啊，只可惜我吃不了蛇麻啊，』他回答說。

在這兒，我們兩人悔恨着我們的疏忽，爲什麼不早一點留養着幾個兒孫來在這種窮困的日子中作我們的助手呢？在這樣的調子裏，我們把時間消磨過去，又對着鄰人們談了一陣教訓的話。我們很引起了摘桿者的同情心，他是一個年輕的田夫，時時刻刻地把少許採集了的花朵撿到我們的箱子裏來，他擔任的一部份的工作，就是在摘桿的過程中收拾那散落了的花球。

我們和他談論到我們能否『預支』一點錢，據說我們的工資是七籮一先令，僅能在每十二籮之中預支一先令。這就是說，每十二籮中之五籮的工資是後付的——這是種植家在豐年或歉年，尤其在歉年，束縛摘蛇麻者的一種手段。

然而，坐在輝煌的日光之中，手下灑着金色的花粉，蛇麻郁香撲鼻的氣息，有時懷想起他們的市聲騷擾的故都，這些終竟是快樂的啊。可憐的街頭之民！可憐的溝壑之人！甚至他們都生長餓土，漠然地企慕着逐出他們的那種土地，又憧憬着都市的塵垢之中的風，雨，太陽，以及田園中的自由生活。土地呼召着他們，正像海

洋呼召着水手一樣；他們雖然是埋在萎縮了的頹廢着的殘骸的深處，他們只要回憶到都市產生以前生活着的他們的父祖的農民，常會驚異地心嚮神往。而在不可解的狀態之下，他們對於記憶雖已消失而血心猶未忘却的土之氣息，光景和聲音，常會歡暢起來。

『蛇麻都摘完了，老兄，』白脫含怨地說。

這時正是五點鐘，摘捍的工作是停歇了，因為次日是禮拜休息，因此一切都要整理清楚。我們不得不再無聊地等待着當秤者的到來，這樣又是一個鐘頭，跟着落日一同下來的霜，刺痛了我們的腳。在隔鄰的箱子裏，兩個婦人和五六個兒童已經採摘了九籬；因為這樣，當秤者見到我們的五籬的成績，說我們也很不錯，因為那五六個兒童的年齡，都已是自九歲至十四歲的了。

五籬！我們兩個男子，經歷了三小時半的勞働，賺得了八辨士半，或十七分。各得四辨士又四分之一！每小時約計一辨士強！而他們却祇允許我們預支總額中的

五辨士，可巧，勘定者爲了沒有零錢之故，終於給了我們六辨士。懇願都成徒然。一種悲慘的身世，講給他聽也不能感動他。他反而大聲地說，已經多付了一辨士，應付之款祇是五辨士罷了，說着他逕自走開去了。

爲展開議論起見，假定說，我們在事實上的確是我們所假裝着的人物——卽貧乏和窮迫者——那麼，我們的處境便是這樣：夜來了，我們不要說夜飯沒有得吃，就連午飯都沒有多少好吃；因爲我們兩人之間就祇有六辨士的財產。我餓得這樣，當然要去買值三辨士的食物，白脫也不能例外。這是很顯然的一件事。僅僅爲着填補我們的胃的要求之百分之十六·三，也得使用六辨士，而我們的胃的要求之百分之八十三·三，依然是訴說着空腹之苦。又因着窮迫的影響，我們祇能睡在垣根之下，這還算不得怎樣惡劣，不過寒氣襲人的時候，牠滲入了我們的一部份的空腹。然而，次日是星期日，那時就停工着。可是我們的荒謬的胃肚，却決不能因此而跟着停工。那麼，問題就在這兒了：怎樣去賺取星期日的三餐和星期一的兩餐食事

呢？（因為我們預支工銀是非到星期一晚上不行的。）我們知道臨時收容所是滿員了；而且知道如果我們要向田家或村民那兒求乞，事先恐怕就難免不被捕入監獄而處以十四天的拘留。那麼怎麼辦呢？我們兩個人祇得在絕望之中相對而覷着麼——

——決不這樣。我們却很愉快地感謝上帝，我們決不和其他的人們一樣，尤其是那些摘蛇麻的人們！我們却向着梅特斯東走下街去，在我們的衣囊裏面，還有從倫敦帶來了的銀幣和銅板，低響着叮叮噹噹的聲音。

第十五章

海婆

在凱特的中央，你或許不能預期着發見『海婆』，而我却就在那兒發見了她，這就是在梅特斯東貧民區的小街上。在她家的窗戶上，她沒有什麼『召租』的字樣，必須先疏通了一下，她纔能允許你借宿在她的前房內。晚上我走下『半地下室』的廚房裏，同她及其丈夫多馬墨格列琪(Thomas Murgidge)去談話。

但當我同他們相談的時候，呼爲『文明』的這個巨大的機體之一切精巧和複雜都消失於無踪無影了。我似乎是闖入了牠的皮肉，而觸到了牠的赤露的靈魂一樣，而在多馬和他的老婆中間，我把握着了這種可驚的英國人的精髓，我在那兒，認識

了亞爾皮安 (Albion) 的子孫們被吸誘着越過地平線的遊歷熱的精神；我又在那兒認識了英國人的蠢然的爭論和無常識的戰爭漩渦中廣大的茫茫，同時更認識了他們在帝國和偉大之中，盲目地消耗了的剛毅性和頑強力；我又認識了那種絕大無比而又不可解的忍耐心，使本國的國民忍受着一切的重擔，無怨無艾地在倦人的長年之間勞働過去，而且默默地把國內最完善的子弟送出到世界的盡頭去從事戰爭與殖民。

墨格列琪是一個七十一歲的小男子。唯其因為他是個小男子，所以他沒有出去充當兵士。他還是在家園內留存着，勞働着。他的最初的追想是與工作有關聯的。他除了工作以外，旁的什麼都不知道。他終生工作着，就是現在，雖是七十一歲了，他也還是工作着。每天朝晨，人們便看見他和雲雀同時起身，到田間去，因為他天生成是一個『日傭工』。墨格列琪的老婆是七十三歲。從七歲起，她已經到田間工作，最初是充當着男孩的工作，其後是男子的工作。她至今還在工作着，開窗，洗拭，煮炊，烘麵包，又因為我的駕臨，她也就替我調製食物，安排床鋪，我覺得

羞慚得很。在六十年餘的勞役之後，他們還是兩手空空的，除了續做工作以外，他們簡直就沒有什麼可以期待。他們却也滿足了。他們既不預期什麼東西，又不企求任何事情。

他們的生活真是簡單。他們的欲求真是無幾——日終的時候，在『半地下室』喝一杯啤酒，七日間每晚接續不斷，披閱一種新聞週刊，以及像小公牛嚼草一樣地沉着而且閒散的談話，就是這樣罷了。從壁間的一幅木板畫上，一個纖纖的天使樣的少女俯瞰着他們，其下便是關於『我們的未來的女王』的一段文字。從這個側邊的一幅石版畫上，是一個精壯的年長的貴婦人，其下寫着：『我們的女王——金剛石禧年節』（譯者按——這就是猶太人的五十年節，凡是希伯萊血族的一切奴隸都能在這一年間獲得他們的自由）。

『你自己爭來的錢是快活的，』墨格列琪的老婆這樣回答說，這時候我剛對她提議了他們在這時應該休止工作的話。

『不，我們也不企求什麼人的幫助，』墨格列琪說，這一句話，是由於我問了
一句是否兒女們對他們夫婦有幫助之後的回答。

『我們，老婆和我兩個人，非要等到乾死而成灰的時候決不會不做工作的。』
他又添說着；墨格列琪的老婆也滿心贊成地點點她的頭。

她這老婦人一共前後產育過子女十五人，全部都出走了，或者是死掉了。然而
『奶末頭』（按這是指最後生的一個女兒而言）却還活着在梅特斯東，她現在是二十
七歲了，在兒女們結婚的時候，他們夫婦們逼出了自己的家族和困難，正像他們以
前的父母（祖父母）一樣。

『兒女們在什麼地方嗎？啊，他們不是到處都在麼？理齊（Lizzie）是在澳洲；
瑪麗（Mary）是在埃爾斯（Buenos Ayres）；泊爾（Poli）是在紐約；喬伊（Joe）早已
在印度死了——這樣地，他們坐在他們的廚房內，爲着旅人的緣故，回想起他們
的一羣來了，生者和死者，兵士和下手，『移民』的老婆。

他們把一張照相遞給我。這是一個穿軍服的整潔的青年人，他對着我凝望。

『啊，這是第幾個兒子啊？』我發問着。

他們抱着肚皮大笑了一陣。『兒子！笑話，是孫子了，最近纔從印度的勤務歸來，原是國王麾下的一個喇叭手。他的哥哥是和他在同一個聯隊裏面。』這樣地進行着，兒子們和女兒們，孫子們和孫女們，他們之中，全部都是世界的遊歷家，都是帝國的建築家，另一方面，老夫婦又在本國留存着，勞働着，也同樣地從事於建築帝國。

『在北門之側，住着一個老婆，

她原是很多財富；

她產了一羣的浮浪子，

又把他們向海外拋去。

「有些是在海底葬身，

有些是在海灘暴露；

消息傳到倦婆這兒，

她却依然是拋送更多。」

不過，海婆的生育差不多是結束了。原料是枯竭了，地球也是到處人滿了。她許多兒子的幾個老婆接續繁殖下去了，她自己的工程是過去了。往時的英國人，在現在就是澳洲人，就是非洲人，也就是美洲人。英國在這樣悠久的時期中，輸出了「她所生育的最完善者」，而且已經破壞了那些凶毒的殘餘者，因此，她所僅有的事情，就祇是在漫漫的長夜之中坐守着而又凝望着壁間的王像。

英國的真正的商船水手是已經完了。商船的勤務，對於這些跟着納爾遜在屈拉

法爾茄與尼羅河共同作戰過的「老水手」，不再是一個補充所了。英國人雖是仍然繼續着指揮一切，却也歡迎外國人大部分地充當着商船水手。在南非洲，「移民」對土人教以射法，士官們却是徒勞了一番；另一方面，在本國，街頭的人們嬉玩得荒唐瘋狂，而陸軍部却降低了徵募兵的體格標準。

這不能不是這樣的。最得意的英國人決不能希望抽出生命之血，和營養不良，而永久地保持着牠。墨格列琪老婆的同命者都已經被逼入都市裏來，而她祇不過多生產了幾個得不到充分的食物貧血而且病弱的子孫罷了。今日英語民族的力量是不限於緊促的小島，却已發展到海的彼方的新世界上，這兒便是些墨格列琪老婆的兒女。「海婆」，「北門」之側的海婆，差不多是剛完成了她在世界上的工作，雖然她自己是不知道這回事。她不得不坐下來，她的疲乏了的腰骨不得求一個息影之地；若果臨時收容所和救貧院不預備收納她的時候，那是由於她所教養出來的兒女們都不是爲着她的衰弱枯老的日子關係罷。

第十六章 所有權重於人權

在一種以財產爲基礎的，物質的，而不是靈魂的『文明』中，這是不可避免的，會把財產超越在靈魂的上面，而且會把侵犯財產的罪愆認爲比侵犯人權的罪愆更嚴重得多。

因此，即使把老婆打成肉醬，把她擊斷肋骨，倒還是一件小事情，決不像露宿在赤條條的星空之下那樣的嚴重，這爲什麼，就是因爲這個人沒有租房子的費用是了不得的。如果一個孩子，從一個富饒的鐵路公司內竊取了幾個梨子，那他對於社會便是個巨大的危害，決不像一個野蠻的青年對一個七十歲以上的老頭兒犯一種不

令人不生氣的毆打那樣的輕鬆。又，如果一個青年女子，捏造了職業而來租借房子，那她便犯了危險的惡行，其結果要不是她被處以嚴厲的刑罰，便是她和她的家屬把這全部的房產打得粉碎。如果她在半夜之後，很卑污地淫蕩於片加狄萊路和斯屈蘭特路上，祇要她能有租金借屋的財力，警局便不致干涉她的行動。

下列各項說明的案件，係從僅在一週以內警務報告上面攝取下來的：——

維特納斯 (Widnes) 警局。

審詢者：高三基 (Gosse) 與尼爾 (Niel)。

林區 (Lynch) 被控，係因酒醉滋事，並毆擊警士一名。本犯私救幽禁中的一個婦人，曾向警士亂踢和投石。

判決因係初犯，處罰金三先令六辨士，並以毆打罪，處罰金十先令和訟費。

葛拉斯高(Glasgow)皇后公園警局。

審詢者爲湯普生(Tompson)。

凱痕(Kane)因毆妻案被控。從前本案已過犯五次。

判決處罰金兩鎊兩先令。

湯頓區(Tamton)分局。

品透(Painter)，一個肥大漢，狀似工人，因毆妻案被控。該婦兩眼上傷勢很重，面部也很浮腫。

判決處罰金一鎊八先令，訟費在內，合令下次不准再生糾紛。

維特納斯警局。

培斯脫維克(Bawtry)和亨脫(Hunt)兩人，越界捕獵。

判決亨脫處罰金一鎊及訟費，培斯脫維克兩鎊及訟費；並因傳審未到，合判拘役一月。

沙夫茨步萊 (Shaftesbury) 警局。

審詢者爲市長。

培苟 (Baker) 露宿。

判決處拘役十四天。

葛拉斯高中央警局。

審詢者爲鄧老音 (Dunlop)。

童子摩蓮生 (Morrison)，在鐵路車站內偷竊梨子十五枚。

判決拘役七天。

唐客斯透步洛夫 (Donaster Forogh) 警局。

審詢者爲克拉克 (Clark) 及其他官長。

麥高文 (McGowan) 私備吹獵器械全套，並野兔若干，有犯『私打吹獵防範條例』。判決處罰金兩鎊及訟費，或代以拘役一月。

鄧芬林 (Dunfermline) 審判局。

審詢者爲州長琪列斯庇 (Chillespie)。

工人約翰英 (John Young)，凹面，用拳毆擊斯托拉 (Storran) 的身部和頭部，把她打倒地上，並擊以大棍。

判決處罰金一鎊。

寇克客代 (Kirkaldy) 警局。

審詢者爲狄霞脫 (Dishart)。

瓦爾格 (Walker) 向人毆擊並撞倒地。被擊者並未對抗，官長認被告有危害公眾罪。

判決處罰金三十先令。

曼斯菲爾 (Manfield) 警局。

審詢者爲透納 (Turner)，飛古格 (Whicker)，鐵茨步萊 (Tiddbury)，福爾姆斯 (Folmes)，及納斯別脫 (Nobitt)。

賈克生 (Jackson)，毆打納痕 (Nunn)。當被告受打之時，絕無對抗行爲，竟被重擊面部，被撞倒地，頭側亦被踢，因而不省人事，在病院診治了兩週之久。

判決處罰金二十一先令。

潘斯 (Perth) 審判局。

審詢者爲州長錫姆 (Sym)。

密采爾 (Mitchell)，私打敗獵。本犯前已犯案兩次，上次係在三年以前，州長因該犯年已七十二歲，對巡查吏亦無抗意，故尙寬貸。

判決拘役四月。

鄧堤 (Dundee) 審判局。

審詢者爲代理州長瓦爾格。

繆萊 (Murray)，克萊葛 (Craig)，派克斯 (Parks)三人，串同私打敗獵。

判決克萊葛與派克斯各處罰金一鎊，或代以拘役十四天；繆萊處罰金五鎊，或代以拘役一月。

達廷鮑洛夫 (Raafing Borough) 警員。

審詢者爲孟克 (Monck)、派忽脫 (Paritt)、范列斯 (Walls) 和琪萊甘 (Gilligan)。

少年梅斯透斯 (Masters)，十六歲，露宿荒場，又無職業。

判決拘役七天。

散列斯步萊 (Salisbury) 市分局。

審詢者爲該市市長，及霍斯根斯 (Hoskins)、福爾浮特 (Fullford)、亞列山特 (Alexander) 和馬洛 (Marlow)。

摩爾 (Moore)，在某商店門外竊取皮鞋一雙。

判決拘役二十一天。

杭克斯爾 (Hornastle) 警局。

審詢者爲梅新堡特 (Massingberd)，葛萊漢 (Graham)，及客爾克拉夫脫 (Carruth)。

青年工人勃拉根步萊 (Brackenbury)，毆打七十歲以上老頭兒一名。據官長調查，被告浮斯透 (Foster)，慘遭了毒打，並無抗舉。

判決處罰金一鎊五先令六辨士，訟費在內。

物克素普 (W. Krop) 分局。

審詢者爲福爾強禱 (F. Jambe)，愛狄生 (Edison)，與斯密斯 (Smith)。

普梨斯脫萊 (Frasley)，毆打教士葛萊漢。被告因醉酒過度，推着一輛小兒車，撞到一輛荷馬車的前面，結局小兒車翻身跌倒，車中的小兒亦被拋出車外。荷

馬車碾壓了小兒車，但小兒並未受傷。被告當即亂打荷馬車車夫，後經原告勸導不聽，反向原告毆打起來。因原告受傷故，被告便不得不請醫師來。

判決處罰金四十先令及訟費。

羅壽漢 (Rocherham) 西馬路警局。

審詢者為拉伊脫 (Wigham)，普夫 (Pugh)，與斯篤達脫 (Stoddart)。

斯篤萊 (Stoey)，勃拉辛 (Brammer)，及維爾考克 (Wilcock)，三人串同私打
毆獵。

判決各處拘役一月。

沙山普頓 (South npton) 警局。

審詢者為海軍司令羅萊 (Rowley)，克爾姆西摩 (Cuth-Seymour) 及其他官長。

沙林登 (Thrington)，隨地宿露。

判決處拘役七天。

伊根頓 (Hokington) 警局。

審詢者爲市長鮑鈍 (Bowden)，亞伊爾 (Hyte)，浮勒 (Fowler)，及考爾脫 (Court)。

瓦茨 (Watts)，在人家花園內竊取鳳尾草九株。

判決處拘役一月。

列普萊 (Ripley) 分局。

審詢者爲飛勒 (Wheeler)，彭勃列琪 (Bembridge)，及何堡 (Hooper)。

亞倫 (Aler) 及霍爾 (Hall) 二人，私打野兔若干，有犯『私打敗獵防範條例』。

斯派漢(Sparham)，則在內陵使並助成他們。

判決霍爾和斯派漢處罰金一鎊十七先令四辨士，亞倫兩鎊十七先令四辨士，認費在內；如罰金不付，前者代以拘役十四天，後者一月。

倫敦西南段警局。

審詢者爲羅斯(Rose)。

普羅屏(Probyn)，毆打警士，傷勢頗重。該犯脚跟了老婆，又將勸阻其暴行的某婦毆打之後，警士進入他的屋子，他忽如猛虎撲來，向警士的面部一擊，警士隨即倒地，在地上時又被亂跟一陣，大有勒死警士之氣勢。最後，該犯踢他要害，傷勢非輕，恐需長期診治。

判決處拘役六星期。

倫敦蘭培斯(Lambeth)警局。

審詢者爲霍普根斯(Hopkins)。

『琵琶』斯端阿脫('Baby', Shute)，十九歲，狀似歌女，憑空造謠，騙取食宿，已有五先令之鉅，而且存意欺蒙勃拉茜夫人。原告勃夫人，是亞脫維爾路(Atwell Rd.)的客棧主婦。該女犯租賃時，伴言她是皇冠大戲院的職員。住上了兩三天的時候，勃夫人出去打聽消息，纔知道該女子所說一切，盡是虛語，於是把她拘送這兒。該女犯對官長說，如果她身體不是這樣虛弱，她是一定願意作工的。

判決處罰苦工役六星期。

第十七章

無能

在梅爾恩路荒場上，我駐足了一刻，竊聽到一點議論。時正夜間，他們都是些高等工人。他們圍聚着一個同事，一個卅歲的面團團的中年人，他覺得非常地激昂。

『可是這兒的這些爛賤的僑民怎麼辦呢？』其中的一人詰問着。『譬如，法衣脫却貝爾的猶太人就要來搶我們的飯碗了呢？』

『你千萬不能責難他們的，』回答的話是這樣。『他們正和我們一樣，他們也是不得不過活的。對着這個比你的工銀更低廉而來搶奪了你的飯碗的人，千萬不要加以責難罷。』

『可是老婆和孩子又怎麼辦呢？』他的爭峙者詰問起來了。

『一點不錯，』來了這樣的回答。『我正要問你，那個比你的工銀低廉而來搶奪了你的飯碗的人，他的老婆和兒子怎麼辦呢？是不是？他的老婆和孩子怎麼辦呢？他對於他們自然是比對於你的老婆和孩子更關心，他自然是不忍坐視他們的餓死。因此跌下了工銀，而把你擠軋出去。可是你，可憐的傢伙，你決不要責難他罷。他是沒法的。當兩個人探求同一件工作的時候，工銀總是跌下來的。那是搶生意的過失，並不是跌價工人的過失。』

『可是在那些有了一個工會的地方，工銀便不會跌落了呢，』反對的意見提出來了。

『對了，你正是一點不錯。工會可以在工人中間阻止搶生意的事情，可是對於在工會祇有一個的地方，牠就會更難解決搶生意的事情了。這正是法衣脫却貝爾所以有你們的爛賤的勞動力闖入的道理。他們是不熟練的，他們是沒有工會的，大家

互搶大家的飯碗，如果我們不屬於一個強有力的工會，我們便會失敗了。」

議論就在這兒停止着了，梅爾恩路荒場上的這個人又指出了一個教訓，就是，當兩個人鑽求同一件工作的時候，工銀便不得不跌落。如果他深入這個議論的時候，他定會發現這一真理，就是說，假使有兩萬失業工人想來排斥工會工人的時候，便是工會，兩萬強者的工會，也決不能支持原來的工價。這是很可以拿例證出來的，就是現在從南非洲來的遣散了的退伍軍人。他們有一萬個士兵，都是陷於失業隊伍中的窮困境地的。在全國工銀有一般的跌落的時候，引起了勞働糾紛和罷工事件，這就被失業工人乘間利用，他們很歡快地拾起了罷工工人所拋下來的種種工具。

苦汗的工作，挨餓的工資，失業的隊伍，以及無家無寓的大羣，在人浮於事而非事浮於人的時期，總是無可避免的現象。在街頭，在臨時收容所，在施食所等處，我所碰到的男子和婦人是不計在內的，因為就生活的一種式樣而言，牠或許可

以稱爲一種『寫意的位置』。我已經充分地描繪出他們的艱苦情形，說明着他們的生存是什麼都具備而祇沒有『寫意』罷了。

這是一件平心靜氣的清算的事情，在這兒英國，作每週二十先令的工作而獲得有規律的食物和一張夜綫之床，比起蕩馬路來，是要寫意一點。蕩馬路的人，苦痛是較爲厲害，工作是較爲艱苦，而報酬却特殊地少。我上文已經描摹過他們度夜的情形，以及他們如何地受了體質上的倦乏之後纔走進臨時收容所以求『暫息』。臨時收容所何嘗是一個『寫意的位置』。無論是採摘四磅麻絮，或是敲碎十二擔石子，或是從事其他還嫌忌的工作，都祇求慘苦的食宿，這在被收容者的一方面是一件不相稱的多事。在收容所當局方面，又是純然的盜賊行爲。他們對於這些被收容者的勞力，比資本主義者的雇主還更剝削。同數量的勞力所得的工銀，就在私人的雇主之下，也還可以給他們購置更良的寢床，更好的食物，更多的歡心，還有最重要的——更大的自由。

我說過，人們如袒護臨時收容所，那便是一件多事。這一點，他們自己也很明白，他們的態度顯然表示着他們非到受不了體質上的倦怠；他們始終是避開牠的。那麼，他們究竟爲什麼這樣幹的呢？決不是因，他們是些失意的工人。絕對的相反纔是對的；他們是失意的浮浪人。在合衆國，浮浪人幾乎一律都是失意的工人。他們覺得流浪和作工比較起來，流浪還是一種寫意的生活式樣。可是在英國，就不是這樣的。這兒的當局用盡了最大的威力加之於浪人和流氓，他真是一個大大地失意的動物。他知道，每天的兩先令，雖只值得五十分，也可以給他買得三頓好飯，一張寢床；此外，他還可以贖下兩辨士作爲囊中餘款。他甯願爲着這兩先令而工作，却不願爲着臨時收容所的善舉而工作；因爲他知道，他本可以不須委身於這樣辛苦的工作，也可以不須遭受到這樣惡劣的待遇。然而，他的所以不這樣幹，原是因爲人浮於事而不是事浮於人。

在人浮於事的當兒，一個剔選的過程便不得不經歷了。在各項的產業場上，能

率比較缺少的人便被傾軋出來了。因無能率而被傾軋，他們便無法超昇，祇得降下去，繼續地降下去，一直到了他們站到適度的水平線上，站到他們的能率所及的產業組織裏的地位。因此，這接着而且無可改易地，最無能率的人不得不降落到底層，這就是屠殺場，在這兒他們悽然地斷送生命。

對着底層的真正無能率者的一瞥，便說明他們一般原則地是心理上，生理上和道德上的潰滅者。在這一原則的例外的，便是新來者，他們僅僅是非常地無能率，而這潰滅過程也就在他們身上開始作用了。這必得知道，這兒一切的壓力都是使人毀壞的。康強的軀體（此因牠的腦筋的不敏和無能而存在）是很迅速地挫折得不成模樣；清白的頭腦（此因牠的虛弱的軀體而存在）是很迅速地染污了。死亡率是極度的，不過就是在那時候，他們的死法也極端地慢性的。

於是，我們這兒便有了地獄與屠殺場的構成。整個的產業組織中，一種經常的排斥是進行着在。無能力者是擠軋出來，而且拋向下面去。形形式式的事物造成了

無能率。不規律或是不負責的工程師會降落到他的相當的地位，例如成爲一個臨時收容所的勞働者，這在牠的本質上就是一種不規律的職工，在這兒更沒有多大的責任，或許簡直是沒有什麼責任。那些遲鈍和拙笨的人們，那些身受着驅體和頭腦的虛弱之痛的人們，那些缺乏神經的，心理的和生理上的根氣的人們，便不得不沉落下去，時而很急，時而很緩，達於底層而後已。凡是足以使一很有能率的工人變爲無能的意外事，會使他變成無能率，也因而不得不陷落下去。達於窘境的老工人，帶着了衰退的精力和麻木的腦筋，也不得不開始這種可怖的下降，除了底層和死亡以外，牠簡直不知道還有旁的什麼停留場。

在最後的一個例證上，倫敦的統計冊會述及一個可怕的故事。倫敦的人口佔着全英國總人口的七分之一，而在倫敦，常年地，每四人中總有一個成了死在公共慈善機關內的，或是救貧院，或是療病院，或是瘋人院。如果拿小康不是這樣死法的事實來加以考察的時候，這顯然地可以看出至少三分之一的成年工人總是逃不了

死在公共慈善機關內的運命的。

我現在要提出麥加里 (Mr. Garry) 的事件，把來作爲一個說明，關於一個善良的工人怎樣地會突然變成無能率的，以及他此後發生些什麼境遇。麥加里是一個卅二歲的中年人，也是救貧院的一個熟客。

以下的摘錄，係從工會年報裏面引出來的：

「我是在維特納絲的蘇烈凡 (Sullivan) 的廠內做過工，蘇烈凡廠普通稱爲大英釀化工廠。我本在一個天棚內作工，所以內庭是我的必由之路。那一天正是晚上十點鐘，四圍均不見光。正在穿過內庭之際，我忽覺有物攔住了我的一條腿，而又被牠旋截了去，我這時就不省人事了；我這樣不知不覺地昏暈着，凡一兩天。到了次週星期日的晚上，我纔神志清醒轉來，發覺自己是在病院內。我問看護婦，究竟我的兩腿是什麼一會事，她告訴我，兩條腿都已經截去了。

內庭中設有固定的彎軸一架，插裝地內；地洞凡十八吋長，十五吋深，十五吋闊。彎軸在洞內自轉，計每分鐘轉三次。洞側既無柵欄，洞面又無遮蓋。自從我發生意外以來，他們已經把他全部停頓，並已遮上了一塊薄鐵片……

他們給了我二十五鎊。他們說，這並不是賠款的名義；他們說，這僅僅是慈善救濟費。我從該款提出了九鎊，買來了一輛車子，以備自用。

當我失去了我的腿時，我是在勞働着。我每週賺得工銀廿四先令，因為我常須與人換班，所以工資比旁人的優厚一點。有什麼艱重的工作要做的時候，我總是時常入選的。

經理曼頓 (Manton)，曾來我病院探病數次。在我的病勢稍有起色的時候，我問他能否替我找到工作。他告訴我，公司決不會對我沒情，自然竭力設法，用不着我自己擔心。我無論如何是不礙事的……

曼頓從此不再來這兒探病了；最末一次他走來的時候，他說他正想請求董事們

撥付我一張五十鎊的鈔票，使我能夠回家到愛爾蘭朋友們的地方去。」

可憐的麥茄萊啊！他的所以賺得比旁人優厚一點的工資，原是因為他是好勝的，他是換班的，而且有什麼艱重的工作要做的時候他是時常入選的。其後意外的事情發生了，他便踏進了救貧院去。在這兩個辦法之中，任你如何選擇，都是一樣的，進救貧院也好，回愛爾蘭老家，而在他殘生的歲月中加重他的朋友們的負擔也沒有什麼不好。斷語是用不着的。

這一點不得明瞭，效率決不由工人自身所決定，倒是由勞働力的需求所決定。如果三個人鑽求同一個位置，那麼自然是最有能率的人獲得牠。餘下的兩個人不論他們是怎樣地多能，也終究是無能率者了。如果德國，日本，合衆國一旦奪取推銷煤鐵和織物的全世界市場的時候，英國的工人立刻就要十萬百萬地失業起來了。有許多的工人就要移民出去，可是其他的人就要把他們的勞働力衝入殘餘的產

業界去了。結果，連根帶柢地，工人們的一般的動搖就要發生；待到平衡恢復的時候，地獄底層的無能率者的數量也一定已經十萬百萬地增加起來。反過來說，條件若果是留著不變動，一切工人若果是加倍了他的效率，可是仍然不免有許多的無能率者，雖說每個無能率者是兩倍了他們前此所有的多能，甚至比從前的許多有能率者還要更多能。

在人浮於事而非事浮於人的時候，同樣地有許多工作過度的人會成爲無能率者，一經成爲了無能率者，他們便勢必至於慢性的，苦痛的毀滅。

以下諸章的目的，就想抓住他們的工作和他們的生活形態，一則要指示出無能率者是怎樣地被傾軋出而毀滅着，再則要指示出無能率者是怎樣地被現存的產業社會的勢力經常地而且輕易地製造着。

第十八章 工 銀

在這一個倫敦市，足足有一百二十九萬二千七百三十七個人口，他們每份人家，每星期所得到的祇有二十一先令或以下，這件新聞當我聽悉的時候，我簡直不知道這麼小的一點工銀如何纔能夠支配來維持這種家庭的體質上的效率。六口，七口，八口或是十口之家，姑且不必提起，就是基於下項表格中的一個五口之家來說一說罷——這五口乃是，父一，母一，及兒女三口；雖在實際方面，上述的二十一先令是僅僅低到美金五元一角一分，但我現在姑且把牠作為五元二角五分計算罷。

房租	\$1.50	或	6/0
麵包	\$1.00	或	4/0
肉	\$0.875	或	3/3
菜蔬	\$0.625	或	2/6
煤炭	\$0.25	或	1/0
茶葉	\$0.18	或	0/9
油	\$0.16	或	0/8
糖	\$0.18	或	0/9
牛乳	\$0.12	或	0/6
肥皂	\$0.08	或	0/4
奶油	\$0.20	或	0/10
柴薪	\$0.08	或	0/4
合計	\$5.25		21/2

僅就其中的一項分析看來，已經可以顯見他們的消費的房間之小了。其次看麵包一項罷，僅一元：要供給一家五口，支持七天，算來一塊錢價值的麵包，每天每口只合到二分又七分之二；再如以每天三餐計，每人每餐祇可消耗到價值九厘半的麵包，比半辨士還不滿。而現在呢，麵包是首佔重頭的一項了。他們每人每天食肉還要少一些，食菜蔬尤其要少些；至於細小的其他幾項，不消說是更微乎其微，而不值考核的了。換過來說，這些食料又是由零購而來的，這是最化錢而且多浪費的購貨辦法了。

如果上項的表格能夠認為沒有浪用，沒有胃口上的過量，那麼這也要注意，也是沒有剩餘的。這全部的二十一先令，都是用伙食和房租了的。決沒有什麼剩下來剩的囊中物。如果這一男子買上了一瓶啤酒的時候，那麼他的家庭就不得要照表格上所寫着的折扣了；這樣一來，食量既然少了一點，那麼體質上的效率也自然要大減特減了。這一家庭裏面的份子都決不夠乘坐公共汽車或電車，決不能寄發一封

信，決不能出門旅行，決不能走進一個『兩辨士的遊藝場』去觀覽廉賤的歌舞，去參加社交的或公益的俱樂部，也決無購買什麼糖果，番薯，書籍或報紙的經濟能力。

同時，如果有一個兒女（而況事實上是有三個）需要一雙皮鞋，那麼家庭方面就不得不取消菜單上的一星期的肉食。然而因為一共有五隻腳需要鞋穿，五個頭需要帽戴，五個軀殼需要衣着，又因為有法律制裁淫穢行爲的緣故，家庭方面也就不得不經常地損及牠的體質上的效率，唯其這樣，纔能保持體溫而不致入獄。這兒請注意，在房租，煤炭，油鹽，肥皂和柴薪從每星期的進款內抽出的時候，每天每人的伙食費便只有四個半辨士了；可是同時因為要買衣穿，使體質上的效率不致減損，那麼四個半辨士如何能夠爲之分配呢？

這一些都是充分地艱苦的。然而這是必有的事情；這丈夫或是父親，便因此而斷腿折頸。每天每人決沒有吃到四個半辨士的伙食；每餐決沒有吃到半辨士價值的

麵包；而且，一到星期終結，連付房租的六先令也無贖了。於是，他們不得不挺而走險，來到街頭巷尾，或是來到救貧院，或是來到一種慘愁窟，以及其他等處，在這兒，做母親的便只得拚命地努力，或許能賺得十個先令，贍養一家。

在倫敦市既然有一百二十九萬人民每家每星期祇賺得二十一先令或以下，那麼這必得記着我們所考察的，還僅僅是以五口之家和二十一先令來作基礎的哩。此外有人口較多的大的家庭，也有許多家庭尚不滿二十一先令的生活維持費，而且更時有在業失業的問題發生着。這問題不消說是，他們究竟是在怎樣地過活的呢？這答覆是，他們沒有過活。他們不知道人生是什麼。他們拖曳着一種近乎下等禽獸的生存，迄於他們爲死亡所慈悲地解救而後已。

在未談到更可羞的下層之先，請容我把接線（電話線）女子的事情敘述一下。這兒是些清白而新式的英國女子，在她們，一種較禽獸的爲高些的生活態度，是絕對地必要的。要不這樣，她們便不成其爲清白而且新式英國女子了。初上手的時候，

個接線女子只有每星期十一先令的工銀。如果她是敏捷而又靈活，那麼她在五年的終結之期，或可賺到美金一鎊這樣一個最高限度的工銀。最近，這麼一個女子的每星期的消費賬是提出給倫敦德萊公爵 (Lord Londonderry)。這兒就是……

	先令	辨士
房租，薪火，燈火	7	6
家中的膳費	3	6
局中的寄膳費	4	6
電車費	1	6
洗衣費	1	0
總結	18	0

這樣看來，衣服，休憩，疾病等費便什麼都沒有的。然而許許多多的接線女工還是賺不到十八先令，每星期却只有十一先令，十二先令，或十四先令而已。她們不得不備幾件衣服，也不得不隨時休憩，然而——

男子對着男子常是這樣的不公平，
却又總是同樣地不公平對着婦人。

在目前倫敦舉行的工聯會議中，電氣工人聯合會附議於議院所提出的禁止雇用十五歲以下之童工的一項規定。沙克列敦 (Shackleton) 議院中之一議員兼北美各區的織工的一個代表，爲着絲織工人的利益，竭力地反對了這一議案，據沙氏說，他們簡直是不能夠放棄了他們的兒女們的進款，而單憑一點工銀的數量拿來維持生

活的。五十一萬四千工人反對這議案，同時又有五十三萬五千工人却擁護牠。在這兒，既然有五十一萬四千工人反對這項禁用十五歲以下童工之議案，那麼這顯然可以看出全國的成年工人的大羣所收得的進款無非是一種不足維持生活的工銀罷了。

我會和法衣脫却貝爾地方的婦人們談過話，她們在製衣的苦汗工場內，每天工作十二小時，其進款尙不滿一先令；也會和開褲鈕的女工們談過話，她們平均收得三四先令的一種巍然的禮拜工銀。

最近一樁事件在男工中發生起來了，他們被雇用於一個闊綽的商家，每星期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六小時，工銀六先令，膳宿供給。麵包工人所得祇每天十四辨士，而且膳宿自給。一個叫賣商人和菜菓小販的每星期的進賬，大都在十一二先令以內的。一切普通工人，除碼頭工人外，平均起來，每星期都不滿十六先令，至於碼頭工人，平均更祇有八九先令罷了。這些數目是從機關上的報告中發佈出來，而是非常鑿鑿可考的。

這兒你請設想一下，這一個慘敗的，垂死的老嫗，自給不算，還要贍養四個兒女，每星期還要付出三先令的房租，她的工作是糊火柴匣，每十二打僅兩辨士又四分之一。兩辨士又四分之一，要做十二打，而且，又要自己貼出漿糊，貼出針線！她從來不因爲有病痛，暫息或休憩而拋開過一天的工作的！每天每天，星期日一律，她都勞働着十四小時！她每天的工作定額是八十四打，她的工作的代價都是先令三辨士又四分之一。在每星期九十八小時的工作中，她製成七千零六十六個火柴匣，漿糊和針線的貼本不計。

往年，湯麥斯福爾姆斯 (Thomas Holmes)，警務局通告科的一個委員，在繕寫了『女工之現狀』後，接得一函如下，期日爲一九〇一年四月十八日：——

先生足下，

頃閱

尊處揭示關於貧苦婦人工作概況，云及每日工作十四小時，每週工銀十先令等語，不覺心有所感，筆爲之動；敢將身受事實，爲

先生等一呈。氏，一結帶女工也，平時操勞彌週，并五先令之數亦不可得，兼以夫病，十年以還，謀生無力，呻吟床側，苦憐萬狀，一家生計，仗氏一身。……

請你設想一下，這麼一個善於寫這樣一封文從字順的，情深意徹的信函的婦人，而以每星期的五先令來供養她的丈夫和自身！福爾姆斯訪問了她。她的房間過小，他走入時不得不弓身俯背。在那兒，她的丈夫也躺着；在那兒，她一天到晚忙着工作；在那兒，牠烹飪，就食，洗刷，和睡覺；又在那兒，她的丈夫和她自己經營着一切生死的機能。大委員一經來此，幾無一坐餘地，有之，也不過是床沿罷了。床之上，絲帶絲線，紛然雜陳。病人的肺，已經達於糜爛的最後階段了。他不

斷地咳嗽，不斷地吐痰，婦人便中止了她的手工，來爲他服侍病苦。從絲帶上散開出來的軟毛，對於他的病是很多的不利；同時他的病對於絲帶也是有所不利的，對於絲帶的未來的玩手和佩戴者也是有所不利的呢！

還有一樁事件，也是據福爾姆斯探訪出來的，有一個年紀十二歲的少女，因竊取食物而拘入了警局。他發現她是代表着一個九齡之兒，一個七齡的跛兒，和一兒更幼的小兒之母親。她的母親原來是一個寡婦，縫斗蓬的女工。她每星期的房租要付出五先令。在她的家用賬上，寫得有這兒最後幾項：

	辨士
茶葉	$\frac{1}{2}$
糖	$\frac{1}{2}$
麵包	$\frac{1}{4}$
人造奶油	1
油	$1\frac{1}{2}$
柴薪	$\frac{1}{2}$

溫順而心軟的人們的良家婦啊！想一想你們自己的菜肴而在同樣的數量上來維持家計，牢記着五口之家的一筆清賬，注視着你這十二歲的代表母親，可知她爲着她的小弟妹們，並不會竊取食物。當你們一針一針又一針地縫着斗篷的魔線的時侯，這條線會展開到黑暗之中，而陷入被救恤者的棺材裏面，期待你們的到臨。

第十九章 細民窟

這究竟是耶非耶，我們與科學爲伍，而存在於現代的光榮之中。

可是城市之兒童却猶在城市的泥土之間把靈魂和官能浸黑。

在那兒暗巷之間，進步停止着麻痺的脚步；

那罪和饑餓又把數千個處女向街頭拋出。

在那兒，主人對着他的憔悴的裁縫婦吝給日常的麵包；

在那兒，唯一的，骯髒的頂禮把生者和死者同住；

在那兒，在貧困者的魚池之中，發病潛伏的火焰，

匍匐過腐朽的地板和近親相親的雞居的床舖。

曾經在一個時期內，歐洲各國的國民把可厭的猶太人滲入都市的細民窟（Ghetto）裏去。然而到了今日之下，支配的經濟階級仍然是憑藉着不像前此那樣專橫然而同樣嚴酷的方法把可厭的而是必要的勞働者滲入那令人驚奇的卑陋而且龐大的細民窟裏去。倫敦東部就是這樣的一個細民窟，在這兒富人權威者都不住，就連旅行家的足跡都不到，在這兒，却是兩百萬勞働者密集着，生殖着，也死滅着。

這不得不加以認識，倫敦市的全勞働者並不是純然密集在東市梢，不過潮流是很劇烈地流到那個方向罷了。市的中部的貧民區是在不斷地被破壞着，而無家者的主流也就向着東邊去了。

在最近的二十年間，呼爲『市外倫敦』（『London over the Ford』）的一區，雖

遠離在亞爾特蓋脫，法衣脫却貝爾，和梅爾恩路以外，人口却已經增多了二十六萬，或者也可以這樣說，牠的增加是百分之六十強。在那一區的各教堂的席座，祇能容納增加了的人口之中的三十七分之一。

東市梢是時常被呼爲『恐怖單調之市』，這是特殊地爲飽食而且樂觀的視察者所習呼的名詞，他們看見了事物的皮相，而且僅僅驚動於一切難堪的類似和卑陋。如果東市梢的確是不值得有比『恐怖單調之市』更惡劣的名稱的時候，又如果勞動者們都不值得有變化，美麗和驚奇的時候，那就算不得是一個不堪人居的惡劣的處所哩。可是在實際上，東市梢是有着牠的一個更惡劣的名稱。牠是什麼呢，她應該呼爲『陷落之市』。

在一部份人的想像之中，牠並不是一個貧民窟之市，然而這倒很可以說，牠是一個大貧民窟哩。從單純的風紀和清白的兩性的觀點說來，凡是貧民區的任何貧民街，都是一個貧民窟。凡是你我都不願叫我們的兒女們聽着這些事物和聲音的處

所，同時就是任何人的兒女都不該在那兒生活和聽看的處所。凡是我都不願叫我們的夫人去過度生活的處所，同時也就是任何人不願叫他們的夫人去過度生活的處所。爲什麼呢？因爲在這兒東市梢，人生的猥褻和殘暴的卑陋是猖獗着。此外就無所謂隱秘。惡的陷落善的，終於大家都潰膿起來。無邪的兒童時代是快樂而且優美的，可是在倫敦東部便不然，無邪却是一種曇華一現的東西，因此你不得不在他們爬出搖籃以前先把他攔住，要不然，你一定會發現這些嬰孩們都和你一樣地機巧了。

黃金律的應用，可以決定倫敦東部是一個不適於生活的處所。這兒，你不願叫你自己的嬰兒居住和成長，以及自然地習得人生的智識和人生的事物，同樣地就是任何人的嬰兒不適於居住和成長，以及自然地習得人生的智識和人生的事物的處所。這種黃金律是一種簡明的事情，而其需要也是這樣。如果他們表示反對意見，那麼政治經濟學和適者生存說便怎麼也不能不唾棄淨盡了。凡是於己不以爲善的，便是於人也不以爲善的，此外再用不着多說什麼了。

在倫敦，有三十萬人，成爲個別的家族而居住在一室之中。在兩室和三室之中居住的戶口更加繁多，都是和在一室之中的家族一樣，不拘性別地密居着。法律對於各個人都要求着四百立方呎的房間。兵營方面，對於各個兵士與以六百立方呎。曾任倫敦東部區醫的赫克斯萊教授（Prof. Huxley），常主張各人應要求與以八百立方呎的空間，而且主張應通清鮮的空氣。然而在倫敦竟有九十萬人居住在法律所禁的四百立方呎以內的空間。

多年來從事於組織並統計市勞働者戶口的系統工作的布斯（C. Booth），他估計在倫敦，貧者和極貧者之數，共得一百八十萬。他的所謂貧者，很值得注意，乃是指每週有十八至二十一先令的進款總額的家族而言。極貧者便大大地落在這個標準之下了。

勞働者，以一個階級的眼光看來，是愈加厲害地被他們的經濟的支配者分隔出來了；而在這一過程中，連着他的密集和雜居，很少趨向於不道德而是趨向於無道

德。這兒的第一節，摘自倫敦市會最近的一個議事錄，雖是簡單而且乏味，可是在這些字裏行間，讀者却會感得一股恐佈的氣息：——

『白羅斯(Prusa)向公衆衛生委員會發問：他是否對於東市梢的許多重大的人口密集的實例加以注意。在聖喬琪(St. George)的東部，一個男子，老婆和他們的家庭，一共八口，都佔住在一間小室之中。這一家共有女兒五口，即廿歲，十七歲，八歲，四歲，及嬰兒一口；尚有男兒三人，即十五歲，十三歲，和十二歲。在法衣脫却貝爾，一個男子，老婆和他們的女兒三口，即十六歲，八歲，和四歲，尚有男兒兩人，即十二歲和十歲，一共佔住着一間更小的房間。在培斯南爾格麗(Bethnal Green)，一個男子，老婆，和他們的男兒四人，即廿三歲，廿一歲，十九歲，和十六歲，尚有女兒兩口，即十四歲和七歲，也是發現在一間房間內。他責問，像這樣嚴重的人口密集，是不是各地方官憲應盡防止之責呢？』

然而，九十萬的民衆，確確實實地生活在這種違反法律的狀態之下，就是當局也是堆滿了他們的兩手而無法措置。在密集過度的人們退走之後，他們便鑽入其他的幾個洞穴中去；而且當他們在夜間用手車搬運他們的所有品（一輛手車裝載全部的家用具和睡熟了的孩子們），當局就是要追捕他也差不多是不可能的。如果一千八百九十一年頒佈的『公衆衛生條例』是突然而且完全執行的時候，就有九十萬人定要接得退出住屋的命令而向着街頭出走，同時就不得不需要五十萬個房間立即建築起來，這樣，他們纔得合法地居住。

貧民街的外觀已經是看來很卑陋了，內面的四壁更是隨地可以發現牠的污濁，慘愁和悲劇了。如果下列的悲劇讀來會引起不快意來，那麼這一定不要忘掉牠的存在是更加地不快意啊！

在黎松林 (Lisson Grove)，黛達霞巷 (Devonshire Place)，頃刻之前，一個

七十五歲的老嫗死了。驗屍之際，驗屍官說，『在死者室內所發現的，僅僅是一堆蚤子徧佈的破布頭而已。他自身都中了蚤子毒。這房間的狀態，令人大可吃驚，他從來就沒有目擊過這樣一類的房間。一切所有，都完全是徧佈着蚤子。』

醫師說：『他發現死者的時候，她是仰臥在長椅上面。她穿着一件上衣，也着一雙襪子。她的滿身爬着蚤子，又室內所有的衣服上面，全部都是蚤子虱子等蟲類，成了一片鼠色。死者生前營養不良，而且非常衰弱。她的兩腿受傷很猛烈，她的襪子已與爛肉黏合。這些傷痕就是蚤子的結果。』

驗屍時在場的一個男子這樣地記述着：『記者不幸，竟會目覩到這個不幸的婦人的屍體暫放在留屠場時的光景；甚至直到今日，一憶起這個慘憺的情境，我便禁不住要發戰起來。留屠場上的棺木中躺着的她，饑餓衰弱得祇賸一副皮和骨頭。滿頭塵封的亂髮，祇是一巢的蚤子。在她的骨瘦嶙嶙的胸脯上面，也祇是跳動着，

蠕行着數百數千和數萬個蚤子罷了。

如果這樣的死法，對於你的母親或我的母親是不以為善的時候，那麼這種死法對於這個老嫗，對於這個無論是誰的母親也決不是可以引以為善的啊！

寓居在助助蘭特 (Zuzuland) 的監察牧師維爾根孫 (Bishop Wilkinon) 最近說：『非洲的村落中的村長，怎麼也不允許青年男子和青年婦女，少年和少女的這種雜亂混淆的同居。』他也述及人口密集的人們的兒女們，這些兒女們在五歲的時候，旁的什麼都沒有學習得來，只是他們把永遠不准學習的惡習都感染着了。

這是顯著的事實，在這兒細民窟之中，貧者的住屋和富人的住宅比較起來，所得的利潤還要大。貧苦的勞働者不僅不得不像野獸樣的生活着，而且他的開支就是和富人對於廣大的安舒所有的開支，還比較地多額。由於貧者對覓求住屋的競爭，於是住屋苦汗者的階級便有了造成的可能。人口的數目超出了住屋的數目，又因為

人們不能在別處找得棲身之處的緣故，很多的人數便收容在救貧院去了。不僅住屋有出租的事情，而且還有把房間一間一間地分租和再分租的事情。

『房間的一部份出租。』片時以前，這張招貼是在離聖傑姆斯紀念堂 (St. James Hall) 相去五分鐘路程的一家窮戶上面。據許虎斯 (Rev. H. P. Hughes) 的記述，床舖的出租竟有『三人交代制』的，那就是說，一張床舖，三個租戶，計每人各使用八小時，這樣一來，床舖便永遠不會有冷卻的時候；床舖之下，地板的空間上面，也同樣地用『三人交代制』出租着。

下列的這種實例，衛生官都並非是不慣見的：在一間一千立方呎大小的房間內，三個成年婦人同睡在床上，而其外的兩個成年婦人則同睡在床下；又在一間一千六百五十立方呎的房間內，一個成年男子和兩個兒女同睡在床上，而其外的兩個成年婦女則同睡在床下。

這兒是一種闊綽的『三人交代制』的一房間的典型的實例：這一張床，在白天

裏，由一個終夜服役在一個飯店內的青年婦人來使用。到了晚上七點鐘，她便走出這個房間，這時接踵而來的，却是一個煉磚瓦的工役。待到朝晨七點鐘他又走出作工，同時那個婦人又從工作歸來了。

斯璧塔爾菲爾特教區長 苦維斯 (Rev. W. N. Davis) 曾實行他的教區內的幾條貧民街的戶口調查。他說：——

『在一條小街上，有十個住屋——共五十一個房間，大部份都是八呎闊，九呎長——這兒住下了二百五十四人。祇在六個實例中，有兩個人同住在一個房間內；又在餘外的實例中，同室而住的人數相差不等，自三人乃至九人都沒有一定。又在另一條小街上，有六個住屋，共二十二個房間，住下了八十四人——這裏同室而住的，有六人，七人，八人和九人不等。又有一個住屋，共八個房間，在這兒住下了四十五人——或每室九人，或每室八人，或每室七人，或每室六人不等。』

這種細民窟的人口密集，決不是由於傾注，而是由於強制而來。勞働者中間約有百分之五十是把他們的進款的四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付作房租的。東市梢的大部份的房租，平均地說來是每室每星期自四先令乃至六先令之數，至於每週賺得三十五先令的熟練職工，則不得不把其中的十五先令來租兩三個狹而又小的欄檻，在這兒他們很吃苦地努力去獲得家庭生活的模樣。

況且，房租是一天一天地騰貴着。司丹布尼的一條街上，僅僅在這兩年以內，已經自十三先令而增至十八先令了；又在另一條街上，已從十一先令而增至十五先令了；至在法衣脫却貝爾，最近纔租十先令的兩個房租，現在却也暴漲到二十一先令了。東部，西部，北部和南部，房租都正在騰貴着。當土地每畝價在兩萬鎊乃至三萬鎊之間的時候，無產者便誰也不得不付租錢給地主。

斯丹特曼 (W. C. Steadman)，在下議院，在他一篇關於司丹布尼他的選舉區

的演說中有如下的幾句：——

『今天朝上，離我自己的寓所不滿百碼之遙的地方，有一個寡婦向我說話。她的膝下的兒女六人需求她的贍養，她的住屋的房租又是每週十四先令。她因此只得把住屋分租出去，每天自己還去做『日傭工』和洗衣婦，這樣地藉以過活。那個婦人，兩眼含着淚，告訴我說地主忽又把房租自十四先令增加到十八先令。那婦人怎麼是好呢？在司丹布尼是無可搬場了。到處都是擁塞而且密集着。』

階級的優越唯有在階級的陷落之上纔能支持；勞働者被擠入細民窟去的時候，他們便不能逃避這一個陷落的結果。於是乎一種身裁矮小，發育不全的人們產生出來了——這一種血統，顯然是和他們的支配者的血統不同，他們彷彿就是一種街頭之民，既無元氣，又無精力。這些男子當然成爲了身強力壯者的諷刺畫，而他們的

婦人和兒女又都是蒼白，貧病，而又眼圈發黑。他們都只是垂頭俯身，彎腰屈背，在早年時期就被剝奪了他們的一切姿態和風采。

更糟糕的，這個細民窟的人們都是些被遺棄的人們——一種陷落的人羣，遺棄下來預備更受些猛烈的陷落。至少在這一百五十年間，他們已經把他們的最善者奪去完了。所有的強者，即勇敢的人們，奮發的人們，和上進的人們，爲要建設新的領土和新的國家，都已經向着地球上的更新鮮而且更自由的方面流出去了。缺乏這些氣質的人們，即心腦和手腕都柔弱的人們，以及腐敗和無用的人們，纔遺留下來繁殖他們的子孫。因此，常年地，順次地，他們生育出來的善種，便從他們那兒奪去了。無論在什麼地方，祇要有一個活力和優美體格一旦生長起來，他便不期然地被拉夫到軍隊裏面去了。據蕭伯納（Bernard Shaw）說來，一個兵士『表面上雖是一個英勇的而且愛國的防護者，實際上總是一個不幸的人，他是迫於窮困，爲着每天有的規則的衣，食，住，而把藥彈的食料來供養自己。』

從這些勞動者中間經常地挑選善種，是使那些遺棄下來的人們疲乏的一件事，終於他們的大部份成爲了可痛地陷落的遺物，這在細民窟裏便祇得沉淪到最深奧的低處去。生命之酒已經被抽出來向全世界灌注了血和子孫。那些遺物都是渣滓，他們都在自己中間被分離和沉澱着。他們終於祇成爲了淫猥而且獸性的。當他們殺人的時候，他們便用他們的手來殺，殺了之後，却又蠢蠢然向執刑官自首。關於他們的犯罪，這決沒有什麼可取的勇力。又他們既用了一柄遲鈍的小刀刺死了一個朋友，或是把一個鐵鍋擊破了朋友的頭顱，其後却就坐待警官的到來。毆妻祇是婚姻制度之下的男性的特權。他們穿着銅打鐵鑄的奇妙的長靴，當他們向着他們兒女的母親丟了凶凶的怒目等等以後，他們便把她撞擊倒地，然後又任性蹂躪她，差不多和西部的一個牡馬蹂躪一條響尾蛇是一模一樣。

下層細民窟裏面的婦人，和北美的印地安女子一樣，完全是她丈夫的奴隸。我著作者，代表個人說來，如果是身爲女子，而在這兩者之中可以任擇一個的時候，

我甯願做一個北美的印地安的女子。男子在經濟上是隸屬於他們的支配者，而婦人在經濟上則隸屬於男子。其結果不免是這樣，男子應該給與他的支配者却不給，而給與婦人以毆打，而她也無可如何。他們還有兒女們，而他便是『麵包賺取者』，因此她也就不敢把他送到獄中去，更不敢忍心讓她自己和兒女們捱餓受饑。當這種案件交到法庭來的時候，對於被告的證據差不多是不易獲得的；在一般的實例上，被蹂躪的夫人（即母親）祇有哭泣，而半狂地懇願裁判官爲着自己的兒女的關係，准予赦免她丈夫的罪愆。

夫人們不是變成了亂叫的惡婆，便是變成了失魄的野狗一樣，盡把她處女時代所遺留下來的一點小貞節和自尊心喪失了，無意地，全部都沉淪到她的墮落和污穢之中去了。

有時候，這種細民窟生活的總的慘愁所給我的概念，甚至使我害怕起來了，我還覺得我的印象是誇張過度了，我是過於接近這個光景而缺乏透視了。在這樣的瞬

間，我發現我是並沒有變成刺激過度 and 頭腦昏亂，這是很可以參考他人的證言來爲自己辨明的。哈列生 (H. Harrison) 時時刻刻地使我感到他是一個確實的，冷靜的人。而他說：——

『至少在我看來，如果產業的形態永久是像我們今日所目覩的這個模樣，那麼這很可以斷言現代社會與奴隸制度或農奴制度並無怎樣的一種進步。我們目覩着的社會是，財富的事實上的生產者中的百分之九十，都是沒有家庭，即使有家庭的名義可以稱呼的時候，也祇不過以一週間爲限度；又是沒有一塊土地，甚至一個房間都不屬於他們；又是除了一輛荷車都裝載得下的舊家具外，便再也沒有一點價值的東西了；又是僅有一點無把握的每星期的工銀，甚至還不能十分地維持他們的健康；又是大部份地居住在連放他的馬都不以爲適當的場所；和窮乏祇差得一線之隔，只要一個月的工作清淡，疾病或者不測的損失，便會使他們接觸到饑餓和貧

困……然而在都會和農村的一般勞動者的這種常態之下的 還有窮乏的放逐者之大集團——產業軍的隨軍行商——至少占全無產階級人口的十分之一，致病的窮迫便是他的常態。如果這就是現代社會的永久的裝置，那麼文明便不得不繼續激起大多數的人們給牠一種呪詛。』

百分之九十！這些數目的字樣確是驚人，而勃羅克 (S. Broke) 在他描繪了一幅可怖的倫敦風景之後，竟然相信不得不還要增加五十萬倍哩。這兒鈔錄他的原文如下：——

『在我充任肯辛頓 (Kensington) 副牧師的當時，我屢次遇見許多的家族沿着漢茂斯密斯路 (Hamersmith) 漂流到倫敦來了。有一天，一個勞動者及其老婆，一個兒子和兩口女兒也在那兒來了。他們的一家向來很長時間地在鄉下的小地產上生活

着，經營着，在公有地和他們的勞働力的補助之下，維持着他們的生計。

然而不幸的時間到了，那時公有地被侵入了，他們的勞働力在地產上也不必要了，終於他們逼得偷偷地從他們的村舍之中挺而走險去了。他們究竟到什麼地方去呢？當然是來到倫敦，在這兒他們以為工作一定是很多的。

他們稍有一點儲蓄，他們以為總可以借個相宜的房間來住一下。可是在倫敦冷酷的土地問題和他們相接觸了。他們想去分租相當的場所，可是發現兩個房間竟高貴到每週十先令的房租。食料既是騰貴，又復惡劣，水也污濁，就在一個短短的期間，他們的健康便已經大受打擊了。工作是不易獲得，工資又是低賤，使他們不久就負了債。他們歷受了毒害的環境，暗黑，和長時間的勞働之影響，便成爲了更病弱而且更絕望了；他們終於不得不另覓一個更低廉的分租的住所。據我所知，他們找得了一個場所——那兒是犯罪與無名恐怖的溫床。在這兒他們化費了一種苛酷的房租，借得了一個單獨的房間，此刻他們更難於找工作做了，他們始而來自這種

不名譽的地方，終於落到了榨取者的手中，他們撞把男子，婦人和兒童的最後的涓滴之血都抽吸了去，因為工銀原只是僅僅絕望中的食料。暗黑與不潔，粗食和疾病，以及冰的缺乏，較之從前更其厲害了；而這場所的密集和周旋又把他們的自尊所有的最後的殘餘都一下子剝奪去了。酒魔便乘間襲攻他們。不消說，在路次的兩端，酒店設在那兒。他們都攜手而去，為要得着寄宿，暖氣，交際和忘却而向那兒遁入。因此，他們出來的時候，債台更其高築起來了，緣於激發的官能，炙熱的頭腦，和不辭的貪酒，他們便無所不爲了。

結果，在數月之間，父親入獄，其妻瀕死，兒子成了一個犯罪者，女兒又當了賣笑娘。

如把這個五十萬倍起來，恐怕還是在事實以下哩！』

在這個地球上，除了由法衣脫却貝爾，霍克斯頓(Horsican)，斯壁塔爾菲爾特，

培斯納爾格麗，瓦濱，以至東印度埠頭，所謂整個的『恐怖的東部』以外，再也沒有更悽慘的光景的了。生活的色彩是灰色而且單調的。一切的事物都是無助，無望，不治而不潔的。浴缸這種東西，簡直是全然不知道的，彷彿對於神的仙丹一樣地覺得神祕。人們自己都是不潔的，如果他們試浴身體的時候不是一個可憐的悲劇，那麼一定會是可怕的滑稽戲。異樣的流浪氣息隨着油臭的風飄來，落下的雨，不像是從天而降的水，却很像是油膩。街頭的鋪石到處滿是油膩。

這兒是住着一堆的人口，和污磚之灰色的長途一樣地魯鈍而無幻想。宗教在他們的身畔潛然地吹過去，祇有一種粗野而又痴鈍的物質主義支配着，極和精神的存在和人生的高尚的本能一樣地致命。

每個英國人的家庭都是宮堡，這是自誇的慣語。可是到了今日，這是一種時代錯誤。細民窟的人們都是無家可歸的。他們簡直是不知道家庭生活的意義和神聖。甚至於高等職工所居住着的市房，也都是人口密集着的營房。他們都沒有家庭生

活。這句話自身就可以證明牠。父親放工歸來的時候，便向着他那街頭的兒子發問，『母親到那兒去了？』這兒子的回答是，『在建築物裏面。』

一種新的種族產生出來了，這就是一種街頭之民。他們在街頭也在勞働中過度他們的生活。他們爲着睡眠的關係，爬入了檻內和穴中，就是如此而已。誰都不能把這種檻穴濫呼爲「家庭」。傳統的沉默而寡言的英國是已經消滅了。街頭之民都是喧騷的，饒舌的，過敏的而且易奮激的——從他們年輕的時候起一逕就是這樣。待到他長成而老大起來的時候，他們便沉湎而且麻醉在啤酒中間。當他們手頭沒有其他的事情要做的時候，他們便彷彿牝牛一樣地，冥想起來。他們到處都可以被人們撞見，兀立在邊石和角隅，對着空虛凝望。你注視其中的一個人罷。他會站在那兒，動都不動地，好幾個鐘頭，就是你先走開了，他也還是對着空虛凝望。這是最聚精會神的。他沒有沾飲啤酒的本錢，他的洞穴也祇是作爲睡眠之用，所以此外他還有什麼好幹呢？他已經解析了少女之愛，夫人之愛與兒童之愛的神祕觀念，又發

現了牠們都祇是些妄想和虛偽，而且在人生的殘酷的事實面前像露滴那樣空浮地迅速地無形消滅了。

我已經說及，青年人是過敏的，神經質地易激發的；中年人却是頭腦空洞的，無神經的而且癡鈍的。如果要他們去和新世界的勞働者競爭，那簡直是荒誕的胡說。獸化的，墮落的，魯鈍的細民窟者，決不能在經濟學家所斷言現在已經開始了的全世界產業的霸權的競爭對英國怎樣十分地出力。即使英國於必要時要召集他們這些被忘的人們的時候，勞働者和兵士也決不能達到一般的水準；又如果英國被全世界產業的軌道拋撇出來的時候，他們也一定要在夏末像蒼蠅一樣地陷於滅亡。要不然，在英國的危機之中，在他們像野獸一樣地形成絕望之中，他們或許會化成一個脅威，把西市梢在東部所造成的『貧民窟』復仇似地送回西市梢去。在這個條件之下，當着速射砲和新式兵器之前，他們一定是更迅速而且更容易地絕滅下去了。

第二十章

咖啡店與小客棧

另一句成語是有一點兒提示的，牠出自傳奇(Romance)和傳統方面的，也就是由於這個緣故，所以纔使一切的成語都值得保持下去了罷！談到『咖啡店』這個名詞，在我是什麼都可以體會到的，可是始終沒有一點愜意的涵義。然而在世界的另一部分，祇要一提及這個名詞，就儘夠把牠這些有歷史了的老主顧的全體招致攆來，也儘夠在我的想像中映出些哲人，土棍，公子少爺和小文章家，以及貧士街(Grub Street)的浮浪漢的大羣了。

不料在世界的這一部分，嗚呼而又嗚呼的，這句名詞却是個誤稱名詞哩。你以

爲咖啡店就是人們喝咖啡的處所麼？一點都不對的。就使你拿了愛情和金錢出來，你也嚐不到咖啡的。不錯，你固然可以點咖啡，而且你固然也會收到一杯所謂的咖啡，但是當你一嘗味道，你定會幻滅起來，因爲這決不是咖啡。

咖啡是這樣，咖啡店也何嘗不是這樣。大半，工人是常來這些地方的，這些地方是油垢不堪的，四周的一切東西，簡直沒有一件是足以養成一個人的禮儀的，更沒有一件足以對他表示自尊心的。桌布和巾布又都是莫可名狀的。一個人就在先來者所遺下的殘屑之中坐着，又把他自己的碎物丟在身傍和地板上。在匆促的時間，在這種的場所，我就在這滿佈在地板上的污物之中跋涉過來了，我的所以要打算進這咖啡店，是因爲我那時正是饑不擇食了。

工人們對於自己的食事是要講口味的，這似乎是他們的尋常條件了。「食」是一種必需品，應當無所畏縮。他進來時帶了一種原始的饕餮的飯量，我相信他出去時也要留着一副健全的胃口。試看像這樣的一個人，朝晨上工去的時候，他祇要了一

點茶（這祇是濁湯，並不是茶），從他的口袋裏拖出一大塊乾麵包，一口麵包，一口水，靠這點水來沖服下去。這麼一來，在他的肚子裏，既然不是正當的食料，又不是充分的飯量，他怎麼配得上做他終日的苦工呢。而且，靠着這點食料，他這個人和同他一類的千百工人所能製造出來的工作底質和量，當然及不到那些舒齊地吃過鮮肉，蕃薯，喝過真正咖啡的千百個人。

我在加州一個監獄的Bojo裏做一個流浪人，曾經喫到比倫敦的工人在他咖啡店裏所有的飲料和食品還要改良些呢；在我充當一個美國勞働者的時候，我也曾經喫過每頓價值十二辨士的早餐，這在英國勞働者，是夢裏也喫不到的。當然，他對於他的早餐是只付三四個辨士罷了；然而他的早餐所費，在比例上已經是和我的一樣多了，因為他的收入是兩個先令或兩個半先令，而我却是六個先令。雖是這樣，在另一方面，工作方面，我在一天裏的工作的總量，比他的工作的總量相比起來，他是要自愧不如的。所以對於這點，是有兩方面的。生活程度高的人比生活程度低的

人往往在工作上做得又多又好。

還有一個比較，就是水手們所做的英美兩國的商船生涯的一個比較。據他們說，在一個英國船上，飲食和俸金是低賤的，工作也是輕便的；在一個美國船上，飲食和俸金是優厚的，工作也是艱重的。因此這對於兩國的工人民衆，也是可以應用的。海上的汽油船常得付速度和汽力的代價，工人也正是這樣。但是如果工人不能付這個代價的時候，他自然不會有這種速度和汽力，就是這點關係罷了。這件事底證明，就可以拿英國工人來到美國的時候爲前例。他在紐約比在倫敦砌磚要多些，在聖路易更多些，到三藩市去砌磚的時候，還更多些。（註：三藩市的砌磚匠每工僅得二十先令，作者撰本文時他們正在爲要求二十四先令而實行罷工着。）他的生活程度隨時是在高漲着。

侵早，工人們走在街頭上工去的時候，就有許多婦人坐在人行道上，身傍放着一袋袋的麵包。很多的工人們都買牠，一路走，一路喫。他們並且不用茶沖喫，這

茶在咖啡店裏是要費一辨士去買的。一個人喫了那樣的一餐，不消說是不配開始他的長日的工作；而且對於他的雇主和國家不消說是要有損失的。然而現在，政治家們常在高喊着什麼：『醒來罷，英吉利！』我看這纔可以表示更正確的常識的，如果他們變調而喊：『餉飽你，英吉利！』

工人們不僅是喫得貧乏，而且是喫得骯髒。我曾經站在一家宰肉作的面前，看到過一羣貪便宜的主婦們在翻看着牛羊肉底零頭和碎屑——這在美國是給狗喫的。我不願擔保這些主婦底手指是清潔的，正像我不願擔保他們那些人和他們的家眷所合住的獨房間是清潔的一樣；然而他們自己還是東搔西捏，急切地爬着這些零碎肉，好像要使他們所費的銅錢不致吃虧的樣子。我的眼睛一逕注視着一塊特殊地令人嘔吐的肉，從二十個婦人底手掌之間追視着牠，後來終於落入了一個形容怯懦的小婦人之手，宰夫就虛張聲勢地收了回去。一天到晚，這一堆堆的零碎肉加多出來，又復拿了出去，街上的塵垢落在上面，蒼蠅也釘在上面，骯髒的手指又把牠翻

來覆去地搵弄。

菓販子整日裏把有斑點而且陳腐的水菓載在手車裏運來運去，往往就把這些菓子存放在他們那起居安臥都在一處的那間小房子裏過夜。在這兒當然難免於疾病之患，和由於戶口過多和身世腐敗而起的瘴癘氣和惡臭氣，到了次日，却又車送出去販賣了。

東市梢可憐的工人在喫東西方面，從來沒有知道什麼叫做衛生的良肉鮮菓的——在實際上，肉類和水菓簡直是難得喫的；就是精明的工人在喫東西方面，也無可誇張。從這種可以作為適當標準的咖啡店來審度的時候，那麼他們在一生中從來都不知道茶，咖啡或是可的味道的。咖啡店裏的水潭和水患，祇在溼滑狀態和患難情形中纔變換一下的，所以就連你我所常飲的像茶和咖啡這類東西，他們也是始終不會約算或想像得出來的。

一件小事情發生在我這裏，這是與那家離梅爾恩路別里街不遠的咖啡店有關

係的。

「你可肯將我這一點錢買點兒東西給我麼，老闆娘？隨你給我什麼罷，我是痛不在乎的。我今天一天還沒有喫過一點東西，我是軟弱的……」

她是一個老婆子，穿着一套合身的玄色破衣，她手裏正拿着一個辨士。那個她所稱做「老闆娘」的，就是咖啡店的主婦，兼做僮倌，是一個積勞成疾的四十來歲的婦人。

我守候着，差不多和那老婆子地同樣焦急，我在望着這個求托會怎樣地答應。這時候正是下午四點鐘，看起來她有點昏庸而且帶病。老闆娘猶豫了一下，端來了一盆『豌豆燉羊肉』。我自己也正在喫這個菜，我認爲這是羊肉，豌豆太嫩。雖是這樣，有一點要曉得，這盆菜是賣六辨士呢，而現在主婦却祇賣她一辨士，這又可以表明舊日的真話，說窮人是最慈善的。

這老婆子在感激之餘，就闊綽起來，在那個狹長桌子的他端坐了下來，狼吞虎

嚙地揭開蒸氣迷濛的燉肉。我們兩人閒靜地喫着，突然地，煥發地，而且最暢快地，她對我喊叫起來了，——

『我販賣了一盒火柴！是的，』他說着，帶着一點更大而且更煥發的暢快神氣。『我販賣了一盒火柴！這就是我拿到一辨士的來歷。』

『你一定很年老了罷，』我說。

『昨天正是七十四歲，』她回答着，帶癖地回顧到她的菜盆。

『天啊，我真想替這老妻子幫一下忙，我真想這樣，可是今天的錢只有這一些兒，』並肩坐着的那個小伙子自告奮勇地對我說。『可是我只有這一點錢，因為我剛把我所用殘的一先令也用光了，上帝愛我！我不知道有多少盆好請她。』

『自己的生意已經六個禮拜沒有做工了，』他因為回答我的問話，這樣說；『沒有什麼工好做，只有一點幫散工的事情，其間的路程又相隔得這麼遠。』

形形式式的冒險事情，可以在咖啡店裏看得見。我一下子還不能忘掉屈拉法爾

茄廣場附近的一個倫敦潑婦，我給她一個值二十先令的金鎊，作爲付我的賬。（據說，客人在就食以前，就要假定他是先要付賬的，因爲如果這人的衣衫襤褸，他就要逼得先付後喫了。）

這女人用她的牙齒咬這個金幣，丟在櫃檯上鏗了一下。隨後對着我和我的破衫上上下下地瞧了一個透徹。

『你這錢是從那裏來的？』她最後纔發問起來。

『不知是那個傻瓜走出時留落在桌子上的，喂，你想不是麼？』我回答。

『你居心何在呢？』她問，鎮靜地瞧了瞧我的眼睛。

『是我玩弄他們的，』我說。

她兇狠狠地哼了一聲，纔把小銀幣給我作了找頭，於是我也同樣地報服了，把這找下的銀元也用牙齒咬了一下，又把每個都鏗了。

『再給我拿塊半辨士的方糖放在茶裏，』我說。

「讓我先瞧瞧你的錢袋裏有多少錢再說罷，」來了一個很有禮貌的回答。此外她還用種種不可以文字形容的很活潑的方法來補充她那很有禮貌的回答。

我素來沒有說多大俏皮話的本領，她却呆呆地來拍拍我的一點錢，我這時就把我的茶一飲而盡，退了出來，當我穿到街上的時候，她却還在釘視着我。

倫敦一市，不但有三十萬人住在獨房間的寓室裏，還有九十萬人是非法而且腐敗地居留着，更有三萬八千人登記着住在尋常的公寓裏——就是七話上的所謂『小客棧』。小客棧的種類很多，可是有一件事大相彷彿的，自污濁的極小的客棧以至怪大的客棧，租錢都是一樣的百分之五，而大為那些衣冠楚楚的中產階級喧揚着的，這班人對於住客們僅僅知道一件事情，而這事情正是他們的『不堪一住』。關於這事，我並不是指說屋頂漏雨，或是牆壁透風；我可是指說他們的內生命是不合衛生而且爛賤的。

『窮人旅館』，雖然他們自己稱呼着這個名目，然而這句俗話簡直是一種諷語。自己既沒有可以隨時坐坐的一間房間；早晨第一件大事又是不管你願意不願意就要逼你出床；每夜還要重新付賬而預定鋪位；而且從來就沒有什麼私有權，這自然是和那種旅館生活大不相同的一種生存式樣。

私辦的和市立的廣大的宿舍和勞動者的住屋，都是不能概括地認為非難的。決不能的。雖然他們對於一般不負責任的小客棧所有的弊病多所矯正，同時却又不顧他們工人的工銀不夠付租金；因為這樣，所以這還是不會給世界上勞動者以適當而且健全的人間的棲所。

私人經營的小客棧，普遍地只是些純然的恐怖。我在那兒住宿過，我是熟悉的；可是我想暫時把牠省寫一筆，容我來談一談稍大而且高等些的旅館罷。離法衣脫却貝爾路，密特爾山斯街 (Middelsee) 不遠的地方，我會經踏入一個人家，那兒差不多完全是勞動者所居住的。入口處就是由步道走一重階梯而下，直達這個建築

物中的所謂地下室。這兒是兩間大而昏暗的房間，人們都在那兒烹飪以及會餐。我曾經想自己動手來料理一點食物，可是我的食慾受了那地方的惡臭味而消蝕了，或者也可以這樣說，我的食慾已經從我這兒奪去了；所以，我這樣地參觀着人家的烹飪也夠使自己滿足了。

放工歸來的一個勞働者，在一張粗笨的木桌前對着我的面坐了下來，就開始吃飯了。放在不甚清潔的桌面上的一握食鹽，就算是他的白搭油了。他把麵包浸入鹽中，一口一口地，從大瓶中倒出茶來吞着。再加上了一片魚肉，就是菜賬的全部了。他默默地吃着，既不會左顧右盼，又不會對我直視。到處在各桌子的前面，其他的人也在吃着，也是同樣地默不出聲。在全房間之中，差不多沒有一聲語音。一種鬱悶的感覺盈滿着這個燈火不明的地方。他們中間有很多人坐對着食物的殘屑思索起來，這使我和羅蘭(O. Roland)一樣地感到詫異，我想他們究竟犯了什麼罪惡而要這樣受罰呢！

從廚房那邊，來了幾聲歡愉一點的聲音，我於是走近了竈竈，人們正在那兒從事於烹飪。當初我進門時所注意到的惡臭味，在這兒是更猛烈了，一層惡心就催我走到街頭來吸收新鮮的空氣。

歸來後，我爲着一個「隔屏」(Cabin)付了五個辨士，領了我的收條，這是形似一塊大銅牌的樣子的，隨後我就走到樓上的抽煙室裏去了。在這兒，兩隻小球檯和我幾隻將棋盤都是青年勞動者所備用着的，他們排成號數，互爭勝負，同時還有許多的人圍坐在四週，抽煙，讀書，縫補衣服。青年人很有些陽氣，老年人却有點陰氣。實際上，此中有人類的二重式樣：快活的和憂悶的，而其區別還是因年齡而決定的。

這房間也和那兩間地下室一樣地沒有指示出牠是一個家庭的樣子。像你們和我都是知道「什麼纔是真的家庭」的人，當然把牠看得不成其爲家庭的氣象的。壁上貼着一些限制來賓的行爲的最無常識而且無禮的告示，在十點鐘的時候，燈火便

撲滅起來，於是祇賸下了幾張床鋪。走起路來，便祇得又向地下室走下去，把銅牌交給一個肥碩的閩人，爬上一重長長的階梯而走上上層去。我走上了這所建築物的最上層，又走了下來，所經過的幾層樓上，都是塞滿着睡漢。「開屏」是適當的文字了，每個「開屏」各有一個小床的鋪位，旁邊就是換衣的場所。床鋪是潔淨的，對於牠或床都是無瑕可擊的。不過，這是沒有私有權的，而且不是一人獨占的。

你如果要得到一個充滿着「開屏」的樓欄的適切的觀念，那麼你祇要把一個卵形箱的硬紙製的書紙架的一格放大起來，先把牠每個書紙架放大到高度七呎，其他各邊也依此放大，然後再把這放大的了一格安置在一個穀倉似的大房間的地板上，這樣便得了。書紙架上是沒有天花板的，牆壁是單薄的，全部睡客的鼾聲，近鄰的一動一旋，都很明顯地來到你的耳畔。然而，這個「開屏」却祇在這一剎那間是你的所有。朝上，你得走出門去。你的箱籠都不能放在裏面，你也不能自由出入，門鑰等等，都是沒有的。實際上原是有門的，僅僅有一個入口罷了。如果你要留一個來

客住在這「窮人旅館」裏，那你必然地要忍受一切，同時要受牢獄規則，這些規則使你常想到自己是不值分文的，而且要忍受你是差不多沒有自己的魂靈而莫訴不平的。

現在，我主張凡是一個人從事於整天的勞働之餘，至少是應得一間他自己的房間，在那兒他纔可以鎖上門扇，安放他的所有物；在那兒，他纔可以坐下憑窗讀書或閒眺；在那兒，他纔可以任意出入；在那兒他纔可以積儲他那背上和囊中所可攜帶的東西以外的一些私有物；在那兒，他纔可以掛上他私心所好的母親，姊妹，情人，歌舞女，或是愛犬的照片——總而言之，他在人間總得要占有一個場所，他可以說：「這是我的，我的宮堡；世界在門檻上靜息着，我這兒就是王者，就是主人。」他這個人定會成爲更優秀的市民；同時他也定會努力於更優秀的工作。

我站在「窮人旅館」的一個樓上傾聽着。我從這個床邊走到那個床邊，也瞧了瞧那些睡着的人們，他們之中，大多數是由二十至四十歲間的青年，年老的勞働者是

不能瞻養家庭，所以他們便走進救貧院去。可是我對着這數十個青年看看，他們却並非醜陋的傢伙。他們的面孔是適於婦人的接吻的，他們的頸項是適於婦人的臂腕的。他們是可戀的，男子是可戀的。他們是有戀愛的可能的。婦人的接觸是調濟的而且軟性的，而他們正需要這種調濟和軟性，否則他們的粗暴性要日甚一日了。然而，我不知道這些婦女是在什麼地方，祇聽到一陣『賣淫婦的好笑』。列門街，滑鐵羅路，片加狄萊路，司屈蘭路，都回答了我，於是我纔恍然知道她們的下落了。

第廿一章 生之不安

我和一個怨恨連天的人，相對而談。據他的意見，他的妻得罪了他，法律也得罪了他。這個案件的報應和性質是非物質的。本案的結論是宣告兩造的離異，並勒令她的丈夫每月津貼她十先令，以維持她和子女五人的生活。

『可是你瞧罷，』他對我說，『如果我不把十先令津貼給她，那時候她將怎麼樣過活呢？假定，現在我發生了一樁不測的事件，而致不能工作了呢？假定我現在染得了一種疝氣病，或則風濕症，或則虎列拉了呢？她將怎麼辦呢？她將怎麼辦呢？』

他含愁地搖搖他的頭。

「她就要把什麼希望都斷盡滅絕了啦。牠所能辦到的唯一的事情就是進救貧院去，那可是恐怖的地獄啦。要是她不進救貧院去，那是更可怕的地獄了。你跟我一同來，我來領你去參觀那些婦女，躺在巷街裏面，她們總是一打一打的。如果我和這十先令發生了意外的問題，她便什麼都無從得到，而我一定更非要領你去參觀這種更可怕的情況不可呢。」

這一個男子的推算的精詳，確是有考慮的價值。他知道，種種條件充分地顯示了他的妻對於食宿問題的毫無着落。祇要他的工作的能量一旦減損或竟全然消失的時候，她的事情便要大失敗了。而且這種事態，如果從牠的擴大的範圍觀察起來，那麼同樣的十萬百萬一同在和露地生活，一同在互助着追求食宿的男女，也會發生這樣的問題啊。

數量是委實可驚：在倫敦，一百八十萬民衆，都在貧窮線上和貧窮線下生活，

又一百萬人都是以一週的工銀在這一點錢和貧困狀況之間生活。在整個的英格蘭和威爾斯，全人口的百分之十八被逼於受人賙濟的境地，至在倫敦，據倫敦市政府的統計，則全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一，都已被逼於受人賙濟的境地了。雖說被逼於受人賙濟的境地和公然地流為被救恤者，其間有一個巨大的差別，不過倫敦的確維持着十二萬三千個被救恤者，這差不多也自成了一個城市。在倫敦，每四人之中總有一人是死在公共救濟機關，而在英國，則每千人之中必有九百三十九人是死於貧困；八百萬人就是掙扎在饑餓生活的邊端上，更有二千萬人如用簡明的語彙說來，便是不安定的。

關於死在救濟機關裏的倫敦的民衆，這是有詳述一番的意趣的。

在一千八百八十六年，直到一千八百九十三年，人口和貧困之間的百分比，在倫敦比在全英國爲小；但自一千八百九十三年以來，及此後接連着的數年間，人口和貧困之間的百分比，在倫敦比在全英國便擠大得多了。然而，在總登記員的

「一八八六年度的報告上，可以摘出下項的數目：——

倫敦（一八八四年）八萬一千九百五十一個死者內：——

在救貧院者……………九九〇九人

在慈善病院者……………六五五九人

在瘋人院者……………二七八人

總計在公共救濟機關內者……………一六七四六八

從這些統計上面，一個費邊協社（Fabian Society）的作家下着評語說：

「但看這些人們之中，兒童比較地佔其少數，便可約略地知道每三個之一的倫敦的成年是要逼入這些公共救濟機關去死掉，在手工業者階級的場合裏，比例上不是說還要巨大一點了。」

這些數目似乎可以拿來指明一般工人與貧困之間的約數。形式式的事物招致着貧困的到臨。例如，像這樣的一則廣告，發現在昨晨的新聞紙上：——

『茲擬招請書記員一位，須擅長速記，打字，開發單諸技術；薪工每星期十先令，合則具函應聘可也，』等等。

又在今天的報紙上，我見到一個書記員，他是卅五歲，一個倫敦救貧院的寓公，因不務工業而被拘到一個市長面前來了。他說明他自作寓公以來，曾幹過他的形式式的工業；但當主人派他攜石子的時候，他的手掌便會起皸，致使他無法完成工作。據他的話說來，他除了使用鋼筆以外，從來就不會慣於任何較重的一種器械。市長在這青年寓公和他的起皸的手掌的情形之下，竟又處罰了他七天的苦工懲役。

年紀的蒼老不消說是造成貧困的。其次是不測，遭難，丈夫，父親和『麵包擗取者』的喪亡或無力。這兒的一個男子，有妻一，有兒女三，單憑這種不易賺得的

每週的二十先令而生活着——這樣的家庭，在倫敦何止十萬。必然的，就是只有半數的存在，他們也不得不寄命於最後的一辨士，因此，每週的工銀（一鎊）便是站在這個家庭和貧困或饑餓之間的一切。萬一發生了什麼事情，父親一朝病倒了，那麼怎麼辦呢？帶着三個兒女的母親，是決不能做多少事情，甚至不能做一點事情的。這時，她不得不把她的兒女作爲年幼的被救恤者去交托給社會，使自己有一點適應於自己的工作的自由，要不然，她便不得不插足於苦汗工場，以求工作，她在這種魔窟之中，也祇能安於低賤的工銀。可是在苦汗工場方面，對於貼補她丈夫的收入

的已婚婦人，和祇是苦苦地供養自己的單身婦人是不同的，這是決定工銀數量的標準。而這一種工銀的數量，既然是這樣決定下來的，那當然是非常地低賤，低賤得使母親和她的三個兒女祇能寄存於絕對的野獸生涯和半餓狀態之中，最後纔由衰老和死亡來結束他們的苦痛罷了。

這樣的一個要供養三個兒女的母親，決沒有生存在這種苦汗的產業上的可能，

「這我可以從當代的報紙上摘出下列的兩則新聞來表明一下：——

一個父親憤然地寫着：他的女兒和她的一個女友同在製匣廠作工，十二打計收八個半辨士。他們每日共合製四十八打。他們的費用是這許多，車資八辨士，郵票兩辨士，膠水兩個半辨士，繩線一辨士，因此，他們之間所能賺得的全部便是一先令又九辨士，或則也可以說，他們每天的工銀是各十個半辨士。

第二個新聞中，說是幾天以前，在羅東護衛報館門口，來了一個七十二歲的老嫗，要求贖濟。原來「她是草帽工婦，因工銀關係，逼得拋棄了這種工作——計每頂工銀兩辨士四分之一。爲了這項工銀，她不得不把草帽修剪，編織而且完成哩。」

然而這兒我們所談及的母親及其三個兒女，並沒有鑄造什麼錯誤值得這樣地受罪的。他們並沒有作什麼惡。這是遭難，如此而已；丈夫，父親和「類包掙取者」是病倒而已。他們並沒有什麼保障。這是意外的事。一個家庭有這許多逃避地獄底層

的機會，却又有這種許多猝然直落到地獄底層的機會。這種機會可以降禍到鐵面無情的人物身上，而這些人物中的少數也不能逃避。

福鳩特(A. Forwood)的統計如下：——

常年被殺的工人，佔一千四百分之一。

全然無力作工的工人，佔二千五百分之一。

永久的部份地無力作工的工人，佔三百分之一。

一時無力作工三四個月的工人，佔八分之一。

可是這些僅僅是產業界上的不測。在細民窟中生活着的民衆的高度的死亡率，更佔着可怕的部份。在西市梢的市民中間，其死亡的年齡，平均是五十五歲；至於東市梢的市民，其平均的存年祇是二十五歲了。這就是說，在西市梢的民衆和在東

市梢的比較起來，其生存的機會是有兩倍。

談談戰爭怎樣罷？在南非洲和菲律賓人的死亡率，真消失得毫無意義。這兒，在和平的心靈中，就是血淋淋的所在；這兒連戰爭的最文明的規約都沒有得到，因為婦女，兒童，和懷中的嬰孩，都已橫遭殺戮，正和男子的被殺一樣地慘酷。戰爭啊！在英國，每年有五十萬男子，婦人和兒童，配佈在各種各樣的產業界，都遭了殺害和無力之痛。或則因受傷而致病，而無力作工了。

在西市梢，兒童的百分之十八，都死在五齡以內；至於在東市梢，死在五歲以內的兒童，甚至佔百分之五十五呢。又在倫敦的市街上，每年度所生產的每一百個兒童內，在次年便會死掉半數；在殘餘的五十個內，總有二十五個又大都死在五歲以內。大屠殺啊！希羅王也並沒有這樣的兇惡！

產業對於人類的生命，引起了比較戰爭還要鉅大的蹂躪，由下項的摘錄看來，是再好沒有一個明證了。這個摘錄，係從利物浦醫務官的最近的一個報告中引

出，這並不單獨是利物浦爲然的：——

『在許多的例證上，就是有也祇是很微弱的陽光纔能夠射進內庭中來，住屋內的空氣又常是很溷濁，大抵是因爲牆壁和天花板的浸潤的原故，這在許多年間，早就把居住者的蒸發物吸收於牠們的多隙的體質裏面。這些內庭的缺乏陽光，是有單純的試驗可以證明，公園暨其他花園委員會本想佈種花卉和裝置窗框，以使最貧苦的人們的家庭得到一點恩惠；但是在這樣的內庭裏面，好夢終於不能造成事實，因爲花草等物一經受制於不衛生的環境，便不甘生存下去了。』

哈塢(G. Haw)在聖喬琪的三區(均屬倫敦市)內，採集了下述的一個表：——

密集的人口的百分比例

每千人中的死亡率

聖喬琪之西部..... 10

13.11

聖喬琪之南部.....	三五	二三·七
聖喬琪之東部.....	四〇	二六·四

那麼，這些『危險事業』，而無數的工人份子却被雇在內。他們對於生命簡直是毫無把握的——甚至遠不如二十世紀的兵士的對於生命的把握。

在麻布這項事業上，在製麻的準備中，溼溼的兩腳和衣服常易招致一大套的喉管炎，肺炎和嚴重的風濕症；至於在梳麻紡麻的兩間裏，細麻絲大都會發生肺病，凡在十七八歲動手梳麻的女工，大都在卅歲左右便紛身解體了。化學工場的工人，本是體格最健強的，平均算來，也都活不滿四十八歲。

關於陶工的事業，亞列琪(Arigo)說過這樣的話：

『陶工的塵屑不是頓時地殺人，而是一年年地更堅強地散佈於肺部裏面，直到最

後，一種膏質的硬殼便形成起來。吸呼慢慢地加緊困難和壓迫，最終纔停止氣息。」

鋼屑，石屑，泥屑，鐵屑，軟毛屑以及纖維屑——這一切都是殺人的東西，而且他們比較機關砲和自動機關砲更要猛烈。最兇險的，要推白鉛事業中的鉛屑了。

這兒是一個說明，牠描摹着一個發育健全而且康強的年輕女子，在白鉛工場裏作工的一個典型的死法：

這兒，身受了一陣不同程度的暴露之後，她就成爲了貧血症。這或許要使她的牙齒呈現一種非常模糊的青線，或許有時她的牙齒和牙齒十分地健全，便沒有呈現什麼青線。伴隨着貧血症來的，是她的逐漸的瘦削，不過這非常地遲緩，連她和她的朋友們都不易發覺。然而病症跟着來了，一天加緊一天的頭痛也發現出來了。這些病發現了後，大都接着就是夢幻的昏沉和暫時的盲目。這樣的一個女子，據她的朋友和醫藥顧問的觀察，總以爲是將要變成普通的歇斯底利亞。這慢慢地在不知不

覺之間深重起來，終於爲一種痙攣突然地包圍，最初發現在半個面部上面，其次蔓延到臂膀上面，其後又及於同一邊身上的腿部，最後這種痙攣變成了普遍的徵象，這在性質上是一種急性的而且是純粹的癩癲病的式樣。這接着便是意識的喪失，從這裏她將要轉入一環的痙攣，逐漸地增加她的重勢，其後她就死在這些痙攣的一個之中。——或者，意識是部份地或全部地復原了，這或許會延長到幾分鐘，幾小時，乃至數天之久，在這時期內，急劇的頭痛病是要發作起來，或許她是瘋狂和興奮，像在猛烈的神經錯亂病之中，或許是呆木而又遲鈍，像在憂鬱病之中，一定須要使她警覺過來，這時候她是神遊着，她的說話似乎有點不倫不類。此後又是在不知不覺之間，祇感得她那已經寧靜了的脈搏，帶着近乎尋常的跳動的次數，一下子便轉變得低而強烈起來，她便頓時爲另一個痙攣包圍住，她從此便死在這裏，或者又轉入昏睡病的狀態之中而無由恢復。在另一種場合之中，痙攣漸漸地消退，頭痛病痊愈，而病人復原的，也有發現，祇不過她是已經純然地喪失她的目力，這種喪

失或許是暫時的，或許是永久的。

這兒又是白鉛毒中的幾則特殊的實例了：——

拉否蒂(C. Rafferty)，一個漂亮的，有樣的青年婦人，體格非常健全——她在一生中從來不曾害過一天的疾病——成爲了一個白鉛女工。在工場內的階梯之下，痲痺襲擊了她。奧烈佛醫生(Dr. Oliver)來診察她的病，發現她的牙齒邊上有青線在那兒，這表明這個系統是在鉛的影響之下。他知道這些痲痺不久就會收束。她們果真是收束了，她却從此去世了。

安勒(M. A. Torer)——十七歲的一個女子，她在一生中從來沒有發過一次痲痺症——三次得了病，不得不因之而拋撇工場中的工作。在她十九歲之前，她就

呈現着鉛毒的徵象——染得了瘧疾，口吐白沫而死了。

瑪麗亞 (M. E. A.)，一個非常精強的婦人，在鉛工廠內工作了二十年，這其間會染得一次腹痛病。她的八個兒女因瘧疾關係，都是在早年的嬰孩時期夭折了的。

一天朝晨，正當她在梳頭洗髮之際，這婦人突然地雙腕全然失力。

伊烈沙 (E. S. H.)，廿五歲，在鉛工廠內工作了五個月，便得了腹痛病。被第一廠拒絕：廠之後，她走入了另一工廠，無間斷地繼續着工作了兩個年頭。其後，前時的病徵又發現了，她得了瘧疾病，在僅僅兩天的鉛毒裏死了。

納照 (V. Nash)，談及未生的兒代，說：

『白鉛工人的兒女走入世界中來，據一般的原則說來，無非是來死於鉛毒的瘧』

變而已——他們若不是早熟地生產出來，便是在第一年內夭折。」

最後，容我舉出瓦爾鈞 (H. A. Walker) 的事情罷。她是一個十七歲的年輕女子，引向無望的希望裏頭，而死在產業界的戰場上面。她被雇爲一個搪磁女工，在這兒中了鉛毒。其時她的父親和兄長又都失業着。她便隱瞞着自己的病，每天還是來回工作着，步行着六哩路遠，每星期掙取她的七八先令，結果便死了，存年十七歲。

事業的清談也是把工人們驅入地獄去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一個家庭和貧困之間以每週的工銀來維持生計的話，一個月的強迫的停工簡直就是近乎不可形容的艱苦和慘澹，而且由於這種浩劫以後，工作就是在重又開始的時候，被犧牲者也總是不能恢復元氣。在月前，每天的報紙上記載着碼頭工人會卡里斯爾 (Carlisle) 支會的一個會議錄，那裏面牠指出有許多的工人在過去的幾個月間，其每週平均的進款，都不滿四五先令。倫敦港上進出口事業停滯的狀況，就可以說明這一事態了。

對於青年的男工和女工，結了婚的工人夫婦，決沒有幸福而且康健的中年生活，也決沒有不欠債務的老景的保證。就照他們那樣地工作着，他們也不能保證他們的將來的安全。這都是一種偶爾的事。萬事都憑藉着一切實際的事情，以及一切與他們漠然的事情。戒備也不能防禦牠，詭詐也無可躲避牠，如果他們留在產業場中，他們就不得不針對着牠，更不得不善用他們的機會來反抗那些沉重的不幸。當然的，如果他們是好意地產生出來的，而且是不受御用的束縛的，那他們一定會從產業場中去另找生路。在這種事件裏面，男子們所能成就的最安全的事情便是加入軍隊；至於婦人們呢，或許是成爲紅十字會的看護婦或尼庵中的姑子，在以上任何一種生路中，他們都不能不拋棄家庭和兒女，以及那些使人值得一活的一切，他們的暮年終於依然是成爲夜魔罷了。

第廿二章

自 殺

生命既是這樣地不安定，人生的幸福之機會又是追求得這樣渺茫，那自然地不得不變得爛賤，而自殺也就成爲常事了。這是這樣地尋常，我們拿起每天的報紙，便隨時會觸目到自殺的新聞，就是在警察裁判所裏面，這種企圖自殺的事件，都視同普通的醉酒一樣，並且都同樣的取疏忽和漠視的態度處置着而引起任何多大的注意。

在泰晤士警察裁判所中，我記得有過這樣的一個事件。我雖然素來自鳴得意於我的耳聰目明，也自鳴得意於人物和事情的工作的卓識；可是我不得不承認，當我

站在那個公堂之中傍聽的時候，我真的給這種令人驚眩的公文弄得半昏起來，這種公文一經傳來，醉徒，暴行者，流浪人，口角者，毆妻者，收賊贓者，偷兒，賭棍和賣淫婦都踏入了司法機關。罪犯席是設立在公堂的中央（這兒光線是最明亮），在這兒走進走出的都是男子，婦人和兒童，穩然地如像成了一條海流一樣，同時，從官長唇舌間滴落下來的判決詞，也正像一條河流一樣。

有一個肺病的『收賊贓者』，因為無力工作，而不能贍妻養子，因此受取了苦工役一年，我還在這樣地思量的時候，突然又有一個二十歲模樣的青年出現在罪犯席上。

『佛理曼 (Freeman)，』我聽到了他的姓氏，可是沒有抓到他的案由。

一個肥碩的帶有母親樣兒的婦人便接着搖身而起，從證人席上起立，開始她的見證的話。據我聽來，她是勃列坦尼亞 (Britania) 『閘門守』的老婆。時間是在夜間；一陣撥水聲；她奔上閘門，便發現了這個投河的人。

我把我的視線從她的面上移注到他的面上。原來是這樣的案由，這是自殺事件。他昏昏沉沉地，漫不經意地，站在這兒，他的輕盈的棕髮一蓬地遮在他的前額，他的面孔是憔悴而且世慮憂深，而稚氣尙殘留着在。

『不錯的，大人，』閘門守的老婆說。『我趕快把他拖出來，他却還是爬下水去。我纔喊起『救命』來了，剛巧這時有幾個工人路過那邊，我們纔把他拖了出來，移交到警士先生那邊去的。』

官長對着這個婦人，稱贊了幾聲，說她腕力不壞，全堂都哄笑起來；可是在我所能見到的一切中，便祇是這個在生之戶檻上的少年熱熱切切地正在爬向死之泥塗，在這件事情中間，總決沒有什麼好笑的資料。

現在一個男子在證人席上指證着這個少年的良好的品格並提出着減輕罪過的根據。他現在是，或許早已是這個少年的擁戴者了。佛理曼是一良少年，可是家境太苦，都是些經濟問題。其後他的母親病了，他便陷於憂思；憂思之餘，他又拼命努

力工作，終至無力可勞了。他（班蒙者）爲着他自身的信譽，爲着這少年的工作是惡劣的，被迫而請他退席了。

「還有什麼要說的話麼？」官長突然盤詰他。

罪犯席上的這個少年，含糊地囁嚅了幾句話。他還是昏昏沉沉的。

「警士，他說的是些什麼話？」官長不耐煩地問。

這個勇武的警士便把他的耳朵低垂在犯人的唇邊，隨後高聲地回答說，「他說，他是非常抱歉，大人先生。」

「押回去聽候再審罷，」他的那個大人先生說；另一件案子便進行下去了，第一次的證人已經準備着咒語了。這個少年，昏昏沉沉而且漫不經心地，跟着獄吏押出去了。什麼都結束了，從開端以至終止僅五分鐘而已；罪犯席上的兩個笨蛋子竭力地企圖把一根約值一角錢的偷來的釣竿的所有權放棄了。

這是對於這班貧民發生最大困難的事情，就是，他們簡直不知道怎樣去實行自

殺，而在他們成爲自殺的事實以前，他們時常地必須先經過兩三次的預試。這對於警士們和官長們，的確十分自然地是一種可怕的麻煩事情，而且是給他們以繼續不斷的麻煩。雖然，有時候官長們也很坦率地直說過這件事情，責言了犯人們自殺的不堅決。

試舉一個例證來說，日前有一個名叫恩塢特(Ann Wood)的婦人，她企圖在運河內自殺，關於這一事件，某處官長主席施某曾經這樣地對她處置過來：——

『如果你要幹這事情，那麼你爲什麼不幹，又爲什麼不幹一個澈底呢？』怒氣勃勃的施某盤詰她。『你究竟爲什麼不沉入水底作一個結束，却反轉要來給我們種種的麻煩呢？』

貧困，慘愁，救貧院的恐怖情形，都是工人份子中間企圖自殺的主要原因。

『在投身救貧院之前，我却先要投海哩，』五十二歲的老婦亨特(E. H. Hunt)說。

上星期三，他們在蕭萊狄區 (Storretion) 訊驗亨特的屍體，她的丈夫便從伊斯林頓救貧院內奔來證明。他本是一個賣乳酪的人，可是生意失敗了，貧困把他逼入了救貧院去，那時他的老婆却不願伴他一同入院。

在早晨一點鐘，還有人看見過她。三小時後，她的衣帽被發現在萊琴運河 (Leigh's Canal) 旁邊的線徑上面，嗣後她的屍身也浮上水面來了。

判決詞：這是一時精神錯亂所招致的自殺行爲。

這樣的判決詞是反乎事實的罪愆。法律是一種謊話，人們便在法律之下亂吹着最無恥的謊話。

再舉一例來說，一個受污辱的婦人，在歷受了她的親友們的遺棄和唾罵之餘，把她自己和自己的孫子服用了鴉片藥酒。孫子是死了；可是她在病院內艱苦地診治了後，便說她是犯了謀殺罪，終於把她判定了十年的懲役。她的生命蘇活過來的時候，『法律』就要她對她的行動負責。然而，如果她是死了的時候，同一的『法律』

○便○又○要○判○爲○一○時○的○精○神○錯○亂○。

現在，考察着亨特的事件，這很平允地，合理地可以說，在她的丈夫進救貧院的時候，他正是患着一時的精神錯亂，正像可以說，在她投運河的時候，她正是患着一時的精神錯亂一樣。至於到底那一個地方是可取一點，那倒是各有意見的問題，也是要有理智判斷的問題了。我呢，我代表個人，根據我所知道的運河和救貧院判斷起來，如果我是在同樣的地位的時候，我一定挑選運河，而且我更要大胆地辨認，我和亨特和她的丈夫以及其餘的人差不多是一樣地精神錯亂。

人○再○不○是○跟○隨○着○古○代○的○自○然○的○忠○厚○之○本○性○了○。○他○已○經○已○發○展○到○一○個○理○性○的○動○物○，○他○已○經○能○夠○很○理○智○地○執○掌○人○生○或○是○拋○撒○人○生○，○祇○看○人○生○是○賜○與○大○歡○快○呢○還○是○大○苦○痛○。○我○敢○聲○言○着○亨○特○那○個○人○，○他○在○世○界○上○五○十○二○年○間○的○工○作○中○，○祇○贏○得○了○人○生○的○一○切○快○樂○都○被○玩○弄○和○欺○騙○，○况○且○在○她○當○前○的○，○也○祇○是○救○貧○院○的○恐○怖○情○形○，○這○時○候○纔○決○定○投○身○運○河○，○顯○然○是○十○分○合○理○而○且○慎○重○的○。○從○此○我○再○敢○聲○言○，○這○些○陪○審○官○忍○心○聽○

讓亨特在世界上五十二年間的工作中，祇贏得了人生的一切快樂都被玩弄和欺騙，而再以一時的精神錯亂這個判決詞來公告社會，這簡直是陪審官所幹的更聰明的勾當了。

一時的精神錯亂啊！哦！這種值得咒詛的成語；這種荒謬絕倫的說話！在這種言詞之下，傢伙們便滿腹肉食，渾身絲綢地躲住着自己，並且逃避着肚皮鼓空而且衣不蔽體的他們的兄弟們和姊妹們的責任。

從東市梢的一種報紙觀察報的某期上，我引出以下的尋常事件來：——

『某艦上的一火夫，名叫約尼金(Johnny King)，企圖自殺。在星期三那天，該犯自投鮑塢警局，聲稱他因為無工可得，生活艱難，已經吞服琉璃藥若干。約尼金便被送進局去，使他再用了一點嘔藥，這時地吐出了許多的毒物。如今該犯說，他是非常抱歉。他縱然有十六年的良好的行爲，他終於還是不能找到任何工作。狄』

根生要把他送回法堂候審云云。」

『瓦爾納 (F. Warner)，卅二歲，犯同樣的案子，在押審中。他躍入了萊姆好斯塢碼頭旁，當他被人營救出來的時候，他還說着，「我寧願死呢。」』

『一個面貌端正的青年婦人，名叫葛萊 (Gray) 因企圖自殺事被押。在星期日之晨，約莫八時半左右，K字八三四號警士發現，該犯橫臥在彭物斯街 (Benworth St.) 的某家的門口，她正是陷於昏睡之中。她的一隻手握着一隻空瓶，並聲稱她在兩三小時以前會吞服鴉片藥酒若干。因為她顯然是病勢頗重，因此喚來了該區醫師，給她服用了一點咖啡，並囑她不得入眠。據該犯受審時云，她的企圖自殺，實因無家無友關係所致。』

我固然不敢說，凡實行自殺的人都是精神無病的；然而我也不敢說，凡不實行自殺的人都是無精神病的。這倒是要提出的，食宿的無着落，是在生人之間形成精神錯亂的一大原因。賣乳酪的人，沿街叫賣者，小販，以及難以度日的工人階級，形成着瘋人院內總人數的最高度的百分率。在男子中間，以一年計，每一萬人中，總有廿六又十分之九，在婦人中間，總有卅六又十分之九人。換過來說，在兵士中間，雖然至少他們的食宿是沒有問題的，每一萬人也總有十三人患精神錯亂症；在農民和牛販中間，却祇佔到五又十分之一人。這樣看來，一個小販比一個兵士兩倍地容易失去理性，比一個農民差不多是五倍。

不幸和慘愁都是有力地可以打翻人們的頭腦，把一個人逼入瘋人院去，又把另一個人逼入露屍所或絞架上去。這樣的事情一旦發生了，做父親兼做丈夫的那個人，縱使是滿懷熱愛他的妻子和兒女，縱使是一心想做工作，他也總不能找到什麼工作了，這雖是一個單純的問題，然而他的理性是搖撼起來了，他的腦筋中的火光

也熄明下去了。考察起來，這也是特殊地單純的，他的軀體是被營養不足和病痛所蹂躪，不僅這樣，他的心靈因爲目擊着自己的妻子和小兒女，也一絲絲地粉碎了。

「他是一個很有風采的男子，生着一頭的烏髮，深沉而且富於表情的雙眼，細巧的鼻子和面頰，以及濃美瀟灑的鬚髯。」當此可怕的九月，客維拉 (F. Cavilla) 站在公堂上，新聞記者這樣地描摹他說，「他穿着一件破爛的灰衣，領子都沒有的。」

客維拉生活着，工作着，充當着倫敦的一個家庭裝璜家。據說他是一個很善良的工人，一個不可動搖的工人，酒都不喝，所以他的鄰居都一齊來指證着他是一個和善的熱情的丈夫和父親。

他的妻，哈娜 (Hannah)，是一個高大的，美貌的，和氣的婦人，他的兒女送上學校 (契爾特烈路 [Chiltho Rd.] 公立學校) 的時候，她總是注意到他們是否身清衣潔。這一點事實，鄰居們都述及的。因此，有了這樣的一個男子，這樣被保佑

的人，這樣工作穩定而生活節儉的人，一切都順利地進行着，家境也很安舒了。

意外的事情却發生起來了。他正幫着建築師培克 (Beck) 工作，寓居在屈倫特萊路 (Trindley) 的一個東家的屋子裏。不幸，培克從馬車上翻身跌了一交，而從此就葬送了他的性命。這是由於一隻野馬所致，正像我說過，意外的事情却發生起來了。從此客維拉不得不另找新的工作和新的住所。

這還是在十八個月前發生的事。在這十八個月內，他大大地奮鬥了一場。他在白塔維亞路 (Bavaria Rd.) 找得了一個小屋裏面的幾個房間，可是總是入不敷出。穩定的工作是怎麼也找不到手。他拼命地掙扎着，以求各種各樣的臨時工作。他的妻和四個兒女都在他的眼面前捱餓着。他自己也捱餓着，衰弱而且病倒了。這還是三個月以前的事，那時候簡直是絕對的斷炊了。他們既不以怨言尤人，也不空口多談；可是貧民都知道他們，同一條路上住着的主婦們都把食物送了來給他們。可是因為客維拉的家族是非常硬氣的，所以這些食物總是暗地裏秘密送來給他們，免得

斲傷他們的尊嚴。

意外的事情是發生起來了。他奮鬥着，捱餓着，熬受了十八個月。在九月中的一天，他侵早起來，打開了他的小洋刀。他把他那卅三歲的妻哈娜割斷了喉嚨。又把十二歲的長子佛蘭克 (Frank) 割斷了喉嚨。又把八歲的男兒瓦爾透 (Walter) 割斷了喉嚨。又把四歲的女兒尼麗 (Nellie) 割斷了喉嚨。又把十六個月的新生兒歐涅斯脫 (Ernest) 一併割斷了喉嚨。然後他在屍首之側，守望了整天，直到晚上，纔來了幾個警士，他却還是托咐他們在蓄電器的缺口上放進一枚辨士，這樣纔可以有光使他們看得清楚些。

客維拉却站着在公堂上，穿着非常破爛的灰衣，領子都沒有的。他是一個很有風采的男子，生着一頭的烏髮，深沉而且富於表情的雙眼，細巧的鼻子和面頰，以及濃美瀟灑的鬚髯。

第廿三章 兒童

「家庭簡直是一個牛棚，

我們迂緩地匍匐着，

忘掉了世界的優美。」

在東市梢，有一種美麗的光景，僅有的一種，便是當風琴手走過的時候兒童們在街上舞蹈的姿態。他們這些新生的，次時代的孩子，帶着他們自身的美小的模擬，高尚的發明，帶着急動而且輕便的肌體，又帶着輕快如飛的身子，在動盪着，

在步行着，都是學校內從來沒有學習過的動律，看起這種光景來，實在是迷人得很。

我曾經和這些孩子們，在這兒，在那兒，在到處都談過話，他們和其他的孩子們一樣地伶俐，而且在各方面甚至比較地更伶俐得多，這我感到。他們有最活動的小想像。他們把自己投入傳奇和空想的境界的能力是特別可驚的。一種歡快的生命在他們的血管內活躍着。他們歡喜音樂，動作和色彩，而且時常在他的垢污與破衣之下，洩漏着一種驚人的美貌和風姿。

然而出現了一個『倫敦市的笛拐(Pied Piper)』，他把孩子們都拐了去。他們失蹤了。誰都再也看不見他們，或者甚至連相似孩子們的東西再也看不見了。你如果在成人之間，也是找不出他們來了。在這兒，你祇能發現僵硬的姿態，醜陋的面顏，以及痴鈍而又失神的頭腦。優雅，美態，想像，乃至腦筋和肌肉上的一切彈力，都全然消失了。然而有些時候，你會目擊着一兩個婦人，年紀不一定是老，可

是和一般婦女比較起來，她已經彎屈得不像樣子，在浮浪和酪酊之餘，提起着她的泥污的裙裾，拖曳着她的可笑的重重的步調在鋪道上面。這一種行動，就是表示她曾經是向着風琴手舞蹈過的那些孩子們中間的一個。那種可笑的重重的步調，便是兒童時代的希望所遺留下來的一切了。在她的紊亂的腦殼的一角裏，浮憶起了她曾經是一個女子。人羣圍聚過來。小女孩子們在她的周圍舞蹈，在她的側邊舞蹈，她們都具着一副她所能朦朧地記取的全部的風度，可不能戲弄她的身體。其後她氣喘起來，困倦起來，便向圈外滾了出來。可是小女孩子們却還是舞蹈不已。

細民窟中的孩子們，都具備着高貴的男性和女性的一切要素，可是細民窟自身，却好像一個怒不可遏的雌虎，向着牠的幼小者猛撲着，猛撲之後，一切的質素便從此毀滅，光明和歡笑也就同歸於盡，而把他們和未殺者一起鑄成野獸以下的異樣的，墮落的，愁慘的，陰鬱而且絕望的動物。

至於這事情的方法，我已經在前數章內詳細描繪過了；這兒就讓赫克斯萊簡略

地敘述一下：——

『不論在這一個國家及其他國家內，凡是所有巨大的產業中的人口，的狀態熟悉的人們，都知道，在一個廣大的，增加的人口團體之間，就有最大可能的趨勢……這就是，法蘭西語所謂「La Misère」的那種狀態，在英國語彙裏我簡直找不出一個意義相當的字。這就是他們的常態中僅僅維持身體的機能上所必要的食料，暖氣和衣服尚且不能得到的那種狀態；在這兒，男子，婦人和兒童不得不廢除了禮節而逼入檻穴內，同時最普通的，健康的生活都不能設法；在這兒，可能的娛樂祇能減退到肉慾和泥醉；在這兒，種種的苦痛，在飢餓，疾病，發育的不全，和道德的衰落的形式之下，把重利積集起來了；在這兒，甚至穩健而且真實的產業所能預期的也便是圍着一個貧民公墓的，對饑寒交戰而不獲勝利的一種生活。』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孩子們的前途是全無希望的。他們像蒼蠅一樣地死亡，那些留存着的孩子們，是因為他們具有着過度的精力，和一種適應於他們四周的墮落

環境的能力的關係。他們沒有什麼家庭生活。他們祇是在穴中和檻內生活着，他們暴露着一切的淫猥和卑陋。像他們的精神弄得這樣地頹廢一樣，他們的肉體也因爲不衛生，過度的密集，和營養不足而頹廢着。一個父母和三四個的兒女住在一室之中，孩子們便輪流地起來爲睡者驅除鼠類，而況孩子們不但沒有充分的食物，倒反爲簇擁着的蚤子吞噬，結果成爲慘苦而且衰弱，在這樣的時份，這種留存着的人們所造成的男子和婦女之類，其究竟是不難想像得出來的罷。

『陰暗的絕望，陰暗的悽慘，

從出生時期便與之而同來；

醜惡的咒詛，更醜惡的歡樂，

便是他們最初的催眠歌曲。』

一個男子和一個女子結婚的時候，他們便在一室之中處理家事。他們的出入並不是與年俱增的，雖然他們的家庭是在增加，如果這個男子能夠維持他的健康和職業的話，那他便是非常地幸運的了。一個嬰兒生產了，又來了另一個。這就是要增多房間的意思；而這些小小的嘴部和身體就是增添費用的意思；若要去租借一個更大的空間罷，那便成爲絕對地不可能的事了。又有嬰兒添育出來了。房間是狹窄得無可容身了。孩子們奔走街頭，一到他們上了十二至十四歲時，房間的滿員便臨頭了。於是他們不得不向街頭出走，找一永久的地方。這個孩子，如果是幸運，纔能夠設法弄到普通的宿所，同時或者覓得種種自活方法的任何一種。可是十四五歲的女子，在這樣的狀態之中，被迫而離別了這呼爲「家庭」的一室，即盡其至大的能力，也祇不過每週五六先令的小收入，這樣看來，她有的祇是一種方法。而這唯一的方法的可痛的一端是見於下列的一樁事件中。警察在今天早晨，在法衣脫却貝爾，獨爾賽脫街(Dorse, Street)的一家門口發現女屍一具。無家，無寓，有病，在

她臨終的時刻無人守屍，終於她在暴露的夜宿之中絕命了。她是六十二歲，一個賣火柴的老嫗，她的死，簡直是和野獸的死一模一樣。

鮮明地活現在我的心上的，是東市梢或一警局中的被告席上的一個少年的印象，他的頭兒稍稍地出現在欄杆上面。他的告發，原是由於偷了一個婦人的兩先令而起，這一點錢他已經消費精光，並不是買了糕餅，糖果或娛樂，却是爲了食物。

『你究竟爲什麼不向婦人乞求食物呢？』官長用了不耐聽的調子盤駁他。『她自然一定會給你一點東西吃的。』

『要是我向她去乞食，那是怕就要被拘留起來啊，』少年的回答。

官長蹙眉，接受了他的責難。誰都不知道這個少年，就連他的父母也不知道他。他生性是一個浮浪人，一個失路人，在帝國的林莽之中尋求他的食物的一個野少年，他餌食弱者，同時也被強者所餌食。

慈善救人的人們，聚攏了細民窟中的孩子們，把他們運送到鄉村中去，作一天

的遠足，他們相信着凡能活到十歲以上的兒童的大部份，都至少曾經在那兒留住過一天的，關於這點，一個文士說：——

『這樣地消度了的一天，會發生心理上的變化，這是決不可輕視的。凡在這些環境之中，孩子們便會學得田野和森林的意義，他們在書籍中讀來的鄉村風景的記述，在從前得不出印象，現在也能明確地理解了。』

如果他們幸被那些慈善救人者所挑選了，他們便可過度田野和森林的一天的光陰了！然而他們的繁殖是比他們一生之中只有一天運送到田野和森林中的時光還要迅速呢。一天的光陰！在他們終生中的一天的光陰！至於一生中的其他的日子，曾有一個少年告訴監察牧師這樣的話：

『十歲，我們跳而搖；十三，扒東西；十六，打警察。』這就是說，在十歲，他們便逃學；在十三歲便偷竊；在十六歲，已成無賴漢，可以毆打警察了。

羅濱生 (Rev. J. Q. Robinson) 談及他的教區內的一個少年和少女，他們倆一同

出去散步到林中。他們直走着無盡的街路，期望牠可以漫漫地走完；最後他們坐下身來，昏糊而且失望着，後經某婦發現，便把他們帶回她的家中。這上面顯然地可以看出慈善救人者是把他們忽視過去了。

同一的紳士還有一個敘述，他說，在霍克斯頓(Hackton)，廣大的東市梢的一區的一條街上，七百個以上的自五歲至十三歲之間的孩子們，只住在八十個小屋裏面。他又說：『因為倫敦已經大大地把孩子們閉入了街路 and 家屋的迷宮之中，而又剝奪了他們在蒼空，田野和溪流那兒的正當的承繼權，所以他們長大來都是些體格不好的男子和婦人。』

他又說及他的教會中的一個委員，以及租出一樓上的一室給一對夫婦的事情。

『他們說他們膝下有兒女二人；但當搬來的時候，却發現了一共有兒女四人之多。住不久，第五個又生下來了，房東這時便通告他們搬出去。他們對牠毫不介意。其時衛生官，他本是經常來調查合法不合法的事情的，這番進來便把我的友人

用合法的手續威脅了一頓。他訴說他不能趕逐他們。他們訴說他們的經濟能力範圍以內誰都不能把他們和兒女四人收容下來的。補說一句，這原是一般貧民的最通常的辯解之一種。那怎麼辦？房東却真是左右爲難。最後，他要求官長派遣一個屬吏去調查本案的實情。自此以後又過了二十天光景，竟然一直就沒有什麼處置之方。試問，這種事件是僅有的麼？絕對不是；牠是非常普遍的。」

上星期內，警局查抄一個擾亂治安的家屋。在一間房間之中發現兩口小小的嬰兒。終於他們被拘了，而且和婦人一樣地被告發了。他們的父親到了法堂上面。他歷述他自己和老婆以及兩個大兒子，除在被告席上的兩兒子外，都居住在那一間房間內；他又歷述他的所以租賃該屋，是因爲其他的房租都不止他現在所付的每週二先令半。官長終於把兩個幼小的被告釋放了出來，又把父親對他的子孫養育不健全的狀態告誡了一番。

然而這樣的例證，當然有倍加的必要。在倫敦，無辜的屠殺，開了世界史上所

來有的大量的新記錄。同樣地大量的，是那些信耶穌，認上帝的，每禮拜日到教堂去的人們的無情。在每週中的其外的日子中，他們把東市梢的兒童的鮮血沾滿着的房金和利潤揮霍得非常厲害。然而在某些時候，他們却還提出了這些房金和利潤之中的五十萬磅，作為對於沙騰 (Sandan) 的黑奴少年的教育費，這簡直是咄咄怪事。

第廿四章 夜之幻影

這一切，在若干年前，都是些頰紅膚嫩的小嬰孩而能够被塑成或者烘成你那意中的社會形式。

——加拉衣爾 (Carrie)

昨晚夜深時份，我獨自沿着商務街，從司匹台菲爾路，走到了法衣脫却貝爾路，仍然向着南首走去，過列門街，直達般塢。當我一邊走着的時候，我一邊便對着東市梢的報紙發笑起來，那些報紙簡直是充塞着城池的傲態，大言不慚地說東市梢怎樣怎樣，除此以外，對於牠是否爲人間的居住地，却就無所論列了。

以我目觀的一切說來，其中什分之一，都是有點難說的。大部份都是忌口的。不過一般地說來，我是看見了一個夢魔，一個催人欲死的可怖的泥坑，片加狄萊路和司屈蘭路 (Strand) 的『夜之恐怖』的一個無可言喻的穢亂狀態。這是個衣冠的二足動物的動物園，稍微近似人類，但是更有點近似獸類，若要補述這個光景的話，那麼還有銅鈕釦的閩人，在他們中間防止着一切遇於兇險的咆哮聲。

閩人正在那邊，我很高興：因為我並不會穿上『火夫裝』，而我就是那些上下尋食的肉食動物所要取用的『飼料』。時時刻刻地，在閩人之間，這些動物銳利地，饑渴地瞰着我，他們很像是水狼，我怕他們的手掌，他們的裸出的手掌，彷彿人家怕猩猩的前肢一樣。他們使我聯想到猩猩之類。他們的身體是又小又醜，而且俯伏着的。他們沒有隆高的肌肉，沒有豐滿的筋絡，也沒有寬闊的肩膀。他們却甯可說是表示着穴居之民所經歷了的一種自然之原始經濟。可是他們那種貧弱的身體，也是富有力量，這就是抓，握，撕，割，種種的兇猛的力量。當他們向着人類

的餌食撲去的時候，據說他們竟把那個被迫害者拗折得背骨都碎斷呢。他們是無所謂良心，無所謂感情，無所謂畏懼，更無所謂恩誼，只要有半點兒的運氣，就無所不幹的了。他們是一種新的族類，都市的蠻族的繁殖。街道，民房，腸路，窮巷，都是他們的狩獵場。正像山谷之與自然的蠻族一樣，街道和建築物在他們，簡直是視為山谷一樣。貧民窟是他們的淵藪，他們就在叢林中獵取些東西來度他們的生活。

西市梢的黃金的劇場，和奇麗的私邸裏面的那些親愛而且慈悲的人，決不會目擊着這些動物，也決不會夢想着他們這些動物的存在。他們終究是在這兒存在着，生活着，在叢林之中生生地活着。然而，當英國正在牠最後的戰壕之中，全國的健兒們正在火線上的時候，那是要有天大的禍患臨頭了！因為，在那個時候，他們就要從他們的柵檻中，窟穴中爬出來了。而那西市梢的市民一定也就要看見他們和從前封建的法國的親愛而且慈悲的貴族看見他們一樣，當與他們相見的時候，還一定要彼此盤問起來。

『他們究竟是從那裏出現的？』

『他們也是人類麼？』

可是他們決不是幽囚在動物園裏的僅有的野獸。他們祇是這裏那裏地潛伏在闇的街頭，像灰色的影子沿牆隱遁一樣，至於從腐爛的中腰裏生育過他們出來的那些婦人們，更到處都是。她們粗聲地哭泣，用着沉哀的調子向着我求乞小錢以及其他的比辨士還不值的東西。她們設着盛大的饗宴，慵婦一般的，頭髮亂蓬蓬的，病眼的，雙目的傳情，清音的喋喋，充盈着淫猥穢褻的氣息，酒性發作的時候，就橫陳在椅座和櫃臺上面，說來已是絕對厭忌，看來更是可怕得厲害。

此外，尚有其牠的種切，怪悖的面色和姿態，佝僂的怪物，到處在我的肩頭碰來撞去，腐朽的醜形，社會的慘敗者，漂浮的死骸，有生的亡靈，這些都是有他們的不可思議的典型——婦人們受了病症和飲酒的摧殘，她們的醜名字在共公市場上也換不到兩辨士了，男子們呢，裹着怪樣的破衣，成了因艱困頭沛而變為畸形化，

他們的面孔現出一種無涯的愴痛，淡薄的呆笑，猿樣的緩步，他們的動作是一步一步地，呼吸是一息一息地走向死亡，還有那些十八歲至二十歲之間的青年女子本來是具備着整潔的身體和面顏，從來沒有經受過什麼污弄，可是在一種急度的慘跌後，她們都一落千丈地降到了地獄的底層。我記得還有一個十四歲的和一個六七歲的孩子，帶着蒼白的面孔和病態的身體，兩口兒都是無家可歸的，祇是憑着柵檻，危坐在石上，漠然地空自守望着什麼似的。

不適者和不用者啊！產業並不去大聲地呼召他們。並不因男女的不足而去添招工人。碼頭工人的足跡羣集在碼頭的入口處，因為工頭不招他們，祇得咒天怨地退散開了。在業的機師，爲着失業的同事，祇給以每星期六先令的津貼。五十一萬四千名的織物工人，協定了反對禁用十五歲以下的童工的一項決議。婦人，不知其多少的婦人，竟在每天十四小時工作的苦汗工場的場主之下發現着。佛里門爲了失業問題，便自投泥坑而死。亨特不願進伊司頓救貧院，寧肯殺身於李岑特運河，因

爲他做出來的，工錢在膳宿方面瞻養不活自己的妻室和孩兒們，終於把自己和他們一起都戮斷了咽喉。

不適者和不用者啊！慘愁的，被屏棄的，被忘却的人們都死在這社會的屠場上了。賣淫的子孫——男，女，以至小孩的賣淫，血與肉的賣淫，光輝和心靈的賣淫；一言以蔽之，就是勞働的賣淫。如果這就是文明所能服役於人類的至善的事，那麼，是給我們以咆哮和裸體的野蠻狀態罷。曠野和沙漠，洞穴和地窟，在這些地方做一個人民，比較去做機械和地獄的一個人民，倒不知要優越得萬千百倍罷。

第廿五章 饑餓的哀聲

『我的父親因爲生長在鄉村中，所以比我要有精力得多了。』

說這話的人，一個東市梢的漂亮青年，正在哀怨着他的可憐的體質上的發育。

『你來瞧一瞧我這骨瘦磷磷的臂膀罷，你來瞧一瞧罷。』他拉起了他的衣袖，『就是因爲食料不足的緣故，如此而已。哦，現在可不是這樣了。這幾天來，我已經獲得我所要吃的一切了。可是這是太遲了一點。這決不能補償的了，那時我還是在孩子時代，我沒有得到那些不得不吃的東西。父親從水鄉(Fen Country)來到

倫敦這裏了。母親死後，我們這六個孩子和父親一同居住在兩間小房間裏面。

「他的遭遇真不幸得很，父親真的是這樣呢。他會有拋棄我們的可能，但是他却不會這樣。他整天地奴隸一樣地工作着，夜來他回得家來，便爲我們煮飯，爲我們照料。他一身便兼做着父母雙親之職。他雖是竭盡了他的最大的努力，可是我們總沒有得到充分的飲物。我們簡直就不參見肉類，隨後我們也就成爲了最惡劣的東西。正在發育中的孩童的我們，坐下來吃一頓麪包和一點乳酪，而且還是食不滿意，那總是有所不利的。」

「這結果是怎麼樣了呢？我是不很發育，也沒有我父親那樣的精強力壯了。這是我把我餓出來的。不出六十個年頭，我總不能再生存在倫敦的了。我的小兄弟却仍然是在那兒；他身裁是比較地高大，發育也是比較地健強。你瞧，父親和我們幾個孩子並立的時候，你便可說明這中間差異之點了。」

「我可看不出什麼差異哩，」我否認着說。「我倒以爲，在這種條件之下，生

命力當然要減少起來，幼小的孩童當然也生產得更柔弱下去了。」

「在他們並立的時候便不是這樣的，」你如到東市稍來，瞧那八歲到十二歲之間的一個孩童的時候，身裁的適中，發育的完美，面貌的豐滿，你一定會跟着探詢，而知道這是一家之中的最幼小者，或者至少是較小者之中的一個。這個道理是這樣的：較長的孩童是比較幼小者要捱餓得厲害些。及至較幼小者稍為長大了的時候，較長的幾個是在開始工作了，也就是更多的進款進來，以及更多的食物購備了。」

他拉下了他的衣袖，這是久年的半餓狀態，雖不殘殺性命而是妨害發育的具體事實。他的聲音也僅僅是萬千羣衆之間的一個，他們在全世界的最廣大的帝國裏都提起了饑餓的哀聲的呼號。

無論那一個日子，在英國中接受着濟貧法令的人，總在百萬以上。在全年的過程中，接受着濟貧法令的人，佔整個工人階級的十一分之一；每月每家接受十二磅

弱的施金的人，有三千七百五十萬之多；在饑餓的邊塞上生活着的，有八百萬衆的一支常備軍。

倫敦區小學議事局的一個委員會，曾發表過這種宣言：『有時候，在沒有特殊災禍的時期，祇就倫敦各小學所收容者說來，陷於饑餓狀態中的五萬五千兒童，都全無施以教育的可能。』這兒的密圈是由我加上的。『在沒有特殊災禍的時期，』這意思就是英國的太平時期；因為英國的臣民對他們所謂『災禍』的饑餓和磨折，都目爲社會秩序之一部分的。長期的饑餓也祇等閑地目爲家常茶飯而已。直要等到銳利的饑餓大量出現的時候，他們纔以爲那是非常事件了。

在那一個陰天的夕暮，東市梢的一家小商店內的一個盲人的淒厲的哀聲，我是永遠地不能忘懷。他父親已經逝世，老母尚在，有弟兄五人，他居長。正因爲他是長兄之故，他早就捱餓，早就作工，當孩童時代，他便把麵包賺來，餵給他的小兄弟和小妹子的口中。他自己久久不嘗肉味，竟一連三月而不會吃過一次。他也從來

就簡直不知道什麼叫做完全地解救他自己的饑餓。而且他曾經一度表白着說，他的兒童時代的這種久年的饑餓，便是奪取他的目力的致命傷。爲證實這一表白起見，他從「盲者委員會」的報告中引出了這樣的話：

「盲眼最普遍於貧民區域，而貧窮則更加緊了這種可怖的病苦。」

然而他還繼續着說下去，這一個盲人，在他的聲調裏，是一個病苦者的悽情，對於這一個人，社會並不與以充分的食糧。他是倫敦一區的廣大的盲人隊伍中的一個，據說在盲人的家庭裏面，他們的食糧老是不足半量。他的每天的食譜如下：

早餐——薄粥和乾麵包

$\frac{3}{4}$ 品特

午餐——肉

3 兩

麵包

1 片

番薯

$\frac{1}{2}$ 磅

晚餐——和朝餐同

王爾德 (O. W. Wilde)，願上帝安息他的靈魂，發出了獄中兒童的呼聲，這在同樣的程序上也是獄中男子和婦人的呼聲哩：——

「兒童在獄中受的苦痛，第二件便是餓肚。獄中給他們吃的食物，就祇有普通烘焦了的獄麵包一片和七時半作為朝食之湯水一罐而已。十二點鐘的時候，午餐便送來了，這是一罐調過了粗糙的玉蜀黍粉(薄粥)。在五點半的時候，又來了一片乾麵包和一罐湯水，這就是晚餐了。這種食譜，給一般健強的成人吃的時候，尚且時常會產生或種的病症，主要的是長期性的痢疾，以及伴隨而來的衰弱症。實際上，在大監獄中，閉結藥品大都是和家常茶飯一樣，獄吏們非經常地給他們服用不可的。在兒童方面却不是這樣的，兒童們是一例地吃不來什麼東西的。凡是懂得一點兒童常識的人，誰都知道兒童們的消化力，只要碰到或種的一陣哭聲騷擾和心靈上的痛楚，便會大受打擊。兒童在成天地號哭之後，或者甚至號哭了半個晚上之

後，在寂寥的燈光朦朧的幽房內，被恐怖襲擊了之後，這種粗陋的食物就吃不下去的。在小小的兒童們，情形便又有不同了，獄吏馬爾丁 (Martin) 給他們以餅乾，兒童因饑餓而哭了的星期二朝晨，那種作爲他們的早餐的麵包和水又全然不能吞嚥。在朝餐完畢之後，馬爾丁便走了出去，拿來了幾塊給兒童吃的甜餅乾，而不忍坐視他們的推餓了。這在他那方面說來，確是一個美麗的行動，兒童們都是這樣地認識牠的，兒童們因爲全然不知道監獄董事會的規程，把這個下級獄吏的善心的行動，如何如何的善待他等等和盤向高級獄吏說了一個明白。這結果，不消說是一個報告和一個斥退。』

白萊區福特 (Blatford) 曾經把救貧院內的被救恤者和兵士之間的食物，作過一個比較，這在他充當軍役的時期，是並不認爲奢侈的，然而較之被救恤者們，却已經倍上兩倍了。

被恤貧民

食品

兵士

被救恤者中的成年男子，每週僅得食肉一次（湯例外），所以被救恤者「大體都有那種蒼白的漿糊色的混合形，這些顯然是饑餓的特徵了罷。」

這兒是一個比較表，指示着救貧院內的被救恤者和該院的職員之間的每週飲食定量之多寡：

職員	食品	被恤貧民
3½ 兩	肉	12 兩
15½ 兩	麵包	24 兩
6 兩	菜蔬	6 兩
7 磅	麵包	6½ 磅
5 磅	肉	1 磅 ½ 兩
12 兩	燻肉	21½ 兩
8 兩	乳酪	2 兩

無	12兩	2兩	1磅	6磅	7磅
白米布丁	牛油	豬油	麥粉	菜蔬	蕃薯
1磅	7兩	無	無	無	1½磅

根據原記者的記錄，還有下文：「職員的食品是比被救恤者還要更奢侈；可是這顯然是算不得充分的奢侈，因為在這職員的表格上，附加着一個腳註，「每星期每個寄宿的職員和僕役，須付現金兩先令又六辨士。」假定這被救恤者能得豐裕的飲食，爲什麼職員便要更多一點呢？再，假定這職員沒有這麼許多的飲食，那麼，難道被救恤者能僅食半量以下而得適度的養生的麼？」

然而這不單獨是限於細民窟者，獄囚，和受餓的被救恤者。本鄉的何琪 (Hod-

38) 這個人，從不知道什麼叫做飽滿的肚皮。實際上，他的空肚皮，驅使他來到了都市社會，加入這廣大的人數。我們且把勃克斯(Borke)的勃拉特菲爾特(Bradfield)濟貧法令聯合會屬下的一區來看，看看從那邊出來的工人的生活條件罷。假定他膝下生得兩個子女，有穩定的工作，有一所免收房租的草舍，而同時又有每週十二先令的工資收入，這十二先令計合美金三元二角五分，那麼，這兒以下便是他的每週支出預算表了：——

麵包(約20磅).....	1	10
麥粉($\frac{1}{2}$ 咖啡).....	0	4
茶葉($\frac{1}{4}$ 磅).....	0	6
牛油(1磅).....	1	3
豬油(1磅).....	0	6

(先令) (磅士)

糖(6磅).....	1	0
燻肉或其他肉類(約4磅).....	2	8
乳酪(1磅).....	0	8
牛奶(半罐煉奶).....	0	3 $\frac{1}{4}$
油,燭,藍墨,肥皂,鹽,胡椒粉,等等.....	1	0
煤炭.....	1	0
啤酒.....	無	
烟草.....	無	
保險費(一).....	0	3
工會會費.....	0	1
木料,道具,藥品等等.....	0	6
保險費(二)及衣服預備費.....	1	1 $\frac{3}{4}$

總計.....13

0

濟貧法令聯合會附設的救貧院的院守，對於他們自己的堅執的經濟辦法非常自傲。計每星期每個被救恤者所需費用，僅如下表所示：——

	(先令)	(辨士)
男子.....	6	11½
婦女.....	5	6½
兒童.....	5	11¼

如果這個預算表上的那工人一旦要拋撇了他的勞役，而闖入救貧院去的時候，他便要院守來化費一點錢了：——

(先令) (辨士)

本人	6	1½
妻	6	5½
兒童兩口	10	2½
總計	21	10½

即約計 5圓4角6分

由救貧院來調濟他和他的家，計需要二十一先令以上，這在他自己經營起來，似乎祇需要十三先令。除此以外，這也是一件易明的事實，經營一個廣大數目的人口——購物，烹飪，以及整批——比起一個小數目的人口如一家之類要便宜得多。

然而，正當這個預算表收集的時候，在那一區裏還有另一家庭，不是四口之家

而是十一口之家，他們不得不仰仗着一筆進款來維持他們的生計，這筆進款不是十三先令而是十二先令，以每週計的（入冬則僅十一先令），他們並沒有一個免收房租的草舍，却是每週須付租金三先令的草舍。

這一點不得不明瞭，而且不得不清晰地明瞭：這是貧困低落的狀態，凡在倫敦是這樣的，那麼，整個英國也沒有不是這樣的。巴黎雖然怎麼也不是法國，可是倫敦確成英國。這種種令人恐怖的情況，表明了倫敦是一塊冥土，同樣地，也表明了英國是一塊冥土。以倫敦的分區論來改善條件的這種建議，無非是一種徒勞而且虛偽的事情。如果倫敦的六百萬民衆劃分成一百個城市，每市置六萬民衆，其悽慘的狀態或可分佈開來，可是總不會減少。這一總數，終究是這樣大而無從改動的。

在這一樁事情上，朗屈梨（B. S. Rowntree）曾致力於一種精粹的分析，猶如步的證明大都市一樣，他已經替鄉村城市證明了全部居民的四分之一，都是陷在貧窮之中，因此在精神和體質上，他們受了毀傷；全部的四分之一既沒有充分的食

糧可吃，又沒有適當的衣，居，和嚴寒天氣的取暖，其結果自不得不陷於道德的淪亡，而把他們降低到連清白而有禮貌的野獸都還不如的境地。

傾聽了寇萊(Korn)的一個愛爾蘭老農民的哀聲之後，勃蘭區福特詢問他所需的一切東西。

「這老人家倚在他的鋤上，他的兩眼橫過黑泥的田場，直望出去對着沉垂着的天空。「我究竟需要些什麼呢？」他說着，隨後，他帶着一種深沉而且悽愴的聲調繼續着，不像是對着我說，而是和自語一樣地說，「所有我們的勇敢的男孩和親密的女孩是遠在海外了，代理人又把我的豬豚騙去了，又把番薯弄糟了，我現在是老了，我需要的是審判的末日。」」

審判的末日啊！需要牠的，不止他一人而已。從整個的領土裏，從細民窟和村野裏，從監獄和收容所裏，從瘋人院和救貧院裏，饑餓的哀聲起來了——這是一般無以充飢的民衆的呼號。萬萬千千的民衆，男子，婦女，兒童，嬰孩，盲者，聾

子，跛者，病夫，浪人，勞役者，獄囚和被救恤者，愛爾蘭，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的民衆，他們得不到充分的食糧。事實上明明白白的，男子五名便可生產一千人吃的麵包，工人一名便可生產二百五十人穿的棉布，三百人的毛絨，和一千人的靴鞋。這彷彿是四千萬民衆保管着一個大大的家庭，可是保管得非常惡劣。進款確是不壞，然而在處理方面總有點負罪的錯誤。這麼一個大大的家庭，本來是五個人便能生產給一千人享用的麵包，而現在却仍然是萬千民衆得不到充分的食糧，誰敢說這不是負罪地處理得失當呢？

第廿六章

飲酒，戒酒，與節儉

英國的工人份子或者可以說都是些啤酒鬼。他們受了牠的浸淫，變成非常蠢鈍了。他們的能率減損得可痛，也許民族的特權所給與他們的想像力，發明力和敏捷力都一齊喪失去了。這算不得是一種養成的習慣，因為他們從他們最早的嬰孩時代就已嗜了酒的。兒童們在他們抽吸第一口氣息之前，就已經陷落在泥醉之中，浸潤於酒氣裏面，一出胎來，便愛好酒氣和酒味，又復在酒的中間，成長起來的。

酒店是所在都是。牠開設在每一角隅以及角隅和角隅之間，婦人們和男子們一樣地常來這兒買醉。兒童也在這兒發現，等候着他們的父母歸去，也從他們家長的

酒杯邊上啜吸一點殘酒，聽取些粗俗的言語和下流的談話，接觸些傳染的病毒，養成些荒蕩和淫佚。

當局高高在上地統治着工人，正像牠統治着布爾喬亞犯一樣；可是在工人的場合之中，牠所不加非難的一件事情，便是酒店。對牠既不排斥，又不凌辱，對那些正在練習走進酒店去的年輕婦人或女子亦復如此。

我記起了一家咖啡店的一個下女所說的一句話來了：

『我從來不會在酒店裏喝過酒精。』

牠原是一個年青的，美麗的下女，牠是在另一個下女面前擺她的出類拔萃的自尊和拘謹的架子。當局禁止着酒精，可是仍然准許着一個清白的青年女子喝啤酒，進酒店，而把牠認為很正當的。

不僅這種啤酒不合資格來給人們飲取，而且男子和婦人也都不合資格去飲取牠。反過來說，這正是他們的不合資格纔逼着他們去飲取牠。他們受盡了營養不

足，滋養料缺乏，以及人口過多，和空氣溼濁的苦痛，他們的體質因此發生了一種貪酒的奇病，正像孟却斯透工場中的工作過忙的工人的病胃，在飽受了過量的酸汁和類似的怪品以後貪戀着食物一樣。不健全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發生了不健全的胃口和食慾。人類決不能像一匹馬那樣的被工作着，也決不能像一條豬擺那樣地被居住着，被飼養着，況且同時他們更保持着清白而又善良的理想和志氣。

家庭生活幻滅的時候，便是酒店出現的時候。不僅男子和婦人通常的貪戀酒味，因為他們都是些工作過度，力竭神疲，受苦於狂亂的胃肚和惡劣的攝生之道，又昏沉在生存的醜陋和單調裏，可是愛好羣居生活的男子和婦人，既然失掉了家庭生活，自然不免要遁跡於光明而且繁噪的酒店中去，拼命實行表示他們的愛好羣居生活的一種徒然的試驗。但當一個家庭同棲在一間小房間的時候，家庭生活也決沒有實現的可能。

這樣一種同棲式樣的一個簡單的考察，足供我們窺見醉酒的一個重要原因。這

兒全個家庭在朝晨起身，穿衣和裝扮，父親，母親，兒子以及女兒，同在一間房內，肩兒碰着肩兒（因為房間是狹小），做妻兼母親的她就煮起朝餐來。又在同一個房間內，因為一夜以來他們擠軋着的身上的臭氣，濃重得令人致病，朝餐就在這中間吃下去了。父親便上工去，長兒上學去或是上街去，母親却留著在家裏，抱着搔抓着的擺搖着的幼兒擔任她的家務——仍然是在同一的房間內。在這兒她又洗濯她的衣服，肥皂水和骯髒衣服的臭氣充滿着這一間閉塞的空間裏面，在她的頭頂上面，她晾着溼溼的汗衫。

這兒一到晚上，在白天的萬種氣息之中，全家便上了高尚的睡榻。這就是說，因為這許多人都要盡可能地堆疊到一張眠床上（如果有眠床的時候），剩下的人便不得不翻到地板上來。這是他們的生存的老樣，一月又一月，一年復一年，因為除了有時被逐而外，他們從來就無所謂假期。凡遇一個小兒死亡的時候，其餘的小兒也常是連帶地送命，因為東市梢的兒童的百分之五十五，大都死在五歲以內，而其屍

骨却還是存放在同一的房間內。如果他們是十分貧困的話，那麼這屍骨就須暫爲暴露幾時，以待收屍埋骨。在白天裏，牠被放在床上；到夜來，活人上床的時候，死者便被移到方桌上，到了朝晨，死者便從方桌上又被移放在床上，他們趁此吃起他們的朝餐來了。有時候，這屍骨還安放到木架上，這木架原係代替伙食櫥之用。僅僅在兩星期前，東市梢曾經有一個婦人受過這樣的困厄，因爲她無法可以替她的死兒收屍埋骨，於是她把他暫時暴骨了三個禮拜。

現在我所描摹着的這種房間，算不得是什麼家庭，不過是恐怖罷了；對於這些從家庭中出來而逃向酒店去的男子和婦人，決沒有什麼可以非難，却祇可以憐憫罷。在倫敦，有三十萬人組成着單間房的家庭，還有九十萬人是並不根據一千八百九十一年頒布的「公共衛生條例」而自己非法地居住着的——這也是酗酒的一個不卑劣的補充理由。

其次，幸福的不足持，生存的不安定，多慮的未來的恐怖——這些都是使人醜

酒的有力的根據。因人生的慘敗而走向解憂的路上去，那是必然的結果，在酒店裏面，慘敗的痛苦便得以平靖下來，而對於一切的忘懷也就得以獲取了。這是不衛生的。這不消說是不衛生的，不過他們生活上的其他一切都是不衛生的，在他們的生活中，除了酗酒可以使他們忘懷一切而外，便沒有旁的辦法了。這甚至可以使他們趾高氣揚，而使他們覺得他們相當地優秀起來，雖然同時的，這也是使他們墮落，使他們陷於比前此更可怕的獸性中去的。對於不幸的男子和婦人，這是慘愁與慘愁之間的一次競賽，其終點就是死亡。

向這些人們宣傳節制和戒酒思想，這是純然無效的事情。飲酒也許是諸種慘愁的起因；不過這倒反而是其他先前的慘愁所遺下的影響。節制論者或許會竭盡心力地宣傳飲酒的罪惡，可是若不剷除那使人們飲酒的起因，那麼飲酒和飲酒的罪惡始終是會保留着的。

要是這些宣傳者，不明瞭此中的道理，那麼他們的善意的努力，總是無所補益。

的，而祇是表演了一個迎神賽會似的，適足以逗引亞靈比亞山諸神的狂笑而已。我剛纔從日本藝術展覽會場中出來，準備對着法衣脫却貝爾的貧民存心提拔他們出來，並且存心培養他們對「真」「美」「善」的渴慕心。假令（實際上決不這樣）這些貧民接受了這樣的教義而渴求着「真」「美」「善」，那麼他們的生存的全部的事實，和三人之中必有一人死在公共寄身機關內的社會的法令，都可以給他們說明這種教義和渴求都祇是加於他們身上的一重咒詛。他們祇有許多要拋忘的事情，他們何嘗需要加多一種教義和渴求呢。如果命運真的要我今天把我的殘生纏縛於東市梢的奴隸生活之中去的時候，同時如果命運真的要應許我有一個企願的時候，那麼我一定要要求但願我能忘懷「真」「美」「善」；但願我能忘懷一切我從書籍裏學習來的東西，但願我能忘懷一切我所見識過的人物，一切我所聽聆過的事情，和一切我所目睹過的領域。萬一，命運不應許我這要求的時候，我深信我一定要盡可能的時時刻刻地醉而忘之。

他們這些企圖救人的宣傳家！他們的大學校產業，教堂，和慈善機關等等，都

是些失敗的東西。在這些事業的本質上，牠們就不能不是失敗的。牠們的用心雖是真切，也是錯誤的。他們這些好傢伙，都在人生的誤解裏面接近人生。他們並不了解西市梢，却奔到東市梢來充當教士和醫士。他們並不了解耶穌基督的單純的社會學，却具着社會救援者的華麗的外表，奔到慘愁而又被污辱的人們那裏。他們工作得固然很忠實，可是除了救助慘愁無限小的一部份而採集了或種數量的具體事實以外，他們簡直是全無成就，這些大意的事實，其實倒或者可以很科學地，很經濟地收集起來，而他們却不是這樣。

據或人的話說來，他們是除了抽出自己的背骨以外，爲貧民是無所不爲的。他們在兒童工作上所滴出的款子，正是從貧民那兒絞出來的。他們來自勝利的肉食的兩足動物的族類，他們介在工人和他的工資之間，而他們却竭力對工人說他們將要把他僅有的餘款來替他們辦理什麼事情。雖說是替女工們建設育嬰院，舉例來看，在這兒放進了一個兒童，而他的母親却還在伊斯林頓造花，每十二打祇一辨士的四

分之三，同時更有許多的兒童和造花女工，比她們善於爭勝，正在生生不已呢，這憑着上帝的名義，你究竟有什麼益處呢？造花的手脚用在每枝花上的需要四次，五百七十六次手脚計三法華（幣名，值一辨士的四分之一），在一日之間，造花可六千九百十二次，計每日工銀九辨士。她是被剝削了。人們是在她的背上，一種對真美善的渴慕心是決不會減輕她的負載。他們這些騙子並不替她辦理什麼善舉；而且猶如他們並不替母親辦理一點什麼似的，一到兒子回家的時候，他們在整個的白天裏替他辦理的事情，在夜間便前功盡棄了。

一律地，他們聯合着教訓人以一個主要的謊語。他們雖然自己不承認這是謊語，可是他們的愚蠢也決不能使牠成爲一個真話。他們拿來教訓人的謊話便是『節儉』。一個例證可以說明這一點的。在人口過剩的倫敦市，求工的鬥爭非常地劇烈，正因這種鬥爭的關係，工銀便降落到無可再低的生計了。所謂節儉，在一個工人看來，就是『支出不得超過收入』的意思——換句話說，也就是『支出少些』的生計。這

也等於說，生活程度的降低。在求工的鬥爭之中，生活程度較低的人大抵會打倒生活程度較高的人。在任何人人口過剩的產業場上，這種節儉工人的小團體會永久地減低着那項產業的工銀。然而節儉的工人也不會再怎樣的節儉，因為他們的收入的數目一定非減低到支出的數目不可。

總括一句，節儉是把節儉自己打消了。如果英國的工人聽信了宣傳家的節儉的說法，而把消費減至半數，那麼那種人浮於事而不是事浮於人的條件，又一定會很迅速地把工銀削至半數了。其後，英國的工人誰也不願節儉了，因為他們會要依存在他們的減輕的進款上面。目光短視的節儉論的宣傳家會不期而然地驚惶失色於這樣的結果。他們的失敗的度量，便很正確地就是他們的宣傳成功的度量。然而無論如何，向着倫敦的一百八十萬工人宣傳節儉，這是純然的狗屁不通，要曉得倫敦工人組合着家庭，每週全收支額不超二十一先令，而其中四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又不得不作房租之用。

關於宣傳家的無益事，我想指出一個著，而且高貴的例外，這就是霍姆斯（H. Holmes）。霍博士是一個捕兇者。第一，當他們年幼的時代，在未被鑄入和硬化於惡劣的社會範型內之前，他就先把他們捕了來；其次，他便把他們送出國外，使之生長並就範於另一較良好的社會範型內。截至今日，他送出國外的少年有一萬三千三百四十人之多，大半是送往坎拿大，失敗者簡直是五十人之中不見一個的。這些孩兒本都是被棄者和迷途兒，無家而且無親的孤兒，如今却從地獄的底層裏跳了出來，而且他們五十人內有四十九人都已經立身成人，如果僅就這一點想來，這簡直是大有可觀的一個記錄了。

每年的每一天，霍博士老是在街頭捕來迷途兒九口；所以我們可以明瞭，他的工作領域是怎樣地廣大了。這些宣傳家總可以從他那兒學得一點乖巧罷。他是始終不玩弄止痛藥的。他把社會的罪惡和慘愁追跡到牠們的本原。他把溝渠中的人們的穢齋從他們的疫癘橫行的環境裏搬移出來，重給他們一個清新而且衛生的環境，在

這兒，他們是受了陶熔而被塑成人了。

這些以救人爲懷的宣傳家停止了他們的含有遊戲性質兼欺騙性質的白天育嬰院和日本藝術展覽會以後，退下來研習他們的西市梢和基督的社會學，這時候，他們一定將取更適宜的形式去準備委身於全世界上所應作的工作了。如果他們真的委身於這種工作的時候，他們一定會跟隨着霍博士的前導，祇不過範圍擴大到全國罷了。他們用不着把對於「真」「美」「善」的渴慕心灌滿到那種每十二打工資三法辛的造花婦人的喉管中去，然而他們務預把人們從她的背脊上卸下，同時他自己也務須從望塞中解放出來，簡直非到像羅馬人那樣地洗一個大澡，出一身大汗不可。說來可怕，他們一定將要發現這就是他們自己須得從那個婦人背上卸脫下來，同樣的，更須得從其他若干婦人背上卸脫下來，然而他們自己，却連夢裏都想不到他們是騎在人的背脊上！

第廿七章 處理問題

在這最後的一章裏，最好還是把『社會地獄』的最大範圍來觀察一番，同時再把『文明』設下或種的問題來答覆這種文明到底是穩定呢抑是崩潰。譬如說，文明究竟有改善了人的運命沒有？我這兒採用的『人』字，是含着牠的德謨克拉西的意義，也就是指着普通一般人而言。因此，這問題又變成了這個形式：文明究竟有改善了普通一般人的運命沒有？

我們來考察一下。在阿拉斯加 (Araska)，于岡河 (Yukon River) 的兩岸，靠近河岸之口，生存着一種印奴族 (Innuit)。他們是一種非常地原始的民族，『文明』這

個巨大的工程，在那兒僅僅呈現着一點薄明的影子而已。他們的資產，或許平均祇合到每人兩鎊。他們利用着骨尖的長槍和弓箭，取漁獵的方式以求食物。但他們始終沒有經歷過棲身無地的苦痛。他們的服裝，大抵由獸皮製成，也很溫暖。他們經常地有他們取火的燃料，也有造屋的木材，這屋子是部份地建築在地面之下，一到嚴冬的時期，他們便都縮做一團地蟄居其間。在夏季，他們便都露宿在篷帳裏面，風寒備嘗。他們却健全，康強而且幸福。他們的唯一問題，就是食物。他們有豐年，也有荒年。在豐年，他們飽食無慮；在荒年，他們便死於饑饉。可是那形成爲長時期的狀態或遍及大多數的人口之事，確是從所未見。而且，他們是不負責的。

在聯邦國，大西洋的邊岸，活着英國的人民。他們是極端地文明的人民。他們的資產平均至少每人達三百鎊。他們的獲取食物，不是由漁獵的方式，却是由於廣大的工程。可是他們大部份，仍然是受着棲身無地的苦痛。他們的大多數還是住着惡劣的房屋，還是得不到足以取暖的燃料，還是穿得不周全。常有一羣人從來沒有

房屋給他們躲身，祇是露宿在星光之下。還有許多人，夏冬之季，便可被發現在十字街頭，穿着襤褸衣衫而戰慄着。他們有豐年，也有荒年。在豐年，他們的大多數要設了法纔能尋得充分的食物，在荒年，他們便也死於饑饉。他們爲了饑餓，死在此刻，也死在昨天和去年，也將死在明朝和來年；因爲他們是熬受着一種長時期的饑餓狀態，這與印奴族的情形是不相同的。英國共有四千萬人民，每千人之中有九百三十九人死於貧困，又有八百萬衆的一支常備軍掙扎在饑餓狀態的邊端上。而且，每個新產的嬰孩，一生出來就都負着二十二磅的一筆債款。這也是由於一種工程所致，就是所謂『公債』。

在普通一般印奴族人民和普通一般英國人民之間，以平允的比較看來，印奴族人民的生活是不慘苦一點；看來印奴族人民祇在荒年纔因饑餓而受苦，倒是英國人民連在豐年都一樣地受苦；看來沒有一個印奴族人民缺乏什麼燃料，衣服或房屋，倒是英國人民存在於這三項生活要素的永續的缺乏之中。在這一點上，最好還是提

出赫克斯萊這一個人的斷語來。他曾經擔任過倫敦東市梢的醫務員，他也會充當過科學家考察最主要的野蠻民族，從得來的種種經驗中，他答出了這個結論：

『如果在這兩者之中，我可以任擇一個的時候，我還是甯願鄭重地取這野蠻生活，而決不願取基督徒的倫敦的民衆生活。』

動物的安舒，人類的享受，原是人的勞働力的產物。『文明』既然是不能把普通一般英國人的食宿狀況和印奴族人民享受着的生活相比擬，那麼問題自然起來了：『文明』究竟有增加了普通一般人的生產力沒有？如果牠並不會增加人的生產力，那麼這『文明』決沒有穩定的可能。

然而這一定要直認不諱，『文明』確已增加了人的生產力。五個人能生產出給一千人吃的麵包。一個人能生產出給二百五十人用的棉布，也能生產出給三百人用的毛絨，以及給一千人用的靴鞋。然而統觀本書全篇，我們已經知道英國的百萬民衆，並沒有充分的衣食和靴鞋。這又不得不發生第三個無可改易的問題：如果『文

『明』真已增加了普通一般人的生產力，那麼牠爲什麼還不會改善普通一般人的運命呢？

這兒祇有這個唯一的回答——處理的失當。『文明』已經造成了種種使動物安舒和人心暢適的方法了。普通一般的英國人可是沒有分享這些。如果英國人將永久地不能享受得到，那麼『文明』便崩潰下去。這一工程既然是這樣明顯的一個失敗，那就決沒有繼續存在的理論根據了。可是人們徒然建立了這種巨大的工程，這是不可能的。牠驚動了人類的理智。認識了這一個敗蹟是這樣地可怕，那麼就得竭盡死力於鬥爭和進攻。

另一個替代物，僅有的另一個，自己提出來了。『文明』不得不強制於改善普通一般人的運命。這一句話承認的時候，那麼牠立刻又轉爲商業經營的問題了。凡是有利潤的一切事物，便不得不繼續着；凡是沒有利潤的一切事物，便不得不取消掉。皇權對英國要是一個利潤，那牠一定是一個損失。如果牠是一個損失，那牠

就不得不被打倒。如果牠是一個利潤，那牠就不得被經營下去而使普通一般人來分沾利潤的一份。

如果爭取商務最高權力的鬥爭是有利潤的，那就繼續牠。如果牠是沒有利潤的，如果牠陷害工人而且使他的運命不及野蠻民族的運命的，那就得把國外市場和產業帝國一同拋諸大海。因為這是一個顯著的事實：如果四千萬民衆仗着『文明』的助力，而佔有一種比印奴族的人民更偉大的個人生產力的，那麼那四千萬民衆當然是應該比印奴族的人民要享受更豐富的動物的安舒和人心的暢適了。

如果這四十萬英國老兄，據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度的『戶口財產調查錄』上所載，是『無業』的，是沒有利潤的，那就打倒牠們。派他們充任工作，墾掘禽獸保藏所，種植番薯。如果他們是有利潤的，千方百計地繼續他們，可是這要注意，普通一般的英國人忙於無業而也似乎沾着他們所生產的利潤。

概括一句，社會不得不要在組織上改革，同時一個多能的處理者也不得站在

前頭。當今的處理者是無多能力的，這已用不着討論。牠已經給英國滴出了牠的生命之血。牠已經弱化了賦閑在家的人民，他們再不能在生存競爭的本國的前鋒隊中掙扎。牠已經造成了一個西市梢和一個東市梢而將擴展到全國範圍，其中的一梢是放縱而且腐化的，另外一梢却是病態畢露而且營養不足的。

一個廣大的帝國，敗於這個無多能力的處理者的手掌上。所謂帝國，乃是除合衆國外凡是世界上講英吉利語的人民所團結着的政治機械。這並不是就此交托於一種悲觀思想就可了事的。血的帝國是大於政治的帝國，新世界的英國人和全地球的對立者，都還是強大而且精悍的。但他們在政治帝國之下虛有其表地召集着，然而這個政治帝國是正在沒落了。名爲大英帝國的這個政治機關是正在倒坍下去了。在牠的處理者之手掌中，牠是每天每天失去動力了。

這是無可避免的，這種處理者，其處理失當已經是罪大惡極，一定非根本剷除不可。牠不僅是浪費和效率不足，而且牠是濫用公款。每個精力虧耗的，面色如槩

的被救恤者，每個盲者，每個獄中的嬰孩，每個榜腹受苦的男，女，兒童，他們誰都是餓着肚皮的，這就是因為種種公款都已經被處理者濫用去了。

這個處理者階級的任何一人，在「人」的審判桌前都是有罪可佈的。「家屋內的生者，墳墓中的死者，」都會被挑戰了，每個死於營養不足的嬰孩會向他挑戰，每個出自苦汗窟而逃往片加狄萊路賣淫處去的女子也會向他挑戰，每個無工可作而投身河渠中去的勞働者也會向他挑戰。這個處理者階級所吃的食物，所喝的旨酒，所設的裝璜，所穿的服飾，這些都會被挑戰了，那些從未獲得過充分的食物，八百萬的民衆，和從未獲得周全的衣服和住屋的一千六百萬的民衆，都會對他挑戰了。

這是沒有錯誤的。「文明」是已經百倍地增加了人的生產力，可是因為處理失當的關係，這些文明人的生活比野獸的都還不如，他們的衣，食，和一切保障也就比寒帶的野蠻的印奴族的都還不充分，今日的生活條件還是像在一萬年前的石器時代

一樣！

(完)

深淵

(全一冊)

原著者 傑克倫敦

譯者 齊鳴

發行者 光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版權
所有

民國卅七年四月膠稻第二版

